



秋霜早，荷花老，
几多离恨愁难扫。
恨难排，如何处？
乍离仙侣，神魂无主。
苦！苦！苦！
情难竭，柔肠结，
泪痕流尽心头血！
读哀札，奠寒茶，
新坟三尺，永埋冤家。
呀！呀！呀！

绿野仙踪

(四)

清 李百川 著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绿野仙踪

(四)

〔清〕李百川 著

目 录

第六十一回	买书房义儿认义母	谢礼物干妹拜干哥	(593)
第六十二回	跳墙头男女欣欢会	角醋口夫妇怒分居	(603)
第六十三回	阻佳期奸奴学骗马	题姻好巧妇鼓簧唇	(610)
第六十四回	捉奸情贼母教淫女	论亲事悍妇打迂夫	(622)
第六十五回	避吵闹贡生投妹丈	趁空隙周琨娶蕙娘	(631)
第六十六回	老腐儒论文招嫌怨	二侍女夺水起争端	(642)
第六十七回	赵瞎子骗钱愚何氏	齐蕙娘杯酒杀同人	(651)
第六十八回	何其仁丧心卖死女	齐蕙娘避鬼失周琨	(663)
第六十九回	骂妖妇庞氏遭毒打	盗仙衣不邪运神雷	(673)
第七十回	诛妖鱼姑丈回书字	遵仙柬盟弟拜新师	(682)
第十七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	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690)

第七十二回	草朝疏林润参逆党	改口供徐阶诛群凶	(701)
第七十三回	守仙炉六友烧丹药	入幻境四子走傍门	(710)
第七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温如玉失散遇苗秃	(719)
第七十五回	会金钟秘商从良计	遇萧麻拆散旧情缘	(730)
第七十六回	救家属城壁偷财物	落大海不换失明珠	(744)
第七十七回	淫羽士翠黛遭鞭笞	战魔王四友失丹炉	(755)
第七十八回	审幻情男女皆责饬	分丹药诸子问前程	(764)
第七十九回	冷于冰骑鸾朝帝阙	袁不邪舞剑醉山峰	(775)
第八十回	八景宫师徒参教主	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783)

第六十一回 买书房义儿认义母 谢礼物干妹拜干哥

词曰：

情若连环终不解，假颜且把干妈拜。学堂移近东墙外，无聊赖。

非亲认亲相看待，暂将秋波买卖。一揖退去人何在，须宁耐，终久还了鸳鸯债。

右调《渔家傲》

话说周琰思想蕙娘，一夜不曾合眼。这边是如此，那边蕙娘到定更后，见家中雇的老婆子收拾盘碗已毕，他哥嫂在下房安歇，他父母在正房外间居住，他和小兄弟齐可久同小女厮在内间安歇，早存下心要盘问他兄弟话，预备下些果饼之类，好问那厅房西北角内做文字的人。谁想那可久原是个小娃子，那里等到定更时，一点灯便睡熟了。蕙娘直等的他父母俱都安寝，外房无有声息，方将他兄弟推醒，与他果子吃。那娃子见有果子与他吃，心下就欢喜起来，一边揉眉擦眼，一边往口内乱塞。说道：“姐姐这果子个个好吃！”蕙娘道：“你爱吃，只管任你吃饱，我还有盘子在这里。”那娃子起先还是睡着吃，听了这话，便要坐起来。蕙娘怕他父母听见，说道：“你只睡着吃罢，休叫爹妈听见了骂你我，我还有话问你。”娃子道：“你问我什么？”

蕙娘道：“今日来咱家做文章的相公们，你都认的么？”那娃子道：“我怎么认不的！”蕙娘听了大喜，忙问道：“认得几个？”

那娃子道：“我认得我哥哥。”蕙娘道：“这是自己家中人，你自然认得；我问的是人家的人。”那娃子道：“人家的我也认的。”蕙娘又喜道：“你可认得那厅房西北角上做文章的相公？他头戴公子巾，外罩黑水獭皮帽套，身穿宝蓝缎子银鼠皮袍，腰系沉香色丝绦；二十内外年纪，俊俏白净面皮；手上套着赤金镯子，指头上套着一个赤金戒指、一个红玉石戒指；唇红齿白，满面秀气那个人儿，你认得他么？”那娃子道：“怎么认不得！”蕙娘听了，忙问道：“他姓甚么？他在城内住城外住？他叫甚么名字？他是谁家的儿子？”那娃子道：“我不知道他住处，他又从没与我玩耍。”蕙娘道：“你不知住处罢了，你可知他姓甚么，是谁家的儿子？”那娃子道：“他是他妈的儿子。”蕙娘拂然道：“这样话，是你认不得他，你为何口口声声说认得？”那娃子道：“我怎么不认的他，他是来做文章的相公。”蕙娘听了，气恼起来，在那娃子头上打一掌，骂道：“死不中用的糊涂东西！”那娃子便硬睁着眼嚷道：“你打我怎么！果子是你与我吃的，又不是偷吃你的！”蕙娘一肚皮深心，被这娃子弄了个冰冷，伸手将果子夺来，盘内还有几个，一总拿去放在桌子上。那娃子见将果子尽数夺去，不由的着急起来，大嚷道：“你打我怎么，我为什么叫你白打！”说着就啼哭起来。庞氏听见，骂道：“你们这时候还不睡觉，嚷闹甚么？”蕙娘怕他嚼念出来，连忙将盘中果子尽数倒在他面前。那娃子见了果子，便立刻不哭不嚷了。虽然不嚷了，他也骤然不好吃那果子。见蕙娘上床换鞋脚，那娃子拿起一个果子来，笑着向蕙娘道：“你不吃一个儿？”蕙娘也不理他，歪倒身子便睡。那娃子见不理他，悄悄的将果子吃尽，就睡着了。

蕙娘前思后想，在这边思想周琨。周琨在那边思想蕙娘，想

来想去，还是周琏想出个道路来。次早，到书房完了功课，带了两个得用家人：一个叫吴同，一个叫周永发，一齐到齐贡生门前详细一看，见他房子左右俱有人家。左边的房子甚破碎，右边的房子还整齐些。向跟随的人道：“这右边房子是谁人住着，你们可认得么？”吴同道：“小的都知道，这中间房子是齐贡生家，左边是张银匠住，右边是钟秀才弟兄两人住。大爷问他怎么？”周琏道：“家中读书，男女出入甚不方便，我看这右边的房子，倒好做一处书房，这里街道又僻静。但不知他卖不卖？”吴同道：“容小的问他。”周琏道：“价银不拘多少，只要他卖就好。这件事就交与你办理。”吴同听了价银不拘多少，满心欢喜道：“小的就与大爷办理。”周琏道：“限你两天回我话。还有一说，若右边的不成，就买那银匠的房子也罢。”吴同道：“只要出上价钱，不怕他不卖。”周琏道：“你不用跟随，就此刻问他去。”吩咐毕回家去了。

真是钱能通神，到午间，吴同便来回说话：“那钟秀才的房子问过了。起先，他弟兄两个为是祖居，都不肯卖；小的费无限口舌；哥哥肯，兄弟又不肯，讲说到此时方停妥。这房子两进院，外层院正房三间，东西厦房各三间。北厅房三间，楼门一座。正房东边还有一间，西边小门楼一座，通着内院。内院也是正房三间，东边一个小院儿，与齐贡生家止隔一墙，院内有小正房一间。西边和东边一样，又与王菜店止隔一墙。东西各有房三间，北面无房，便是前院的后墙。合算共房二十六间，木石要算中等，价银一千二百两。”周琏听了内院东小院，与齐家止隔一墙，便满心欢喜，向吴同道：“一千二百两太多，与他一千两罢。”吴同道：“这钟秀才弟兄两人，都是有钱的，少一分也不卖。”周琏情心过

重，还论什么价钱多少，随口说道：“就与他一千二百两。说与管帐的，就与他兑了罢；老爷问起来，只说是五百两买的。”吴同大喜，不想卖主止要八百，他倒有四百两落头。周璫道：“几时搬房？”吴同道：“搬房大约得半个月后。”周璫道：“如此说，我不买了。定在三日内搬清方可。他图价钱，我为剪绝。”吴同忙答应出去。

原来买齐贡生家左右房子，也是周璫费一夜心力想出来的。他素知齐贡生为人古执，不但说将他女儿做妾，就是娶做正室，他还要拘齐大非偶的议论，除了偷奸，再无别法。到了未牌时分，吴同和管帐伙计来回复道：“房价一千二百两兑了，立的房契已取来，定在后日一早搬去。”周璫听了，又看了契，大喜。随即到他父亲周通面前说明己意，嫌家中人多，耳目中不得清静，要同叶先生去新买钟秀才房子内读书。他父亲见是极正大事，心上颇喜，也不问房子价钱多少，止说：“城里城外，家中有许多房子，拣上一处就是了。何必又买！”到第三日午后，打听得钟秀才搬去，亲自到那边看了房儿，吩咐雇各行匠役，连夜兴工修理。先生在前院正房居住，三间北厅会客，内院正房也做会客之所。西小院房贮放吃食，西厦房三间做厨房，东厦房三间，家人们住，前院亦然。自己拣了东小院房居住。

家人们领了话，立刻连夜兴工修理停妥，将那东小院房上下普行修盖，裱糊的雪洞一般。摆设起琴棋书画，古重珍玩，安设了床帐桌椅，铺放下锦绣花茵，大家图小主人欢喜。于是同沈襄搬了过来。

齐贡生知叶先生搬入隔壁，心上甚喜，早晚可以讲论文章，率领两个儿子来拜贺。周璫接见齐贡生，比在会中又加敬十倍，

留可大、可久同饮食，顽笑到灯后，方放回家。次日备了极厚的八色礼物，同沈襄回拜。贡生留茶，一物不肯收受，周琏没法，谈论了一会诗文，送了出来。从此时常往来，可大、可久不时到周琏处，来了定留饭，走时必要送些物件，从没个叫他兄弟空手回去的。把一个齐贡生老婆庞氏，喜欢的无地缝可入，日日嚷闹叫贡生设席请周琏酬情。齐贡生是个一介不与、一介不取的人。听见他儿子们常收周琏的东西，深以为耻，无如庞氏挡在前头，弄的这贡生也无法。他女儿蕙娘止知周琏是个大富家子弟，搬来读书，却不知就是厅房西北角与他眉眼传情的人。

过了二十余天，周琏要和齐可大结拜个兄弟。可大先对他母亲说知，庞氏喜出意外，随即告知贡生。贡生道：“汉时张耳、陈余，岂不是结拜的兄弟，后来成了仇敌，比陌路人更甚几倍。”庞氏道：“我不管你张家的耳朵陈家的鱼儿，弟兄总要拜哩！他一个满城大财主的儿子，先人又做过极大的官，他肯与我们交往，我们就沾光不浅。人家倒要下顾，你反穷臭起来！”贡生道：“你这沾光下顾的话再休对我说！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庞氏道：“你敢和他家比人比脚么？比人，家中上下止有九口，他家中男女无数，奴仆成行；比脚，他家父子们不穿段鞋便穿段靴，你看看你的脚穿的是什么？”贡生咬牙大恨道：“你看他胡嚼么！我说他仁是仁义的‘仁’，我说爵是爵禄的‘爵’，你不知乱谈到那里去！真是可恨可厌！”庞氏道：“恨也罢，厌也罢，总之结拜弟兄定在明日。到其间，你若说半个‘不’字，我与你这老怪结斗大的疙瘩，誓不两立！休说周相公要和我儿子结拜弟兄，就和你结拜个弟兄，你也该知高识低，做个不负抬举的人才是！我再问你，你见谁家遇

着财神拿棍打来？”老贡生听罢，用两手掩耳，急急的走出去。又知此事势在必行，次日一早，便往城外访友去了。

周璉于是日，先着人送贡生和庞氏缎衣各两套，外备羊酒等物。与可大、可久缎衣各一套。连日已问明可久，蕙娘二十岁了，比自己小一岁，他是在厅房窗眼中看过的，想算着身材长短，令裁缝做了两套上好缎子裙氅，配了八样新金珠首饰送蕙娘。都拿到庞氏面前，庞氏爱的屁股上都是笑，全行收下，只等老贡生回来，商酌找几件东西做回礼。

少刻，周璉盛选衣帽，过来拜见干妈。庞氏着请入内房相见。蕙娘在窗内偷看，心下大为惊喜，才知西北角下做文字的书生就是周璉。心中鬼念道：“这人才算的个有情人，象他买这隔壁房子，和我哥哥兄弟结拜，屡次在我家送极厚的礼物，毫不惜费，他不是为我，却为的是那个！”又心里叹道：“你倒有一片深心，只是我无门报你！”急急的掀起布帘缝儿，在房内偷窥，见周璉生的甚是美好，但见：

目同秋水，眉若春山。鼻梁骨高低适宜，口唇皮厚薄却好。逢人便笑，颐间绽两瓣桃花；有问必答，口中露一行碎玉，头戴远游八宝貂巾，越显得庞儿俊俏；身穿百折鹅绒缎氅，更觉得体态风流。耨史耕经，必竟才学广大；眠花宿柳，管情技艺高强。

蕙娘看了又看，心内私说道：“妇人家生身人世，得与这样个男子同宿一夜，死也甘心！”又见他坐在一边，说的都是世情甜美话儿，又听的问他父亲不在家的原故。

吃罢茶，便要请干妹妹拜见。只听的他母亲说道：“过日再见罢，他今日也没妆束着。”又听的周璉说道：“好妈妈，我既与

你老做了干儿子，就和亲骨肉一般，岂有个不见我妹妹之理！”只听的他母亲笑向他兄弟可久道：“你叫你姐姐出来。”蕙娘听了，连忙将身子退了回去，站在房中。可久入来说道：“周家哥哥要见你，咱妈妈叫你出去。”蕙娘满心里要与周琰觐面一会，自己看了看，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怕周琰笑话。他向可久道：“你和妈妈说，我今日且不见他罢。”那娃子出去回覆，又听的周琰道：“这是以外人待我了，必定要一见。”他母亲又着可久来叫。蕙娘忙的换了一双新花鞋儿，走到镜台前将将乌云整一整，拂眉掠鬓，薄施了点脂粉。系了条鱼白新布裙子，换上一件新紫布大袄。着他兄弟掀起帘儿，他才轻移莲步，含羞带愧的走将出来，周琰对面一看。真是衣服不在美恶，只要肉和骨头儿生的俊俏。但见：

粉面发奇光，珠玉对之太白；樱唇喷香气，丹砂比之失红。眉清两道春山，任金刚定须肠断；目飘一汪秋水，虽罗汉也要魂消。皮肉儿宜肥宜瘦，身材儿不短不长。细腰围抱向怀前，君须向飧；小金莲握在手内，我亦呜呼。真是颠不刺的随时见，可喜娘行盖世无。

两人互相一看，彼此失魂。周琰向蕙娘深深一揖，蕙娘还了一拂。大家就坐，蕙娘便坐在他母亲背后，时时与周琰偷眼送情。周琰见蕙娘的面孔比窗内窥时，更艳丽几分，禁不住神魂飘荡。坐了大半晌，只不肯告别。庞氏回头以目示意，着蕙娘入房去，蕙娘也不肯动身。庞氏老下面皮，向可大道：“你陪周兄弟到外面书房里坐。”周琰没奈何，舍了出来。

庞氏收拾茶，周琰略用了些，即回隔壁书房内。倒在床上自言自语道：“我这命端的叫我这干妹妹断送了！如今面虽见了，同睡还没日子，该怎么消遣这相思日月。”于是合着眼儿，想着蕙

娘的态度，并眉眼的深情。又想半迎半避、半羞半笑、半言不言的那种光景，恨不得身生两翼飞到齐贡生家，将蕙娘抱到一无人地，竭生平气力治他故卖风情要人性命的罪案。又想着蕙娘上下通是布衣裙，便大不快活道：“岂有那样艳如花白如玉的人儿，日夜用粗布包裹，可惜将极细极嫩的皮肤，都被粗布磨坏。”便动了做家常穿用的衣服与他送去，又转念：“齐贡生是个小人儿，将绸子衣服送去，必不着他寻常穿。”思索了半晌，用笔开了个单儿，笑说道：“只用每一样做上四件，如此之多，不怕他不与他穿。”随即将家人叫来，与他们长短尺寸，用杂色绸子，绵、单、夹三样，每一样各做四件裙裤、大小衬衣，俱须如数办理，限两日做完。众人们听了，背间互相议论，也猜是送齐贡生一家，却猜不着是送他儿妇，送他闺女，大家嗟叹为前世奇缘。又知他性儿最急，连夜叫了二十几个裁缝与他赶做，只一夜通完，拿到周琏面前。周琏甚喜，又配了些戒指、手镯、碎小簪环之类，将可大、可久请来，留酒饭后，就烦他兄弟与蕙娘送去。

再说老贡生于昨日晚回家，庞氏将周琏认了干儿子，并送的许多衣物都取出来，着贡生看，说了又说，感激周琏的好处。老贡生大概瞬了一眼，说道：“一介不取，方是我们儒者的本色。今平白收了人家无限东西，于心何安？总之你们做妇人的，不明白‘义利’二字，就与圣贤道理不合了。”庞氏见老贡生见了许多东西，脸上没半点喜色，心上早有些不爽快。今听了这几句斯文话，不由的大怒道：“放屁！什么是个‘圣’？和你这种不识人抬爱的杀才说话，就是我不识数儿处！人家昨日恭恭敬敬的来，连一顿饭也没留人家吃；再不想明日找几件东西做回礼，打发儿子们到人家父母前磕个头，也算孩子们结拜一场。”老贡生道：“我一个

寒士，那有东西送他！”庞氏道：“白收人家东西么？”贡生道：“谁叫你收下他的？为今之计，只有个都把还他，实为两便。”庞氏道：“放狗屁！”贡生见庞氏不成声气，有些惧怕的说道：“着孩子们走走罢了！”庞氏道：“不！我要东西哩！”贡生无奈，只得在内外搜寻，寻出米元章一块墨刻法帖，一方假蕉叶白砚台，两匣笔，一部《书经体注》。庞氏打开箱笼，寻了几件瓶口荷包、香袋之类，算蕙娘的人情。

次日辰刻、着两个儿子穿了新衣鞋袜，到周通家叩拜干爹妈去。周通不知来头见他两个兄弟入门便乱叫干爹，还要去内里要见冷氏。又不便问他原故。周琏从书房中赶来，说明结拜弟兄话，周通心上大不如意。周琏领他弟兄见了冷氏，冷氏留他弟兄在内房吃茶食。临行，每一人给了个小荷包，荷包内各装小银锭五六个送他们。弟兄二人回到家中，诉说周家如何款待，庞氏大喜，将荷包银锭都替儿子收了。

蕙娘自周琏送许多衣服首饰之类，他就明白周琏是不叫他穿布的意思。见他母亲不说，他如何敢穿在身上，只是心上深感周琏。不过也知周琏已有妻室，是没别的指望，只有舍上这身子，遇个空隙酬谢他屡次的厚情。自此茶时饭里、醒着睡着，无一刻心上不是周琏矣。

过了几天，庞氏嚷闹着叫请周琏；老贡生无奈，只得备席相请。周琏听得请他，欣喜之至，整齐衣帽，到齐贡生家。酒饭毕，周琏三四次说道要拜庞氏。贡生见阻不住，只得叫儿子可大陪了入去。庞氏亲亲热热的周旋，谢了又谢。又着蕙娘出来。蕙娘早准备着相会，就穿戴了周琏送的衣服首饰，打扮的粉妆玉琢，到周琏跟前福了两福，说道：“叫周哥屡次费心，我谢谢。”慌的周

珽还揖不及。妇人家固以人才为主，服饰也是不可少的，今日蕙娘打扮出来，周珽看时，见比上次大不相同，真是广寒仙子临凡，瑶池琼英降世，禁不住眼花缭乱，魂魄颠倒起来。一同坐下吃茶。周珽正要叙谈几句话儿，被老贡生着雇工老汉，立刻请出去，周珽只得出去。蕙娘随着庞氏送出院外。周珽回身作谢，见蕙娘双眉半蹙，那对俊秋波透露出无限抑郁，无限留恋，欲言不好言，欲别不忍别的情况。周珽此际心神如醉，走到院门外还回头观望，然后到书房与贡生作别。正是：

妇人最好是秋波，况把秋波代话多。

试看临行关会处，怎教周子不情魔！

第六十二回 跳墙头男女欣欢会 角醋口夫妇怒分居

词曰：

墙可逾，炭可梯，男女相逢奇又奇，毛房遂所私。

盼佳期，数佳期，昼见虽多夜见稀，求欢反别离。

右调《长相思》

话说周琰从齐家赴席回来，独自坐在书房内，细想蕙娘临别那种神情眉眼，越想越心上受不得。一日，齐可久独自跑在周琰书房内顽耍，周琰取出许多点心让他吃，盘问他家内事。那娃子倒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周琰遂指着东小墙问道：“那边想来就是你妈妈的住房了？”娃子道：“那边是毛房，不是我妈住房。”周琰又问道：“那边毛房有几间？”娃子道：“一间。南边是个夹道儿。”周琰问道：“这夹道儿有多宽？”那娃子道：“不多大宽。”周琰道：“毛坑可是掘在那边么？”娃子道：“我不知道。”周琰道：“就是人出恭时蹲的一块地方儿。”娃子向北用手指道：“在这一头儿，地底下有一个缸，缸上头还有木头版子。”周琰指着南头问道：“夹道这一头有毛坑没有？”娃子笑道：“没有，没有。这一头柴也放，木炭也放。”周琰道：“这夹道儿可有门子没有？”娃子道：“怎么没有。我妈入去不关闭门，我姐姐和我嫂嫂入去都关闭门。”周琰忙问道：“你姐姐什么时候出恭？”娃子道：“我姐姐天一明就去出恭，我妈妈和我嫂嫂吃了饭出恭，我家老婆儿后晌出恭，我只在院里出恭。”周琰听了大喜，心里说道：“这便有

点门路了。”又问道：“别人出恭，天一明去不去？”娃子插头道：“不去，不去，止是我姐姐去。”吃了一会点心，周琏又着他拿了几个回家去吃，这娃子跑两步跳一步的去了。

周琏急急出房将那东墙一看，估量着还没一丈高，心里想要弄个梯子来，又怕家人们动疑。想了一会，喜欢的手舞足蹈，说道：“我的亲干妹妹，我也有得了你的日子，也不枉我费了一番血汗苦心！”随即将一家人叫来，吩咐道：“你着木匠与我做两个桌子，一个要比房内方桌周围小三寸，高二尺五寸；再做一个小些的，也要高二尺五寸，比方桌周围小六寸。今晚定要做完，也不用油漆。我要在床边放零碎东西用。”那家人道：“一个绝好的书房，摆上两张白木头桌子，恐不好看。房儿又小，添上他，越发没地方了。”周琏道：“你莫管我，你只做去就是了。”家人出去。

周琏复行算计道：“房内的方桌有三尺余高，添上两张新做的桌子，叠起来放在上面，便有八尺余高，我要过墙去，止差着二尺上下，还有甚么费力处！”心上甚是得意。猛然又想到：“我这边便好上去，他那边该如何下去？纵然跳下去，如何上得来？一丈高下的墙，跳断了腿，岂不完哉。”想到此处，把一肚皮快活弄了个干净，只急的捩耳挠腮，想不出个道路，倒在床上睡觉去了。睡了半晌，忽然跳下床来，大笑道：“我的亲干妹妹，不出两天，你就是我的肥肉儿了。”喜欢的也不回家，立刻差人和父母说，要往书房同叶先生读书。

这晚独自关闭院门，睡了一夜。次早，将家人叫来，吩咐道：“此刻买四十担木炭与隔壁齐奶奶送去，若少买一担，我将来问出，定要当贼处置。可先和齐大相公说明，是我们太太送齐奶奶

的。”家人如命而去。这是他想起那娃子有南头夹道内堆放柴炭之说，故买这许多相送，打算他家必在夹道内安放，便可堆积成下去的道路了。也是于无中生有，费心血想出来的法儿。

早饭后，家人们将两张新做的小桌抬来放在院中。周琏道：“我这房儿小，有一张方桌够了，可搬出一张去，放在东墙脚下南头。客人来你们放茶酒，也有个地方。”一个家人道：“就只怕被风雨坏了。”周琏蹙着眉头道：“你买东西时只少落我几个钱，比在这一张方桌上尽忠强数倍。”将桌子安放停妥。

少刻，听得墙那边妇人同男人嘻笑说话，又听得倒炭之声来往不绝。心上得意之至，以为不出所料。又打算着蕙娘明早出恭，我若过去，他不知怎样欢喜，这喊叫不依从的话，是断断没有的。须臾，家人来回话说：“木炭四十担，都领炭铺中人向齐家交割，此时还担送未完。齐奶奶着在太太上请安道谢。”周琏听了，也没言语。

到这夜四更时候，把新做的两张桌儿做两层，都叠放在方桌上，看了一眼，离墙头不过一尺六寸。随即爬上去，向墙那边一看，见南头炭已堆的和墙高下不差许多，往北看不甚明白。忙下来到房内点了个灯笼，爬上桌子去照，看见炭从南头堆了有一丈多长，竟堆成大大的炭坡，极可步走下去，心中大喜不尽。再用灯笼照看北头，离这炭还有三四尺远，中间有个门儿开在那里。周琏看明白，回到房中，暖了一壶酒，独自坐饮，等候天明。好大半晌，方听得鸡叫，只怕误了好事，爬在桌子上，两只眼向那夹道门儿注视。

直到天大明亮，方见墙中间门儿一响，周琏将身子缩下去，止留二目在墙这边偷看。见一妇人走入来，乌云乱挽，穿着一件

蓝布大棉袄，下身穿着一条红布裤儿，走到毛坑前面，朝南将裤儿一退，便蹲了下去。周琏看得清清白白是蕙娘，不由得心上跳了两下，先将身子往墙上一探，咳嗽了一声。蕙娘急抬头一看，见墙上有人，吃一大惊，正要喊叫，看了一看是周琏，心中惊喜相半，急忙提起裤儿，站起来将裤儿拽上。只见周琏已跳在炭上面，一步步走了下来。到蕙娘面前，先是深深一揖，用两手将蕙娘抱住，说道：“我的好亲妹妹，今日才等着你来！”蕙娘满面通红，说道：“这是甚么地方？”话未完，早被周琏扳过粉项来，便亲了两个嘴，把舌头狠命的填入蕙娘口中乱搅。蕙娘用双手一推道：“还不放手！着我爹娘看见还了得！”周琏道：“此时便千刀万剐，我也顾不得！”说着，把蕙娘放倒在地，两手将裤儿乱拉。蕙娘道：“你就要如此，你也将门儿扣上着。”周琏如飞的起去，把门儿扣上，将蕙娘的裤儿从后拉下，云雨起来。

自此一联数日，说不尽的受用。蕙娘因思道：“妇人家做下不好的事，原也由不得。”又想着：“普天下除了周琏，第二个也没这个本领。”从此一心一意要嫁周琏，拿定他母亲是千说万依的，只是他父亲的话断无指望。到第三夜五更时，又与周琏欢聚。事完后，蕙娘说起了要嫁的话。周琏道：“此事从那日会文，在窗下见你时，从此想算直到如今。只是我家有正妻，不但将你与我做个偏房，就与我房下做个姐妹，你父亲也断断不依。我也思量了千回百转，除非我房下死了，那时名正言顺，遣媒说合，内中又有你母亲作主，这事十分就有十分成就。如今该怎么向你父亲开口？”蕙娘道：“我已是二十岁了，早晚我父亲把我许了人；我的身子已被你破，那堪又着人家再破。我到那时，不过是一条绳子自缢死，就是报了我爱你的一场好心。只是我死了，你心上

何忍！”说着，雨泪纷纷从脸上滚下。周琰抱住温存道：“你休要忧愁，且像这样着做等候机缘，即到水尽山穷，我从这墙上搬你过去到我家中，禀明父母，费上十万银子打官司，也没个不妥当的事。万一不妥当，再着上十万。若二十万还无成，我陪你同死，也舍不得叫你独死，叫你再嫁第二个人！”蕙娘听了这几句话，拭去泪痕说道：“我的终身总要和你说话。你若是误了我，我便做鬼也不依你！”两个相亲相偎，到天明别去。

自此，一连七八天，周琰没回家去，总在书房歇宿。偶尔白天回家走走，周琰的父母以为儿子下苦攻书，心上倒也欢喜。怎奈妻何氏与周琰是少年好夫妻，每日晚上定要成双。今一连七八夜不见周赶回家，那里还挨得过去，便生了无限猜疑，打算着周琰不是嫖便是赌，不过借读书为名，欺谎父母。又见周琰回家，止到他房内两次，面色上大不同前，看的冷冷淡淡，连多坐一刻也不肯。已看出破绽，只是摸不着根儿；将伺候周琰的大小家人、厨子、火夫部轮班儿叫去细细盘问，众人一口同音，说主人实在独自歇宿，用心读书，并无半点外务。何氏又疑他们受周琰嘱托，因此不肯实说。

想了半天，想出一套话来，到婆婆冷氏面前说道：“夫婿连夜不回家，与众家人都打通一路，包着个娼妇在新书房左近，夜去明来已七八天了。咱家有钱，谁不忌恨，久后被人讹诈事小，设或一出一入被人家伤了性命，媳妇罢了，只怕爹妈的后嗣有些可虑。”冷氏听了别的话，知道他们是少年夫妻，不愿丈夫离开的意思；后听到伤了性命等语，心上有些怕起来，立刻将周通请入内室，照何氏适才的话告诉周通。周通笑道：“我一生一世止有此子，凡他一举一动，我昼夜无不留心。暗中着人察访，委系

在新书房中。止是和齐贡生家两个儿子稠密些，他们少年合得来也罢了。若讲说到邻家那齐贡生，品端行方，言笑不苟，是我们本城头一个正路人，也是我一万分信得过的人。今他另立书房读书，这是最难得事体；若把他这读书高兴阻了，惹的他恼怒起来，胡嫖胡赌，你我只合把他白看两眼，谁舍的难为他。这是媳妇儿贪恋丈夫，我今日就吩咐与他，白日在书房中，晚间回家来罢了。”随即着人将周琏叫来，说明此话。周琏听了，和当心打个霹雷一样，又不敢在他父母前执拗，含怒出来。深信家中大小没人敢掇弄他，随到母亲冷氏前细问。冷氏道：“这是你父亲怕你少年没守性，设或在外眠花卧柳，叫我们担忧。况你媳妇独宿也不是个常事，因此着你回来。”

周琏听了这两句话，便明白是何氏有话了。连忙走到何氏房内问道：“你今日和母亲说甚么话来？”何氏满脸笑容说道：“我没有说甚么。”周琏道：“你既没说甚么，怎么父亲陡然叫我回家歇宿？”何氏笑道：“连我也不知道二位老人家是甚么意思，敢是怕你在外嫖赌。”周琏怒说道：“我便嫖赌，将我怎么！”何氏见丈夫恼了，低低笑道：“你就嫖赌会，只要你有钱。”周琏道：“有钱有钱，一百个有钱！只是不嫖你！”何氏道：“我要你嫖我么！”周琏道：“你既不要嫖你，你为甚么在老爷面前过舌？”何氏道：“那个烂舌头的生疔疮的才过舌哩！你只回书房里睡去就是了，何必苦苦向我较白！”周琏道：“你能有多大的鬼儿，敢在我跟前施展！”正嚷闹间，他母亲冷氏入来，说道：“叫你回家是你父亲的意思，与你媳妇何干？你两个不必吵闹，我明日自有安排。”周琏道：“我的被褥俱在书房中，我明日再回家罢。”冷氏道：“这使不得，你父亲方才和你说了，你便与他相拗，他岂不

怪你！现放着你媳妇被褥，何必定要书房中被褥怎么！况此时也是点灯时候，还去做甚。”说罢，冷氏出去。

周琏无可如何，只得遵他母亲言语。深虑没和蕙娘说声，恐他独自苦等，夜饭夜酒都不吃，也不脱衣服，和衣儿倒在床上，一心牵挂着蕙娘。到三更时分，何氏只当周琏睡熟，忍不住到他怀前，替他解钮扣，松腰带，拉去靴袜。正要脱底衣，周琏睁开两眼向何氏脸上重重的唾了一口，骂道：“没廉耻的货，我原知道你挨不住了。”何氏此时，羞愧的无地可入，低了头走至床脚下面，又不敢高声大哭，心上又悔又气，恨不得一头碰死。

到五更时，周琏那里还睡的住，坐起来，只觉得一阵阵耳热眼跳，不由得嘴里说道：“罢了，罢了，这孩子今夜苦了！”何氏只当丈夫说他苦了，越发在床脚下哽哽咽咽悲伤不已。周琏见何氏甚是悲切，素日原是和好夫妻，想了想：“他也是贪恋我的意思，我头前处置过甚了，做妇人的，谁没个羞耻！省得我这般肉跳心惊，倒不如且拿他出火，”伸手将何氏一搬，见何氏二目红肿，哭的和酒醉一般。随蹲在床上将何氏用两手抱起，放在床中间，正要对面亲嘴说话，被何氏用力一推，周琏不曾防备，一个翻斤斗倒跌下床去，头上碰下个疙瘩。爬起来双睛出火，怒不可遏；却待将何氏揪扭痛打，回想他父母睡熟，惊动起来不便，忍了一口气，将靴袜穿上，叫起女厮们点了灯笼，出外边书房中去了。正是：

绝粮三日随夫饿，一日无他心不诚。

妇女由来贪此道，休将醋味辨酸咸。

第六十三回 阻佳期奸奴学骗马 题姻好巧妇鼓簧唇

词曰：

他也投间抵隙，若个气能平理。不合血淋墙壁，此大顺人情意。

这事莫教消停，须索妙妇私行。知他舌散天花，能调凤管鸾笙。

右调《相思人儿》

且说冷氏到次日将周琰夫妇口角话，说与周通得知。周通将周琰极力的数说了几句，吩咐他在家住五天，在书房住五天。周琰才略有些喜欢，急急的到书房，在先生前打了照面，将小院门开放，看见那堵墙和那张方桌，便是一声嗟叹。入房来往床上一倒，想算道：“这蕙娘不知怎样怨恨我！若今晚负气不来，真是将人坑死，谁能过去与我表白冤枉！”猛想起可久那娃子最好多说，“此事除非着他有意无意的道达，使蕙娘知道我不来的原故方好。”随即叫一个小厮，吩咐道：“你去隔壁请齐二相公来。”

少刻，那小厮将可久领来，周琰先与他吃果子，又留他吃早饭，问他家中长长短短。渐次问到蕙娘身上，可久道：“我姐姐还在睡觉哩！”周琰道：“我昨晚也是没睡觉。”娃子道：“你为甚么没睡！”周琰道：“我昨晚三更鼓，被我父亲叫去说话，因此没有睡觉。我也是才从家中来。”娃子道：“你昨晚没在这里么？”周琰道：“正是。”那娃子吃饭毕，周琰与了他两包花炮、五百钱，

那娃子喜欢的怪叫，回家放炮去了。

少时，蕙娘听的院中炮响，就知是周琏与他兄弟的。急急的爬起来，将他兄弟叫来问道：“你周哥做甚么哩？”娃子道：“我来时，他说要睡觉。他又说昨日他爹叫他去，一夜没睡。”蕙娘听了，才明白是他的父亲叫去，并不是周琏变心，把一肚怨恨丢在一边。原来蕙娘五更到夹道内，直等到天明。随向娃子嘱咐道：“你周哥问我的话，不可向爹妈说；若是说了，我叫你周哥一点东西不与你。”娃子去了。

到这晚，蕙娘洗脚净化，等候接续良缘。到四鼓时，在镜台前匀了粉，鬓边戴了一朵大红灯草花，穿了红鞋，悄悄的走出房来。到夹道内，先向墙上一看，见墙上有人，就知是周琏等候，回身将门拴了。周琏打算今夜蕙娘必早来，从三更时分便等候起。今见蕙娘入来，随即将枕头褥子丢在炭上，提灯笼过来。到蕙娘面前，将灯笼枕褥放下、向蕙娘深深三揖，两条腿连忙跪下，双手抱住蕙娘，正要表白昨晚不曾来的话。蕙娘笑嘻嘻的扶起，道：“我都知道了。”周琏起来，将枕头从新安放好，蕙娘便坐在上面。两人搂抱着，周琏诉说：“房下在父母前进了谗言，因此昨晚被叫了去。”又言如何口角，才许了书房歇五夜，家中宿五夜。蕙娘道：“可惜一个月平白里少了十五天，是那里说起！”周琏道：“你莫愁，只要夜夜象这个时候来，做两次事，已补过那十五天。”蕙娘道：“一夜不见面，不知怎么心上不好过，我昨晚已领教过了！”

光阴易过，已到五日之期，周琏说明回家，约定过五天至某夜相会，去了。周琏有个家人，名唤定儿，为人颇精细。自周琏与齐贡生家来往后，他便事事留心，见周琏和可大、可久那弟兄

送衣服首饰银钱柴炭等物，他和众人背间有无数的议论。又见做了两张白木头桌子放在房内，院外东墙下安放一张方桌，心上已明白十分，但不知是齐家那一个？打算着不是他闺女，就是他儿媳妇。这番该他在书房上宿，他于这晚三鼓，在小院门隙内偷窥。到交四鼓时，见周琰将桌子叠起；又待了几句话功夫，见点出灯笼，怀内不知抱着甚么，在墙头上站着。少刻，便跳过墙去，直到天大明，方才过来。

定儿一连看了五夜，俱是四鼓。他不肯和同伴人露一字，便存了个以羊易牛之心。这晚，周琰回家，他不肯跟回去，要替别人值宿，别人何乐不为。到天交四鼓时分，从小院门楼上爬过墙去，到书房内将那两张桌子搬出来，也叠放在方桌上，却不敢点灯笼，怕同伴人看见。于是上了桌子，往墙下一望，见都是些黑东西，离墙头不过二尺上下。他心里说道：“这必是数日前送的那几十担木炭，做了他的走路。”跳过墙去，一步步走下来，闻的北头有些气味，瞧了瞧是个毛坑，中间有个门儿。站了一会，不见一点动静，他想着，必在前院有个密静房儿干这勾当。悄悄的拿脚缓步，开了夹道门儿，走到那边院内；见四围俱无灯火，听了所人声寂寂。将走到正房东窗下，不防有两条狗迎面扑来，急往回走时，被一狗将他左腿咬住，死也不放。定儿挨着疼痛，用拳打开，那一条狗又到。幸亏离夹道门不过四五步，飞忙走入，将门儿关闭，那两条狗在门外没死没活乱叫。他却急急的爬上炭堆，跨上墙头，登着桌子下来。摸了摸腿上，已去了一块肉，袜子也拉成两片，疼痛的了不得。急急的将桌子搬在房内，翻身出来，仍爬上门楼过去，回到自己房内，收拾他腿伤。

齐贡生家听的狗咬甚急，将下房老婆子吆喝起，着他查看。

那婆子点了烛走出来，见一条狗在夹道门口叫。一条狗已入夹道内，也在那里叫。走到夹道内一看，一无所有。那两条狗见老婆子来，都扬着头摇着尾，来回在婆子身边乱跳乱跑，倒不喊叫了。贡生在房里问道：“狗咬甚么？你须在各处细细照看。”婆子想睡的狠，应道：“是狗在夹道内咬猫儿，适才一个猫儿从夹道炭上跳过墙去了。”庞氏在房内道：“他们出了恭，总记不得将门关住。”闹了一会，老婆子回房睡去了。蕙娘在房内心惊胆战，疑心是周琏没有回家；后听的老婆子说狗咬猫儿，方才放了心。

再说周琏回到家中，也不去里边歇宿，在外边书房睡了一夜，一早就到书房。开了小院门锁，到书房内，见两张桌子放的不是原地方。正在疑惑间，猛然见桌腿上有些血迹，白木头上非油漆过的可比，分外看的清楚。将书房中的家人小厮叫来细问，都说门子锁着，谁能够入来，这血迹倒只怕是原旧有的。周琏道：“这都是该打死的话！一个常在我面前的东西，我怎么看不见！且放的地方一前一后，也不是原处。”又问道：“你们昨晚是那几个上宿？”众人道：“师爷院中是某某，内院是某某。”周琏道：“都与我叫来。”少刻，众人俱至，周琏看只是大定儿不在。问众人道：“怎么定儿不来？”众人道：“他还未起。”周琏怒道：“与我叫了来！”须臾，定儿来至。周琏将他上下一看，见他有些神气不宁，便指着桌上血迹问道：“这是那里来的血？”定儿道：“小的不知道。”话虽是这样说，看他的面色，大是更变。周琏虽是个二十一二岁人，他心上颇有点识见，就知是他弄的鬼。对着众人不好究问，普行骂了几句不小心门户的话，随即着家人出去。自己到墙了看了一遍，低头在地下详验，只见有三四点新红，淋淋漓漓到院门前，看门楼上的血迹，倒有两三处。用手将门儿关

闭，只见中间门缝有一指多宽，内外皆可傍视。周琏道：“是了！我的情景必定被小厮们从门缝中看破，昨日回家，便假装我的招牌。若将蕙娘骗奸了，我真正就气死！”又想：“那晚是与他说的明明白白，他断不肯四五更鼓到夹道中等我。且这桌上地下等处血迹，必是受了伤回来。适才看定儿气色，较素日大变，这奴才平日是个细心人，这事有一百二十四分是他无疑了。常言道机事不密则害成，又言先发者制人。我须预为之地方可。这便打死他也无益，将来徒结深仇。”说罢，瞪着两只眼想了一会，连连摇头道：“这事比不得别事，大则性命相关，是一刻姑容不得的。”又想了一会，笑道：“我有道理了。”

到第三天早起，从家中到书房，将众人叫来吩咐道：“本府道台府台皆与老爷相好。刻下三月将尽，一转眼便立夏，我想了一会，没个送府道的东西，惟扬州香料比别处的都好。这得一个细心人去，方能买得好材料物件来。你们出去大家公举一人，我再定夺。”众家人商酌一番，想出两个细心人来：一个叫周之发，一个叫大定儿。周琏道：“周之发老爷常用他。可说与大定儿，此刻收拾行李完备，着他来，我有话说。”众人去了。午间大定儿来，周琏道：“买香料话你也知道。”说着，取过三封银子来交与定儿，共一百五十两。定儿见上面俱写有大小锭数包封在内。又着人与他五千钱，做搭船盘费。又吩咐：“速刻起身。此物急用之至。你若故为迟延，误我的大事，你父母妻子休想在我家中存留一日。我也不限你的日期，去罢。”

定儿领了银子，见他吩咐的紧急，立即带了应用的衣服起身去了。连夜赶到扬州，打开银包一看，见里面方的、圆的、长的、匾的、铜的、铅的，尽些秤银子的旧法码，只吓得神魂俱失。

再拆开一封，也是如此。那一封也不用看了，把桌子一拍道：“好狠心的狗子，杀的我苦！”又一回想道：“这是那一日晚上的事破露，在他心中如何容的过我！我彼时除非当面验看此银，他又要想别法治我。这都是我做的不是，怨不得他。等过了二年后，他的事也定了，气也平了，那时回乡恳求人情，求他收留罢！”从此定儿就流落在扬州。

定儿去后，周琰将院门更换，心上日怀狐疑，只愁蕙娘被定儿奸骗了。向齐可久也探问不出，惟有日夜盼到第五天，方好问下落。到了这晚三鼓，便爬到墙头等候。不想蕙娘也结记着，直到三更将尽，便悄悄到夹道内。两人相会，蕙娘便嫌怨道：“你日前原说不来，为何又来了？将炭踏下几块，滚在夹道中间，还是我绝早起来，收拾上去。那日只没着狗咬到你就是万幸。”周琰连忙问道：“你如何知是我来？”蕙娘道：“怎么不是你！那日天交四鼓，我家的狗在这门子前不住的叫，我妈叫老婆子起来点火看视。老婆子说是狗赶猫儿，上这夹道墙上去，我才略放心些。”周琰听了大喜，方才将一块石头落地，知道蕙娘不曾着手，又明白那血迹是狗咬的。蕙娘又道：“你日后切不可如此。”周琰也不分辨，到天将明时，周琰方将定儿前后话告知。蕙娘道：“这真是我的万幸，倘若叫他骗了，我拿甚么脸见你！从今后，我入夹道内，你看见时先丢一块石头在炭上，我便知道是你。若不丢石头，我就跑去了。我若来在你前，我与你院中丢一块炭，你听见就快过来。以此做个暗号，你记着。”周琰点头。

蕙娘又道：“是你我这样偷来偷去，何日是个了局？依我主见看来，我妈最是爱你，莫若托个能言快语的人与我爹妈前道达，就说与你夫人做个姊妹；倘或我爹依了，岂不更妙。”周琰

连连摇头道：“你的父亲你还不知道，金银珠玉、绸缎珍宝，这六宗他听见和仇敌一般，这言语还能摇动他么！此事若和他一题，他把以前相好都看的是为你，反生起防闲疑惑起来；不但先前送的东西交还，这一堆炭他也不要了。那时断了走路，再想象今日之乐，做梦也不能。”蕙娘拂然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不过为我是小户人家女儿，配不上大家公子，嫌我玷辱你！好歹和我混上几日，大家开交就是。你既如此存心，就不该破坏了我的身体。”说着，用纤纤细指在周琏头上一掇，秋波内便流下泪来。周琏急忙跪在一旁发誓道：“我周琏若有半点欺心，不日夜思量娶齐蕙娘做妻，把我天诛地灭，出门被老虎……”蕙娘没等的说完，急急用手把周琏的嘴掩住，说道：“我信你的心了！只是久后该如何？”周琏道：“就依你打算，先差个会说话的女人，来试探你母亲的口气，他若依允，大家好商量着做。”蕙娘听罢，看着周琏笑了笑，将身子向周琏怀中一坐，用手抱住脖项，口对口儿低低的叫了周琏个“亲汉子”。又笑了笑、问周琏道：“你爱不爱我？”周琏亲嘴道：“我不爱你爱谁！”蕙娘道：“你既然爱我，你也忍心不娶我，叫我再嫁别人！”说着站起来，向周琏道：“快过去罢，今日比素日迟了。”

周琏爬过墙去，洗了脸，穿上大衣服，到先生前应了应故事，也不吃早饭，回到家中。将家人周之发老婆苏氏叫到无人处，把自己要娶齐贡生女儿做次妻，又细说了贡生情性。交与苏氏一百两银子，着他如此如此。又道：“我这话都是大概，到其间，或明说，或暗露，看风使船，全在你的作用。家中上下并你男子，一字是说不得。”苏氏是个能言快语、极聪明的妇人，他也有些权诈，周家上下人等都叫他“苏利嘴”。他听了主人托他，恨不

得借此献个殷勤，图终身看顾，便满口承应道：“这事都交在我身上，管保替大爷成就了姻缘。”周琰甚喜，把贡生住处说与他。苏氏到冷氏前告假，说要去他舅舅家看望，本日即回。然后回到自己房内，与丈夫说明原委。周之发道：“必须与他说成方好。”

苏氏换了极好的衣服，拿上银子，一径到齐贡生门前，说是周家太太差来看望的。贡生家人将他领到庞氏房内。这妇人一见庞氏、就恭恭敬敬和自己主人一样相待，也不万福。爬倒就叩下头去，慌的庞氏搀扶不迭。起来时，替自己的主人都请了安。庞氏让他坐，他辞了三番五次，方才斜着身子坐下。庞氏问一句话，他就站起来回答，满口里称呼太太。庞氏是个小户人家妇女，从未经过这奉承，喜欢的和驾上云一般。小女厮送上茶来吃罢，苏氏低低的说道：“我家大爷自与太太做了干儿子，时时心上想个孝敬太太的东西，只是得不了稀罕物件。”说着，从怀内掏出两个布包儿来放在床上、打开共是四锭纹银，每一锭二十五两，笑说道：“我家大爷恐怕齐太爷知道，老人家又有收不收话说，专专的叫小妇人送与太太，零碎买点物事。”庞氏看见四大锭白银，惊的心上乱跳，满面笑色，说道：“大嫂，我承你大爷的情，真是天高地厚。日前送了我家许多贵重礼物，今又送这许多银子来，我断断不好收，再不了你还拿回去罢。”苏氏道：“太太说那里话！一个自己娘儿们，才客套起来了！”又低声说道：“实不瞒太太，我家大爷也还算本县头一家有钱的人，这几两银子能费到他那里？太太若不收，我大爷不但怪我，还要怪太太不象个娘儿们，岂不冷他的一番孝顺心肠。”说着，将银子从新包起，早看见床头有个针线筐儿，他就替庞氏放在里面。喜欢的庞氏心内都是奇痒，说道：“你如此鬼混我，我也没法。过日见你大爷时，我

当面谢罢！”苏氏又问道：“太爷在家么？”庞氏道：“在书房中看书。”苏氏又道：“闻得有位姑娘，我既到此，不知肯叫我见不见？”庞氏笑道：“小户人家女儿，只怕你笑话。他身上没的穿，头上没的戴，有甚么见不得！”苏氏道：“太太说那里话！这大人家全在‘诗礼’二字上定归，不在银钱多少上定归。”庞氏向小女厮道：“请姑娘来！”又道：“我真正糊涂，说了半日话，还没问大嫂的姓。”苏氏道：“小妇人姓苏，我男人姓周。”

蕙娘在房里听了一会，知道必要见的，早在房中换了衣服鞋脚等候。此刻听见叫他出来，随即同小女厮掀帘出来。苏氏即忙站起，问庞氏道：“这位是姑娘么？”庞氏道：“正是。”苏氏紧走了一步，望着蕙娘便叩下头去。蕙娘急拉着，那里拉得起，只得也跪下扶他。庞氏也连忙跑来跪着搀扶。苏氏见蕙娘跪着扶他，心上大是喜欢。爬起来将蕙娘上下细看，见头是绝色的头，脚是绝好的脚，眉目口鼻是天字第一号的眉目口鼻，模样儿极俊俏，身段极风流。心里说道：“这要算个绝色的女子了，我活了四十多岁，才见这样个人。”又向庞氏一看，也心里说道：“怎么他这样个头脸，便养出这样个女儿来？岂非大怪事！”看罢，彼此让坐。

苏氏拉了把椅儿放在下面，等着庞氏母女坐了，方说道：“这位姑娘将来穿蟒衣，坐八抬，匹配王公宰相；就到朝廷家，也不愁不做个正宫。但不知那一家有大福气的娶了去！敢问太太，姑娘有婆家没有？”庞氏道：“他今年二十岁了，还没有个人家。只为高门不来，低门不去，因此就耽搁到如今。”蕙娘见说他婚姻的话，故意将头低下，装做害羞的样儿。苏氏道：“我家大爷空有数十万家财，只没这样一位姑娘去配合。”庞氏道：“闻的你

家大爷娶过这几年了，但不知娶的是谁家小姐？”苏氏道：“究竟娶过和不娶的一样。”庞氏道：“这是怎么说？”苏氏道：“我家大奶奶姓何，是本城何指挥家姑娘。太太和姑娘不是外人，我也不怕走了话，我家大奶奶生的容貌丑陋，实实配不过我家大爷的人才。我家大爷从娶至今，前后入他的房不过四五次。我家老爷太太急着要抱孙儿，要与我家大爷娶妾，我大爷又不肯，一定还要娶位正夫人。”庞氏道：“这也是你大爷胡打算，他既放着正室，如何又娶正室？就是何指挥家也断断不肯依。”苏氏道：“原是不依的，我大爷只送了他五百两，他就依了。将来再娶过，总是姐妹相呼，伸出手来一般大。只是我大爷福薄命小，若能娶府上这位姑娘做我一家的主儿，休说我大爷终身和美，享夫妻之乐，就是小媳妇等也叨庇不尽。”蕙娘见说这话，若再坐着，恐不雅像，即起身到内房去了，庞氏听了也不好回答。苏氏又道：“也不怕太太怪我冒昧，我家大爷既是太太的儿子，小妇人还有什么说不出的话？纵然就说错了，太太也不过是笑上一回。依我看来，门当户对，两好一合，我家大爷青春，府上姑娘貌美，倒不如将干儿子做个亲女婿，将来不但太爷太太有半子之靠，就是太太的两位少爷，也乐的有这门亲。”说罢，先自己嘻嘻哈哈笑个不了。

庞氏道：“你家大爷我真是愿意，只怕我家老爷的话难说。”苏氏见话有说头，又笑嘻嘻的道：“好太太哩！姑娘是太太三年乳哺、十月怀胎抚养大的，并不是太爷独自生养大的，理该太太主持八分，太爷主得二分。象太太经年家看里照外，谁饥谁寒，太爷那一日不享的是太太的福！一个婚姻，太太主持不得，还想主持甚么！我主人家也曾做过两淮盐运司，后做到光禄寺卿；自今老主人又是候选郎中，少主人是秀才，也不愁没纱帽戴。至于

家中财产，太太也是知道的，还拿的出几个钱来。若怕我大爷将来再娶三房五妾，象府上姑娘这般才貌，他便娶一万个也比不上一半儿，这是放心又放心的事。倒只一件，姑娘二十岁了，须太太拿主意，听不的太爷。太爷是读书人，他老择婿只是打听爱念书的就好，至于贫富老少，他不计论。将来错寻了配偶，误了姑娘终身，太太到那时后悔就迟了。再叫姑娘受了饥寒，太太生养一场，管情心上不忍。”

庞氏听了这一篇话，打动了念头、想算着寻周琏这样人家断断不能，象周琏那样少年美貌更是不能。又想到蕙娘见了周琏，眉眉眼眼，是早已愿意的。随说道：“大嫂，你的话都是为我女儿的话，等我和当家的商量后再与你回信。但是方才这些话，是你意思，还是你主人的意思？”苏氏道：“老主人小主人都是这个意思，只怕太太不依允了打脸，就不敢烦人说合了。”庞氏道：“还有一说，假若事体成就，你家大奶奶若以先欺后，不以姐妹相待，小视我家姑娘，该怎么处？”苏氏笑道：“太太什么世情不明白，女人招夫嫁主，公婆怜恤不怜恤还在次，第一要丈夫疼爱。况姑娘与我大爷做亲，系明媒正娶，要叫通城皆知，不是瞒着隐着做事。那何家大奶奶会把齐家大奶奶怎么？休说姑娘到我家做正室，就是做个偏房，若丈夫处处疼爱，那正室的只合白气几日，白看几眼罢了。太太和镜子一般明亮的人，只用到睡下时合眼一想，我家大爷若爱我家大奶奶，又要娶府上姑娘做什么？”庞氏连连点头道：“你说的是。”苏氏道：“小妇人别过罢。”庞氏道：“叫你家大爷屡次费心，今日又空过你。”苏氏道：“太太转眼就是一家人，将来受姑娘的恩，就是受太太的恩了。”庞氏送出二门，苏氏再三谦让，请庞氏回房。庞氏着老婆子同小女厮送到街

门外，苏氏去了。正是：

欲向深闺求艳质，先投红叶探心机。

请君试看苏婆口，何异天花片片飞。

第六十四回 捉奸情贼母教淫女 论亲事悍妇打迂夫

词曰：

此刻风光堪乐，却被娘行识破。教他夜去和明来，也把墙头过。

夫妇论婚姻，同将牙关键。老儒无术奈妻何，躲向书房坐。

右调《误佳期》

话说苏氏向庞氏说了做亲的话，回家从头至尾，把彼此问答的话告知周琨。周琨甚喜，说道：“这件事你倒做的有点门路，我深感你。只是何氏和老爷、太太还不定怎么。”苏氏道：“大爷到疑难处，只管和我说，大家想法儿办，不怕不成。”周琨点头道：“如此甚好。”苏氏又道：“我还见齐姑娘来。”周琨笑问道：“人才如何？”苏氏道：“不象世上的人。”周琨惊讶道：“这是怎么说？”苏氏道：“是天上的头等仙女降落人间。从头上看到脚下，我虽然是个女人，我见了他也把魂魄失去，不知大爷见了他是怎么？”周琨听了，直乐的手舞足蹈，狂笑起来，向苏氏道：“这事全要你成就我。你可偷空儿探问太太口气，不可令何家那醋怪知道他，坏了我的事。”苏氏去了。

过了两天，苏氏回覆道：“太太的话，我费了无限的唇舌，倒也有点允意。昨晚我听的太太和老爷说，老爷怒起来道：‘怎么，他这样没王法！家中现放着正妻，又要娶个正妻，胡说到那里去！’

他要娶妾，三个两个由他；我也想望得几个孙儿。况齐贡生最古执不过的人，这话和他说，徒自取辱。’又道：‘怪道他日前认齐贡生老婆做干妈，原来就是这个想头，真是少年人不知好歹，以后倒要着他将念头打灭，安分读书为是。’”周琏听了这几句话，便和提入冰盆内一样，呆了好半晌，方向苏氏道：“你还须与我在太太前留神。老爷的话我再设法。”苏氏道：“这还用大爷吩咐！再无不舍命办理的。况那庞奶奶已依允了，此事若罢休，我脸上也对不过人家。”周琏道：“你说的甚是，此事若不成，我还要这性命做甚么！总之，这事都交在你身上。”苏氏满口应承去了。

周琏屈指计算，明日该到书房中宿歇，苦挨到那晚四更时分，即爬在墙头等候。不想蕙娘自苏氏去后，也急着要问个信息，倒先在夹道内。周琏看见忙拾一小块炭丢下去，先拿过枕褥，后提了灯笼。两人到一处，且顾不得说话，先行干事。事完，周琏将蕙娘抱在膝上，便说他母亲和他父亲的话。蕙娘道：“你父亲尚如此，我父亲更不须说。难道就罢了不成！”周琏道：“我便死去也不肯罢了！我这几天想算，着叶先生并我父亲素日相好的朋友说这话，再看如何？”蕙娘道：“你是极聪明的人，你估料烦他们说也有个中用，只用你父亲几句道理话，他们就是个罢休。你依我说，咱两个且欢会这五夜，过了五夜，你回到家中便装做起病来，一口饭不要吃，却暗中说与苏大嫂，与你偷着送东西吃。你父母定必着慌。到危迫时，然后着那苏大嫂替你在太太前以实情直告，若要娶姓齐的女儿，情愿饿死。只用三天，你父母止生你一个，又没孙儿，不怕他老两口不依，倒只怕还要替你想妙法儿成就这件事，也定不住。”周琏听罢，抱住连连亲嘴，道：“我的心肝！我此时才知你是我的老婆了！此计大妙，你我事体无不

成矣!”蕙娘道:“还有一件大疑难处,你丈人丈母未必肯依,又该怎处?日前苏大嫂说用五百两银子已安顿住了,未知确否?”周琰笑道:“我丈人是个赌钱的魁首,又不重品行,只用泼出一二千两银子,叫他怎么便怎么。倒是你父亲,真令人没法!”蕙娘道:“有我母亲与他作对,有何不妥。我如今也顾不得羞耻,早晚和我母亲一定告知,着他救我罢!”

两人商量停妥,又大干起来。不意庞氏出恭素日在午后时分,昨日吃了些烙饼,大肠干燥了,便不曾出恭。此时鸡鸣时候,忽然肚中作痛,穿了衣服,提了碗灯,将走到夹道门前,只听的有男女交媾之声,大吃一惊,连忙将灯吹灭。侧耳细听,是他女儿与人做事,淫声艳语,百般难述。不觉的浑身酥软,气倒在一边。彼时便欲闯将入去,又怕有好有歹,坏了自家声名。没奈何,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等候下落,心上猜疑,不知和谁胡干。这婆子越听越气,越气越恼,越恼越恨。须臾,听的那男人道:“是时候了,我去罢。”

少刻,蕙娘开门出来,乍见他妈坐在门旁台阶上,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只吓的惊魂千里,浑身打起战来。庞氏看了一眼,将上下牙齿咬的乱响,恨骂道:“不识羞的贱淫妇臭蹄子!”蕙娘知事已败露,连忙跪下痛哭起来。庞氏道:“你还敢哭,只怕人不知道么!”说着,一蹶劣站起,入夹道内,坐在一块大炭上。蕙娘也跟了入来,又跪在面前。庞氏道:“你做的好事呀!恨杀我,气杀我,呵呀呀!把亏也吃尽了,把便宜也着人家占尽了。你快实说,是个谁?是几时有上的?”蕙娘到此地步,也不敢隐藏,低低的说:“是周大哥。”庞氏听罢,将一肚皮气恼尽付东流,不知不觉的就笑了,骂道:“真是一对不识羞的臭肉,你还不快起来,

在这冷地下冰坏了腿，又是我的烦恼。”蕙娘见庞氏有了笑容，方敢放心起来。先时止是惊怕，此刻倒有些害羞，将粉项低下，听庞氏发落。

庞氏又道：“臭肉，是从几时起首，如何便想到夹道中来？”蕙娘将前前后后，从首至尾说了一遍。庞氏道：“真无用的臭货，他会过这边来，难道你就不会过他那边去！夜夜在这冷地下着尿屎薰蒸，他不要命，你也不要命的么？今夜晚上你就到他那边去，赶天明过来。叫他与你写一誓状，他将来负了你，着他爹怎么死，着他娘怎么死，他是怎么死，都要血淋淋的大咒，写的明明白白。你父亲是万年县头一个会读书的人，岂有个读书人的女儿，叫人家轻轻松松玷污了就罢休的理！况男子汉那一个不是水性杨花，你不拿住他个把柄还了的！你只管和他明说，说我知道了，誓状是要我哩。若写的不好，还要着他另写。他若问我识字不识字，你就说我通的利害，如今许大年纪，还日日看《三字经》。此后与你银子，不必要他的。你一个女儿家，力最小，能拿他几两，你只和他要金子。我再说与你，金子是黄的。”说罢站立起来，恭也不出了。

正要开门出去，蕙娘将衣襟一拉，庞氏转头来问道：“你拉我怎么？”蕙娘低下头，略笑了笑，庞氏道：“臭肉，你要说只管说罢，还鬼什么哩！”蕙娘道：“日前周家那家人媳妇儿说的话，全要妈做主，不可依我爹性儿。”庞氏虚唾了一口，笑着先出去了。蕙娘随后回房坐在床上，又有些讨愧，又心上喜欢。

齐贡生家素常睡的最早，起的也早。这晚蕙娘见他父母和兄弟俱睡了，便将贴身小衣尽换了绸子的，外面仍穿大布袄，以便明早回来。又换了一双新大红缎子花鞋，在妆台前薄施脂粉，轻

画娥眉，将头发梳的溜光，挽了个一窝蜂鬟儿，戴了几朵大小灯草花儿，系上裙子，仍从外房偷走出去，那胆子就比素常大了好些。走到夹道内先将门儿扣上，拾起块炭来，向墙那边一丢。周琰此时尚未睡，正点着一枝烛看书，听的院外有声，吃了一惊。随即又是一块落地，周琰想起蕙娘相约暗号，往下一看，见有人站在炭上。蕙娘道：“是我。”周琰听说是蕙娘，惊喜相半，忙忙的下了炭堆，用手搂住问道：“怎么你此时就来，可有什么变故了？”蕙娘笑道：“有甚么变故，我还要过你那边去。”周琰大是猜疑，蕙娘看出形景，笑说道：“你莫怕，我过去和你说。”周琰道：“我取灯笼来。”急忙到墙那边，将灯笼取至，说道：“我扶你上去。”蕙娘道：“我怕滚下来！”周琰道：“我背了你上去。”于是蹲在地下，蕙娘扒在周琰背上，两手搂住脖项，将腿儿弯起。周琰一手执灯笼，一手扶着蕙娘，腿股轻挪，款步的走上炭堆。到墙头边将蕙娘放在炭上，他先跨过去，然后将蕙娘抱过去放在桌上，扶掖到地。两人到了房中，蕙娘笑嘻嘻的说道：“此时的心才是我的心了，我只怕你一脚失错，咱两个都滚了下去。”说罢，见周琰的房屋褻糊的和雪洞相似，桌子上摆着许多华美不认识的东西，床上铺设着有一尺多厚，都是文锦灿烂的被褥。周琰将蕙娘让的坐在椅上，问今晚早来之故，蕙娘将他妈识破奸情，并所嘱的话，子午卯酉细说了一番。

周琰大喜道：“从此可放胆相会矣！”急急的将床上被褥卷起，放了一张小桌。又从地下捧盒内搬出许多的吃食东西放在桌上，取过一小壶酒来，安了两副杯箸，将蕙娘抱在床上并肩坐下。先亲嘴咂舌，然后斟了一杯酒递与蕙娘。蕙娘吃了一口道：“好辣东西，把舌头都折麻了，闻着倒甚香。”周琰道：“这是玫瑰露

和佛手露、百花露三样对起来的烧酒。早知你来，该预备下惠泉酒，那酒甜些。”蕙娘又呷了一口，摇头道：“这酒利害，只这一口，我就有些醉了。”周琏让蕙娘吃东西，自己又连饮了六七杯，猛见蕙娘脚下露出一只鲜红平底缎鞋，上面青枝绿叶绣着些花儿，甚是可爱。忙用手把握起细细赏玩，见瘦小之中却具着无限刚坚在内，不是那种肉多骨少可厌可恶之物，不禁连连夸奖道：“亏你不知怎么下功夫包裹，才能到这迫人魂、要人命的地步。”蕙娘道：“不用你虚说，这只还好，那一只倒弄上黑了。”周琏又将蕙娘的鞋儿脱下一只，把酒杯放在里面，连吃了三杯。又含着酒送在蕙娘口内，着蕙娘吃；只四五口，蕙娘便脸放桃花，秋波斜视，道：“我不吃了。”周琏见他情意已浓，将鞋儿替他穿上，跳下地去替蕙娘脱去上下衣服，两人搂抱着。歇了片刻，周琏替蕙娘穿了衣服，自己到书案前胡乱写了几句誓状，从书柜内取出两副时样赤金镯儿，约重六七两，着蕙娘带在胳膊上。说道：“这镯儿切不可着你母亲拿去。”又取出三封银子，用手巾包住，向蕙娘道：“回去和干妈说，金子此时实不方便，这是几封银子，且与干妈拿去，改日我再补罢。外誓状一张，可一总拿去。”蕙娘道：“我只为和你久远做夫妻，因此我母亲说的话，我便一字不敢遗漏，恐拂了他的意思，坏你我的大事。象这镯儿，我若有福嫁你，仍是你家的东西。这银子我拿去，脸上讨愧的了不得。”周琏笑道：“这也象你和我说的话！我的就是你的，将来还要在一处过日子哩。只是我还有个和你要的东西，你须与我。”蕙娘道：“我一个穷贡生家女儿，可怜有什么东西送你！你若要，就是我这身子，你又已经得了。”周琏道：“你这双鞋儿我爱的狠，你与我罢。我到白天看见他，就和见了你一般。”蕙娘道：“你若

不嫌厌他，我就与你留下。”说着，笑嘻嘻的将两只鞋儿脱下，双手递与周琨。周琨喜欢的满心奇痒，连忙接住，在鼻子上闻了一闻，然后用手绢包了，放在小柜内。蕙娘将两只脚用裹布紧紧拴缚停当。周琨将蕙娘抱出房来，一层层挪移上去，又抱过了墙头，照前背负了，一步步送下炭堆。将三封银子并誓状从怀中取出，交付蕙娘，搀扶着出了夹道，看着蕙娘扶墙托壁，慢慢的走入正房去了。周琨回来，将一切收拾如旧，倒在床上歇息。

这边庞氏到日将出时，就忙忙的到里间屋内，见他小儿子和小女厮还熟睡，急问蕙娘：“誓状写下了？”蕙娘将誓状交与，庞氏看了看，一个字儿认不得。次复将一百五十两银子着庞氏过目，把周琨话详细说知。庞氏听一句笑一句，打开银包细看，一封是三五两大锭，那两封都是五六钱七八钱雪白的小锭。庞氏掂起一把来，爱的鼻子上都是笑。倒在包内叮当有声，看了大锭又看小锭，搬弄了好一会。见小儿子醒来问他，他才收拾起，笑向蕙娘道：“俺孩儿失身一场，也还失得值。不象人家那不争气的，一文不就，半文就卖了。”蕙娘道：“那话也该和父亲说说了。”庞氏道：“你那老子真非人类，另是一种五脏。见了银钱和见了仇敌一般，全不想久后儿孙们如何过度？我细想，若不与他大动干戈，虽一万年也没个定局。等他洗脸罢，我就和他说。”说着将银子和誓状仍包在手布内，藏在衣襟底下，提到外间房内，暗暗的归入柜中。

少刻，贡生净罢脸，穿完衣服，却待要出外边用早功，读殷盘迂都章。庞氏道：“你且莫去，我有话说。”贡生道：“说甚么？”庞氏道：“女儿今年二十岁了，你要着他老在家中么？”贡生蹙着眉头道：“我留心择婿久矣，总不见个用心读书的人。”庞氏道：

“我倒寻下一个了。”贡生道：“是那家？”庞氏道：“是我的干儿子周璉。”贡生道：“你故来取笑？”庞氏道：“那个亡八羔子和你取笑哩。”贡生道：“周璉是何指挥的女婿，已娶过多年，怎么说起这般没人样的话儿来，真是昏愤不堪！”庞氏道：“你才是昏愤不堪哩！我那干儿子又好人才，又好家业，又好爹好娘，好奴仆，好骡马，好房产。一个人占了十几个好，就是王侯宰相，还恐怕不能这样全美。你不着我的女儿嫁他，还嫁那个？”贡生道：“放屁！周璉现有正室，难道叫女儿与他做妾不成么？我齐其家的女儿可是与人家做妾的么！”庞氏道：“人家也是明媒正娶，那个说与他做妾！”贡生道：“蠢才，是人家谎你的哩！我的女儿岂是受人家谎的么！”

庞氏道：“怎么是你的女儿？说这话岂不牙麻！我三年乳哺，十月怀胎，当日生他时，我疼的左一阵右一阵，后来血晕起来，几乎把我晕死，这都是你亲眼见的。我开肠破肚打就的天下，你这老怪物，你坐享太平。我问你，你费了什么气力来？”贡生气的寒战道：“看，看！看他乱谈！”庞氏道：“就算上你费过点力气，也不过是片时。我肚里生出来的倒不由我作主，居然算你的女儿！”老贡生气的手足俱冷，指着庞氏道：“上帝好生，把你也在覆载之中。”骂罢，又冷笑道：“是他的女儿，要嫁个周璉，岂非缘木求鱼之想。”

庞氏道：“你休拿文章骂我。你骂我，我要骂你哩！”贡生道：“你这样天昏地暗的杀材！理该把你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而已。”庞氏大怒道：“说着你还要拿文章骂我么！我把你不识好歹的老奴才，不识抬举的老奴才，千年万世老亡八奴才！”贡生大怒，先从桌上取起一个茶杯摔碎，又

将一个汤碗也摔碎在地，一翻身倒在床上，只将胸脯狠拍道：“安得上方斩马剑，断却泼妇一人头。”庞氏道：“打了家伙就算了；你便将家伙打尽，我也要着女儿嫁周琨哩！”贡生怒坏，反将双目紧闭，任凭庞氏叫吵，一言不发。

庞氏见贡生不言，跑来用两手把住贡生头巾乱摇道：“老怪！你便装了死，我也着女儿嫁周琨哩！”贡生恨极，一翻身向庞氏脸上打了一掌，疾趋在地下抱火盆要打，却待将腰一弯，不意庞氏一头触来，正触在贡生腰眼间，贡生呵呀了一声，早从火盆这边倒过那边去。贡生忍痛爬起，在火盆内掇一把灰向庞氏脸上洒去，洒的庞氏头脸俱白，被灰掩了二目。贡生见庞氏揉眼，心上得意之至，忙用手捧灰又洒。不防庞氏狠命扑来，将贡生撞倒在地，用手在贡生头上乱拧。贡生急伸二指触庞氏之口，被庞氏将指头咬住，贡生大声叫道：“痛杀哉！”

蕙娘见闹得不成局势，方才出来解劝，拉开庞氏，将贡生扶起坐在床上。贡生气的唇面俱青，指着庞氏向蕙娘道：“此妇七出之条，今已有二。”说罢，喘吁吁将头乱摇道：“吾断不能姑息养奸！”庞氏大吼道：“你还敢拿文章骂我么？”贡生又摇着头道：“斯人也，而有斯凶也，出之必也。”庞氏道：“你少对着女儿**秘**也**秘**矣的胡嚼！”贡生大恨了一声，疾疾的趋出外边去了。正是：

识破奸情不气羞，也教爱女跳墙头。

贡生不解闺中事，拚命犹争道义由。

第六十五回 避吵闹贡生投妹丈 趁空隙周琰娶蕙娘

词曰：

河东吼，又兼鼠牙雀口。可怜无计挫凶锋，思索惟一走。

酿就合欢美酒，欲伊同相厮守。牡丹花下倩蜂媒，偷娶成佳偶。

右调《醉花春》

且说贡生与庞氏打吵了一场，负气到书房想了好半晌，也没个制服庞氏的法子。想到苦处，取过一本《毛诗》来，蹙着眉头狠读。庞氏不着人与贡生吃饭，直饿至午后，蕙娘过意不去，向庞氏再三说，方拿出饭来。贡生自此日始，只在书房宿歇，庞氏又不与他被褥，就是这样和衣睡卧。

再说周琰得蕙娘夜夜过墙相会，又送了庞氏几十两金子，瞬息间已满了五日，该回家的日期。这晚两人千叮万嘱，方才分首。周琰回到家中，至次日便装做起病来，整天不曾吃饭，慌的周通夫妇坐卧不安。请了大夫来，他不但不吃药，连脉也不着看，只是蒙头昏睡。赶空儿，苏氏便偷送干果桃仁二物，别的怕显露形迹，周琰便在被中偷吃。又饿了一天，做父母的如何当的起！周通还略略好些，只苦了冷氏，直掇掇守了一日两夜，水米未曾粘牙。问周琰身上到底是怎么不好？周琰总一字不答。到第三日午后，见周琰无一物入肚，冷氏越发大惧，只急得走出走入。周通不住的长吁，在家人身上搜寻不是。

苏氏见是光景了，便将冷氏请到一间空房内，说道：“太太可知道大爷患病的原故么？”冷氏忙问道：“是甚么原故？你快快说！”苏氏道：“就是为齐姑娘的亲，小的日前亦曾和太太稟过，不意老爷不依，小的只得据实回覆大爷。大爷只说了一句话道：‘此事若不成，我还要这命做甚么！’谁想大爷别无主见，拿定要自行饿死。今日已是三天了，若再过今日，只怕大爷饿的有好有歹。”说着跪在地下痛哭道：“小的家两口子受主人恩养四五十年，眼见的老爷太太都是六十一二年纪，止有大爷一位，关系的了不得。因这样一件小事，叫大爷抱恨伤生，老爷太太心上管情已过不去。现放着偌大家私，再连这样一件事办不了，要那银钱何用！况大爷是少年人，识见还不大老练；纵不饿死，万一因此事动了别的念头，留下这大家私，将来寄托那个？小的若不说，老爷太太如何知道大爷不要命的意见。”冷氏只当周璉真个患病，听了此话，倒将心放开大半，向苏氏道：“你起来！你该早和我说，这亲事我许他做了罢！叫他好好儿吃饭，不可生这样没长进念头。”

苏氏听罢，如奉恩诏，急忙到书房中向周璉细说，他如何跪着哭，如何说惊吓，如何争着辩论，方才得太太应允，连老爷的话也保满了。周璉大喜道：“真亏你有才智，将来事体成后，你一家大小都交在我身上。还有一件，我若吃了饭，太太又变了卦，这该怎么？”苏氏道：“我看太太断不反口。设或反口，大爷再不吃，就是第一妙法。”周璉连连点头道：“此事我深感激你。”苏氏道：“一家儿受大爷的恩，但愿亲事成就，就是我们的福。请快起来吃饭，以安老爷太太之心。”

正说着，冷氏已令人大盘大碗端了出来，摆满一桌。周璉穿

了衣服，大饮大嚼，比素常吃的多出一倍，倒把些家人们糊涂住了，不知他这病是什么症候。苏氏看着周琰吃完，即入内报与冷氏。冷氏道：“他是饿肚子，不该着他吃许多。”随即着人将周通请来，把周琰舍命饿死要娶齐家女儿的话细说，又道：“我已许了，他才肯吃饭。你看该作何裁处？”周通听了，一句儿不言语，靠着枕头，在一边想算；想算了一会，向冷氏道：“何亲家为人，我知之甚详，只用与他几两银子，便着他的女儿做妾，他也愿意，此事易处。今齐贡生女人虽说愿意，但齐贡生为人，我也知之甚详，与何亲家天地悬绝，此事倒极难处。”又道：“这皆是梦想不到的事。”说着，将床拍了两个道：“也罢了，只恨我偌大年纪，止生他一个，由他做罢。只说与他，休要做出大是非来。”说罢，周通出去。

冷氏将周琰叫来，先骂了几句，然后将周通话告知。周琰大喜道：“只要爹妈许我做，断不着弄出半点是非来。”他也不回避冷氏了，当面将苏氏叫来，对着冷氏说了一遍。又道：“我这边老爷太太话俱妥当，你可速去齐家和庞氏说知，看他是怎样话说，达我知道。”

苏氏领命，随即到齐家门首。却好齐可大正出来，将苏氏领至庞氏房内。庞氏连忙迎着。苏氏满面笑容道：“我今日是与太太道喜。”说着，拉不住的叩下头去，慌的庞氏扶搀不迭。苏氏叩头起来，庞氏让他坐，苏氏那里肯坐，只要站着说话。庞氏道：“你若是这样，只索大家站着罢。”苏氏道：“这里有个小板凳儿，小媳妇坐了罢！太太如今和我太太是一样主人了，若是不依，我此刻就回去。”庞氏笑道：“就依你坐下罢，只是我心上过不去。”苏氏等着庞氏坐了，方才坐在小板凳上，道：“我家太太和大爷

请太太安，问候二位相公和姑娘好！日前题姑娘喜事，蒙太太允许，我家老爷太太喜欢的通睡不着。只因何宅话未定归，这几日没回覆太太。如今何宅也满口应许，且说的都是情理兼尽的话，真是内外上下，无一不妥，小妇人方敢过来，一则与太太道喜，二则问问这边老爷，想也是千依万依了。”庞氏道：“说起来叫你笑话。我日前为此事，与那老怪物大闹了一场，他如今躲在书房中通不见我。既承你家主人爱亲做亲，不嫌外我，我感情不尽，早晚少不得和那怪物说这话。事若不成，我也没脸面见你了。”苏氏笑盈盈的说道：“这事总要太太作主。齐老爷性子我们也都知道一二，不怕得罪太太说，他老人家过于忠厚些。太太是惊天动地的人才，想算着那们可成就，就只管举行。依小妇人主见，将齐老爷闹的远去几日，我们那边急急下定礼，急急择日完婚，齐老爷到回来时，只好白看两眼，生米已成熟饭，会做什么。即或告到官前，齐老爷是一家之主，这做亲下定是何等事，只怕说不出个全是太太主裁，以‘不知道’三字对满城绅衿士庶。”庞氏大喜道：“这个主见高我百倍，我就闹他离门离户的。只是你说何指挥家也依允了，可说的两个俱都是正室么？这事不是搭桥儿的。”苏氏大笑道：“太太真是多心，我家主人有多大胆子，敢将诗礼人家姑娘骗去做偏房侍妾。”庞氏道：“既如此，等我打发怪物走了，通知你家主人，择日下定完婚罢。”苏氏又极口的赞扬了庞氏几句有才智、有担当等语，方才回家，将庞氏问答的话，细细的回覆了周琰，又禀知冷氏。

冷氏告知周通。周通见事在必行，吩咐厨下收拾了几桌酒席，将自己并何指挥素常相好的朋友，请了二十余人。席间，将要娶齐贡生的女儿与儿子做继室，委曲道及，烦众亲友去何家一

说，吐了一千两的口气。众亲友素知何指挥是个重利忘义的人，大料着十有八九必成，谁不乐得与财主效力。可笑二十余人，内中连一个说半句不可的也没有，各欣然奉命去了。

到了何家，正值何其仁赌败回家。众亲友先从周通夫妇年已六十有余，还未见孙儿，令爱已出阁二三年，从未生育，说到要娶齐贡生令爱与周琰做继室话。话未说完，何指挥跳的有二三尺高下，大怒发话道：“有周家要做这事的，便有众位来说这事的！众位俱都是养女之家，可有一位做过这样不近情理的事没有？小女前岁才出阁，屈指仅二年，便加以‘从不生育’四字，人家还有二三十年不生育的，这该问个什么罪过？况儿孙迟早有命，莫说周亲家六十岁未见孙儿，他便是一百二十岁不见孙儿，只合怨自家的命！众亲友今日若说与小婿娶妾，虽是少年妄为，也还少象人话。怎么现放着小女，才说起娶继室话来！此后不但娶继室，只题娶妻一字——周舍亲虽有钱有势，他父子的性命却没七个八个。”说着，又连拍胸脯大喊道：“我何其仁虽穷，还颇有气骨，凭着一腔热血，对付了他父子罢！我是不受财主欺压的人，他这财主只可在众位身上使用罢。”

众人见何其仁话虽激烈，也有说的极正大处，彼此顾盼，竟没的回答。内中还有深悔来得不是的。此时，何其仁挺着胸脯，将双睛紧闭，斜靠着椅儿，比做了宰相还大。众亲友道：“话没说头，总是我们来的孟浪了，大家回去罢，休再讨没趣。”内中一个道：“我们既来了，话须说完，也好回复人家。”向何其仁道：“我们还有一句不识进退的话儿，尊目又紧闭不开，未知容说不容说？”何其仁将手向天上一举道：“只管吩咐。”那人道：“令亲于我们临行时说：‘何亲家年来手索些，此事若蒙俯就，我愿送

银八百两为日用小菜之费。’令亲既有这句话，我们理合说到，依不依，统听尊裁。”何其仁听见“银子”二字，早将怒气解了九分，还留着一分争讲数目。急忙把眼睁开，假意道：“舍亲错会意了！且莫说八百两，便是一千六百两，看我何其仁收他的不收！”嘴里是这样说，却声音柔弱下来。

那人道：“送银多少，令亲主之；收银不收，系尊驾主之。尊驾若一分不受，此话无庸再题，我们即刻回去；若因数目多寡之间，有用我们调停处，尚求明示。”何其仁将胸脯渐次屈下，说道：“小弟忝入仕宦，尚非以小女博银钱的人。但舍亲自念年纪衰老，注意早见孙儿，此亦有余之家应有情理。既系骨肉至亲，何妨以衷曲告弟，而必重劳众亲友道及，弟心实是不甘。”众人道：“这是令亲不是，我等来的也不是。今话已道破，不知尊驾还肯曲全我等薄面，体谅令亲苦心否？”何其仁道：“舍亲既以利动弟，弟又何必重名！得借此事脱去穷皮也好。一则全众位玉成美意，二则免舍亲烦恼。只是八百之数，殊觉轻己轻人。”众亲友说道：“微仪一千何如？”何其仁伸了三个指头道：“非此数不敢从命。”众亲友道：“与者是令亲，受者是尊驾。令亲与其出上三千金娶齐家一个，惹尊驾气恼，就不如出三千金买三个美色侍妾，名正言顺了。难道尊驾真好不准令婿娶妾么！就是令婿，他竟终身不敢娶妾么？三千金之说，我等实不敢慷此大慨，就此告别罢！若令亲愿出此数，统听令亲面谈。”说罢，一齐站起。

其仁换成满面笑容，拦住道：“且请少坐片时，弟还有一言未结。”又吩咐家中人看茶。其仁道：“君子周急不继富，众位何必以舍亲之有余，窘小弟之不足？此中高厚，还望众位先生垂怜。”众亲友彼此相顾了一会，其中一人道：“八百之数原是我们

众人和令亲面争出来的，后说一千，便是大家斗胆担承。今尊驾以贫富有无立论，我们若不替周全，尊驾心上未免不骂我们趋炎附势了。今再加二百，共作一千二百两，此外虽一分一厘，亦不敢作主。”其仁故意作难了半晌道：“罢，罢！就依众位吩咐罢！”众亲友各举手相谢，笑说道：“既承慨允，必须立一执照，方好回复令亲。”何其仁指着自已鼻头道：“小弟不是不知骨窍的人，安有银至一千余两，还着众位空回。”于是取过纸笔，亲写道：

立凭据人原任指挥副使何其仁，因某年日月将亲生女出嫁与候补郎中周亲家长子璉为妻，今经三载，艰于生育。周亲家欲娶本县齐贡生女与女婿璉为继室，挽亲友某等向其仁道达。其仁念周亲家年近衰老，婿璉病弱，安可因己女，致令周门承祧乏人。已面同诸亲友言明，许婿璉与齐氏完婚。齐氏过门后，与其仁女即同姊妹，不得以先到后到，分别大小。此系其仁情愿乐成，并无丝毫勉强。将来若有反悔，举约到官。恐口无凭，立此存照。

下写同事某某等。众亲友看了，见写的凭据甚是切实，各称其仁是明白爽快汉子。又要请其仁的娘子出来当面一决，其仁贪着银子，连忙入去。好半晌，方见其仁的娘子王氏出来，向亲友一拜，众人俱备还揖，将适才话并立的凭据细说一番。王氏也没的说，只说了个“若娶了新的，欺压我的女儿，我只和众位说话。”说罢，那泪和断线珍珠相似，从面上滚了下来。众人道：“贵亲家是最知礼的；就是令婿，也非无良之辈，放心，放心！”王氏入去了，众亲友将凭据各填写了花押名姓，袖了作别。其仁问银子几时过手？众亲友道：“准于明日早饭后，我等俱亲送来。”其仁送出门外，大悦回房。

众亲友于路上也有慨叹的，也有笑骂的，纷纷议论。到周家门首，周通即忙迎接出来，让到书房中，问了前后话，又看了凭据，笑了笑，随留众亲友晚饭，同着儿子周琏叩谢。复面约众亲友，明日早饭与何指挥家送银子。至次日，众亲友将去时，周通因王氏落泪，说道：“心上甚是过不去，馀外又秤了二百两，烦众亲友面交亲家王氏，为些小衣饰之费。”众亲友也有立刻誉扬的，也有心里喜他厚道的，这话不表。

再说庞氏自苏氏去后，这日午间，便寻到书房与贡生大闹一次。二日一连闹了三次，打了两次，闹得贡生心绪如焚。果不出他们所料，思想着别无躲避处，要到他妹丈家去几天。主意拿定，连饭也不敢吃，怕庞氏再出来作对，急急的步走出城，在城外雇了个性口，向广信府去了。

庞氏知他必是去妹子家去，母女皆大喜，便差可大去周家送信。周琏喜极，也不顾得选上好吉期，看见本月十六日还没什么破败，即于此日下定。屈指止是两天，恐怕齐家支应不来，先差四个家人过去，整备了六七桌酒席，留下定人吃饭。又替庞氏备了各项人等赏封，就着苏氏暗中带去，住在齐家帮忙。又着可大将何其仁凭据抄写了，念与庞氏和蕙娘听，母女欢喜不尽。

到下定这日，抬了十二架茶食，四架定礼，俱摆在齐家厅上。庞氏见黄的是金，白的是银，五色灿烂的是绸缎衣服，乐的心花俱开，乱了多半天，方才完事。苏氏回家销差。

周琏只怕齐贡生回来口舌，择在本月二十一日就娶。先禀知他父母。次后于城里城外叫了五六十个裁缝，与蕙娘赶做四季衣服。此时蕙娘将一片深心，方才落肚，昼夜准备着做新妇人。庞氏将蕙娘素时衣服，并周琏送的衣服和钗环首饰等物类，都和蕙

娘要下，说是到大财主家去用不着，与小儿子将来娶亲用。又见蕙娘有赤金镯一副，也着留下。蕙娘因周琨叮嘱，不肯与他。这婆子恼一会，喜一会，虚说虚笑一会，蕙娘无奈，与他留了一副。又着可大向周琨要了四个皮箱，将下定衣服首饰装在里面，算了他的赔妆，真是一根断线也没陪了闺女。普天下象庞氏的，实没第二个。肯将定物算了妆奁，没有全留下，还是周琨之幸也。

这婚嫁的信息，早传的通县皆知。到娶亲那日，不但本地绅衿士庶、文武等官亲来拜贺，还人邻邦文武等官差人送礼者亦极多。总是两个字，为周通家有钱。周通请了沈襄和教官叶体仁，替他应酬文武官；又请何其仁原说事的亲友二十余人，替他应酬往来贺客。在内院东边另一处院落，收拾了喜房，摆设的花攒锦簇，无异贝阙瑶宫。将蕙娘娶来，送入洞房。次日，同周琨拜天地祖先，次后拜见公姑。周通和冷氏看见蕙娘，各心里说道：“怪不得儿子连性命不要，安心娶他，果然十二分人物，妇女中的全才。”冷氏差人叫何氏出来，与新妇人会面。差人叫了两三次，总不出来。冷氏向蕙娘道：“何氏媳妇到在你前，你该以姐姐待他。他既不来，你到他那里走走为是。”蕙娘听了，着众人导引，到何氏房中来。

原来何氏从周琨未下定之前，早已知道了，气的要死要活，在冷氏面前痛哭了几次，着冷氏作主。冷氏通以好言安慰。后来听的下了定，急的要回娘家去。又听的他父亲吃了好几千银子，反立了凭据，更气的死而复生。昨日过门时，女客来了无数，他将门儿关闭，一个人也不见，直哭到天明。此刻因婆婆打发人来说话，无奈，只得开门支应。猛听的门外众妇人喧笑，却待叫女厮关门，早见家中大小妇女，捧着一个如花似玉的新人入来，苏

氏向蕙娘道：“这床上坐的，便是头前的大奶奶。”蕙娘朝着何氏深深一福，见何氏坐着丝毫不动，蕙娘便不拜了。却待要回走，只见何氏放下面孔道：“你就是新娶来的么？将来要知高识低，不可没大没小。你若说你和我一样，你就是不知贵贱的人了。你去罢。”几句话说的蕙娘满面通红，自己又是个新妇，不好回言，抱恨在肚内，急转身出来，仍到冷氏房内站立。冷氏问道：“你两个见了礼么？”苏氏便将何氏说的话，一一诉说。冷氏听了，登时变了面孔，向众仆妇道：“怎他这样不识人敬重！”又向蕙娘道：“倒是我打发你去的不是了，以后不必理他！”

蕙娘见婆婆作主，心中方略宽爽些。回到自己房内，一见周琰，便落下泪来。周琰慌忙急问，蕙娘又不肯说，还是苏氏说了一遍。周琰大怒，一阵风跑到何氏房门前，见门儿关闭，大喝着叫开门，丫头们谁敢不开。周琰闯入去，指着何氏骂道：“我把你个不识人敬重倒运鬼奴才！你方才和你新奶奶是怎么样的话说？你责备人知高识低，没大没小，口中且要分别贵贱；我问你，你的‘贵’在那里？你但要值半文钱，你老子也不与我写凭据了。我说与你个不识进退奴才！你今后要在你新大奶奶前虚心下气，我还着把你当个上边人看待；你若始终不识好歹，我只用再与你那老子一千两银子，立一张卖仆女的文约。到那时，他坐着，你还没站着的地方哩！”何氏见周琰脸上的气色大是无情，一句儿也不敢言语，低了头死挨。

猛听的冷氏在窗外说道：“外面许多男客，里面许多女客，两三班家叫上戏，此刻还不唱！素常没教训出个老婆来，偏要在今日做汉子。还不快出去。”周琰见他母亲说，方气恨恨去了。何氏放声大哭，便要寻死碰头。亏得众仆妇劝解方休。到晚间，周

琰将骂何氏话细说，蕙娘才喜欢了。正是：

惧内懦夫逃遁去，贪财恶妇结良姻。

今宵欢聚鸳鸯被，不做毛房苟且人。

第六十六回 老腐儒论文招嫌怨 二侍女夺水起争端

词曰：

旨酒佳宾消永昼，腐鼠将人臭。萧管尽停音，乱道斯文，惹得同席咒。茶房侍女交相诟，为水争前后。两妇不相平，彼此成仇寇。

右调《醉花阴》

话说周琰与蕙娘成就了亲事，男女各遂了心愿，忙乱四五天，方将喜事完毕。周琰吩咐众家人，将齐家隔壁房儿租与人住，一应物件俱令搬回。将沈襄仍请回原旧书房住。众家人越发明白这一丸药的作用。

庞氏见蕙娘已过门，量老贡生也没什么法子反悔，又急着要请女儿和女婿，非贡生来不可。着大儿子可大拿了何其仁凭据稿儿，又教道了他许多话，向周琰家借了个马和一步下人，相随到广信府城去请贡生。

可大到了城内，先暗中见了他姑丈张充并他姑娘齐氏，将周琰前后做亲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今奉母命来请他父亲。齐氏与庞氏意见倒是不约而同，听见周通家富足，便满心欢喜，反夸奖庞氏做的极是。

随请贡生到里边，将可大来请，并和周家做亲话替可大说了一番，把一个贡生气的面青唇白，自己将脸打了几下，随即软瘫在一边。慌的张充夫妇百般开解，又将何其仁立的凭据稿儿张充

高声朗诵，念与贡生听。贡生听了凭据上话，心中才略宽了些。问可大做亲举动，可大将周琰家怎般烦亲友向何指挥家说话，家中怎般支应，到娶的那日怎般热闹，满城大小文武官员，并地方上大家都去拜贺，“到我们家拜喜的，也有三四十人，俱是文会中秀才、童生和叶先生、温先生，别人未来。”又言：“周家请了三班戏，唱了五天。我送亲那日，也看了戏。如今母亲要请妹子和妹丈，须得父亲回家方好。”可大说完，齐氏帮说道：“象这样人家，我侄女做个媳妇，也不枉了在哥哥前投托一场。这是一万年寻不出来的好机缘。只恨我没生下有人才的女儿；若有，不但做正室，就与周家做个偏房，我也愿意。哥哥即该回去，方对周亲家好看。我随后还要着妹丈补送礼物，将来有借仗他处哩！”张充也极口誉扬。贡生的面孔回转过些来，问可大道：“媒人是谁？”可大道：“没有媒人。”贡生瞑目摇头道：“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又问道：“学校中朋友议论何如？”可大道：“也没有人学我们，也没有人笑我们。”贡生恨道：“蠢才！你和你母亲竟是一个娘肚中养出来的！”自己又想着事已成就，便在妹子家住到死后，少不得骨髓也要回家，即辞张充起身。张充夫妇又留住一天。

次早，父子各骑脚力回来。贡生恐怕可大语言虚假。将到城门，着可大先去家中，直挨到昏黑时候，方入了城。

他素日有个知己朋友叫做温而厉，也是本城中一个老秀才，经年家以教学度日。其处已接物和齐贡生一般，只有一件比贡生灵透些，还知道爱钱。一县人都厌他，唯贡生与他至厚。他又有个外号，叫“温大全”，一生将一部《朱子大全》苦读，每逢院试，做出来的文章和讲书也差不多，虽考不上一等、二等，却也放不了他四等、五等，皆因他明白题故也。贡生寻到他书房时，

已是点灯时分。一入门，见温而厉端坐闭目，与个大些的学生讲正心诚意。学生说道：“齐先生来了。”那温而厉方才睁开眼，一见贡生，笑道：“子来几日矣？”贡生道：“才来。”说罢，两人各端端正正一揖，然后就坐。贡生道：“弟德凉薄，刑于化歉，致令牝鸡司晨，将一女偷嫁于本城富户周通之子周璉，先生知否？”温而厉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贡生道：“我辈斯文中公论若何？”温而厉道：“虽无媒约之言，既系尊夫人主裁，亦算有父母之命，较逾墙相从者颇优。”贡生道：“此事大关名教，吾力纵不能肆周通于市朝，亦必与之偕亡。”温而厉道：“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不观齐景公之言乎？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兄之家势远不及齐，而欲与强吴相埒，吾见其弃甲曳兵而走也必矣！”贡生道：“然则奈何？”温而厉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若周通交以道，接以礼，斯受之而已矣。”贡生道：“谨谢教”于是别了温而厉，回到家中。

庞氏早在书房中等候，换成满面笑容，将贡生推入内房，收拾出极好的饭食与贡生接风，把蕙娘到周家好处说的天花乱坠。贡生总是一言不发。庞氏陪了不是，又拜了两拜，贡生方略笑了笑，旋即又将脸放下。庞氏着贡生定归女儿、女婿回门日期，贡生只是低头吃饭，吃罢饭便到书房中去睡。庞氏便拉了入来，庞氏替他脱衣解带，同入被中，搂抱着说笑，贡生仍是一言不发。庞氏回女婿情切，无奈何将贡生强奸起来，闹了个上坐，才将贡生奉承欢喜。

两口和好罢，庞氏复同议回门话，贡生道：“聘女儿由你，回女儿也由你。至于女婿，我不但回他门，我连面也不与畜生相见。他恃富欺贫，奸霸了我女儿，我不报仇就够他便宜了，难道还着

他跟随上门无礼么？”庞氏笑道：“你又来了！当日我父亲回你门时，你也曾跟随着我去；你那无礼岂止一次，我父亲报复的你是什​​么？只有更加一番恭敬待你。”贡生想了想，也笑了。

次日，庞氏一早又取过宪书来，着贡生择日子。贡生定在下月初二日。庞氏也不着贡生破钱后己拿出银子来裱房屋，雇仆妇，买办各色食物。到二十九日，即下帖到周家。至初二日，先是蕙娘早来，打扮的珠围翠绕，粉妆玉琢，跟了四房家人媳妇，两个女厮，拜见爹娘和兄嫂，说婆家相待情景。周琏见贡生回来别无话说，心上甚喜，这日鲜衣肥马，带领多人到齐家门首，可大、可久接了人去。好半日，贡生方出来与周琏相见，那颜色间就象先生见了徒弟一般，毫无一点笑容。周琏心上大不自在。随后去见庞氏，庞氏满口里叫姑爷不绝，相待极其亲热。

午间，内外两席，外面是贡生和两个儿子相陪。席间别的话不说，只是来回盘问周琏学问，又与周琏讲了两章《孟子》。从此，早午都是贡生陪饭，讲论文章。周琏心恶之至，只住了两天，定要​​和蕙娘回去，庞氏那里肯依。又勉强住了两天，才放他夫妇同回。临行，老贡生将自己做的文字八十篇，送周琏做密本。在贡生看的是莫大人情，非女婿，外人想要一篇不能；在周琏，看的还不如个响屁。

过了几天，周通设戏酒，请贡生会亲，又约了许多宾客相陪，贡生辞了两次方来。刚才坐下，便要会叶先生。周通将沈襄请来，贡生只看了两折戏，便着罢唱，与沈襄讲起文来。腐儒的意思，要在众宾客前，借沈襄卖弄自己也是大学问人。将沈襄赞不绝口，又将周琏叫到面前说道：“叶先生学问比我还大，你须虚心请教，受益良多。”宾客们俱知他是个书呆子，不过心里笑他。只

是不得看戏，未免人人暗中要骂他几句。酒席完后，内外男女打算着看晚戏。周通酌酒后，金鼓才发，贡生又着罢唱，拚命的与沈襄论文。蕙娘在屏后急的要死，恐婆婆厌恶，着人请了三四次，贡生口里答应，只不动身。皆因他见众人都看见，越发得意起来，论文不已，那里还顾得蕙娘。沈襄知久拂众意，请他到书房中细讲。贡生志在卖弄才学。如何肯去。沈襄又不好避去，恐得罪下少东家妇，只讲论的众宾客皆散而已。

二鼓，别了周通父子，出来到大门外，还和沈襄相订改日论文。一路快活之至，将到自己门首，才想起蕙娘请他说话，又复身回到周家叫门。周家听的是贡生，一个个尽推睡熟，贡生还敲打不已。亏得贡生家老汉还略知点世情，将贡生开解回去。次日传说的蕙娘知道，心上又气又愧，告知周琨，周琨将管门人每个打了二十板，还赶去一人。此后周家没一个不厌恶贡生。

再说蕙娘自到周家月余，于冷氏前百般承顺，献小殷勤。放着许多丫环仆妇，他偏要递茶送水。不隔三五天，便与公婆送针指，也有自己做的，也有周琨买的，奉承的冷氏喜爱不过，无日不在周通前说新妇贤孝。蕙娘偏又不回避周通，见了就爹长爹短，称呼烂熟，周通也甚是欢喜。周琨已派了两房家人媳妇，两个女厮，早晚伺候。冷氏除与珠翠衣服等物外，又将自己两个女厮也与了蕙娘。

何氏看在眼里，都是暗气恼。又兼周琨自娶蕙娘后，通未到他房内一宿；也有在冷氏房中与蕙娘见面时候，两人都不说话。每见蕙娘窥公婆意旨任卖弄聪明，做在人先，形容的自己和块木头一样。素常俱是和周琨同吃饭，如今是独自一个吃，饮食也渐次菲薄。又兼家中这些大小男妇，没一个不趋时附势，将新大奶

奶举在天上，片语一出，奔走不迭。自己要用点吃食，不是这个说没有，就是那个说没功夫。即或有人去买来，多是不堪用之物，且还立刻要钱。只这些，都是无穷气愤。父母家要了钱，又不与做主，惟有日夜哭泣而已。也有人劝他勘破时势，与蕙娘和好，借蕙娘挽回丈夫。他听了更是气上下不来，反将劝他的人数说不是，谁还管他。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周通家内共是两处茶房。这日管内茶房的人告假回家，众妇人只知用水，用尽了却没人添水。何氏要洗了手做针指，差小丫头玉兰来取水。玉兰见两把大壶放在灶台前，都是空壶，咒骂了茶夫几句，便从缸内盛水在壶内，少刻水响起来。不意蕙娘因周琰去会文，要趁空儿洗脚，伺候他的一个大丫头落红，提了盆儿也到茶房取水。何氏家玉兰将水顿的大响起来，落红走至，提起壶便向盆内倾去，急的玉兰抱住壶梁儿大嚷道：“我家奶奶等候要洗手，我好不容易顿了这半日，才得滚了，你倒会图现成么！”落红道：“我家奶奶也急的要洗脚，你让我倾了，你再顿罢。”玉兰道：“我为什么让你？等我倾了你再顿也不迟。”落红道：“我与你分用了罢！”玉兰道：“我为什么和你分用！”落红道：“这水着你霸住不成！”说着，提壶便倾；玉兰抱住壶儿死也不放，口里乱骂起来。骂的落红恼了，将壶向玉兰怀内一推，道：“就让你！”不意玉兰同壶俱倒，那水便烫在玉兰头脸上，烧的大哭大叫。

落红连忙搀扶他，谁想何氏大女厮舜华也来催水，见玉兰烧坏头脸，却待要问，落红道：“他急着要倾水，不知怎么将壶搬倒，压在地下，我在这里扶他。”玉兰两手抱住面孔大哭道：“你将我推倒，夺我的水，烧我的脸，还说是我搬倒的！”舜华听了，

一句也不言语，将玉兰斜拖入何氏房中去了。何氏见衣服浸湿，头脸上有些白泡，忙问道：“是怎么来？”舜华将落红夺水，推倒玉兰，烧了头脸话怒恨恨的说了一遍。

何氏听罢，不由的新火旧恨一齐发作，急急的走到茶房，指着落红骂道：“你这个不睁眼的奴才，你伺候了个淫妇便狂的没样儿了！你仗着谁的势头，敢欺负我？”落红道：“看么！大奶奶家玉兰，自己将壶搬倒烧了脸，与我什么相干，便这样骂我！骂我罢了，怎么连我家奶奶也骂起来了！”何氏大怒道：“我便骂那个淫妇，你敢怎么？我且打打你，叫你知个上下。”扑来便将落红揪住，用手在头脸上乱拍。落红用手一推，险将何氏推倒，口中唧唧唧唧几句，说道：“尊重些儿，倒不惹人笑话罢！”何氏气的乱抖，扑向前又要打，早来了许多仆妇将何氏劝解开。

落红趁空儿跑去，一五一十哭诉蕙娘，又添了骂蕙娘的几句话。蕙娘也动起大气恼来，一直到茶房院内。何氏将要回去，见蕙娘同跟五六个妇女在后面走来，不由的冷笑道：“狐子去了，叫着老虎来了，我正要寻你呢！”蕙娘道：“你的丫头搬倒壶烧了脸，与我的丫头何干？你打了丫头也罢了，你平白骂我怎的？”何氏道：“你家主儿奴才休将势利使尽了，我当日也曾打有势利时走过！怎么着，女厮拿滚水烧人，你着他拿刀杀人不更快些！”

蕙娘道：“大嫂，你从后要安分些儿，汉子和你无缘，你何必苦苦寻趁我，难道把我变成汉子，从新爱你不成？”何氏大怒道：“你叫我大嫂，我便叫你小妇。”蕙娘道：“你便说我是个小妇，我却是鸣锣打鼓，合城文武官员送礼拜贺娶来的；你先时倒也是个大妇，被你老子写文约立凭据，只一千二百两银子，就卖成人家真小妇了。你若少有人气，就该自尽，敢和我较论大小！”

何氏又羞又气，骂道：“贼淫妇，你不是被人先奸后娶么，你问问这一家上下，那个不知道”蕙娘道：“先奸后娶，我也不回避，但我还是叫自己汉子奸的，不象你个贱淫妇！”何氏道：“不象我甚么？我今日就和你要人。”蕙娘道：“你有你那娘老子卖了你，就够你一生消受，还问我要人？”何氏道：“你也有人爱，我今日断送了你罢！与你个众人爱不成！”说着便向蕙娘扑来，早被众妇人一二十只手拦住。何氏喊道：“你们众人打我么？把你们这一群傍虎吃食，没良心的奴才！”

正嚷乱着，冷氏从后院跑来，骂道：“你两个也有一个有妇道的，通将廉耻不顾，也不怕家人们笑话！我周门清白传家，肯教你两个坏我门风！我只用一纸休书打发的你两个离门离户。还不快回房中去么！”两人见婆婆变了脸色，方各含怒回房。

少刻，蕙娘便到冷氏房中，叩头陪罪，诉说何氏先打先骂，自己不得不和他辩论。冷氏道：“辩论什么！你若不出来，也没这番吵闹了。对着那大小家人，成个甚么样子！将来传播出去，连我也叫人家说笑坏了。”蕙娘道：“我们原和禽兽一样，万般都出在年轻。妈妈宽过这一次，下次他就骂死我，也再不敢较论了！”说着，又跪在地下。冷氏不由的就笑了，一边拉起，说道：“我儿，你凭公道说，我待你比何氏媳妇如何？”蕙娘道：“承妈妈恩典，待我比他实强数倍。”冷氏道：“却又来，我既待你好，你女婿又待你好，那何氏媳妇如今还有谁理论他？我一个做父母的，不该管你们宿歇事；但自你过门后四十余天，你女婿从未入他的房门。人非木石，你叫他心上如何过的去！论起来，你该调停这事，才是明白‘忠恕’两个字的人。”蕙娘道：“妈妈教训的极是，我也劝过女婿几次，他总不肯听。”冷氏道：“你女

婿今日会文去了，他回来若知道，又必与何氏作对。我总交在你身上；你女婿若有片言，你就见不得我了。”蕙娘道：“只怕外边有人告诉他，却不管我事。”冷氏道：“这是开后门话了。你们少年人不识轻重，我只怕激出意外事来。”蕙娘满口应承。

晚间，周璫回来，等他安歇下，方说道与何氏嚷闹，又述冷氏叮嘱的话，方将这事大家丢开。正是：

腐儒腹内无余物，只重斯文讲典故。

二妇两心同一路，借名争水实争醋。

第六十七回 赵瞎子骗钱愚何氏 齐蕙娘杯酒杀同人

词曰：

春光不复到寒枝，落花欲何依！安排杯酒倩盲儿，此妇好痴迷。

金风起，桐叶坠，鸣蝉先知。片言入耳杀前妻，伤哉后悔迟！

右调《醉桃源》

且说何氏与蕙娘嚷闹后，过了两天，不见周璉动静，方才把心落在肚内。这日午后，独自正在房中纳闷，只听得窗外步履有声，大丫头舜华道：“赵师爷来了。”但见：

满面黑疤，玻璃眼滚上滚下；一口黄齿，蓬蒿须倏短倏长。足将进而且停，寄观察于两耳；言未发而先笑，传谲诈于双眉。忧喜无常，每见词色屡易；歌吟不已，旋闻吁嗟随来。算命也论五行，任他生克失度；起课亦数单拆，何嫌正变不分。弦子抱怀中，定要摸索长短方下指；琵琶存手内，必须敲打厚薄始成弹。张姓女好人才，能使李姓郎君添妄想；赵家夫多过犯，管教王家奴婢作奇谈。富户俗儿，欣借若辈书词开识见；财门少女，乐听伊等曲子害相思。既明损多益少，宜知今是昨非。如肯断绝往来，速舍有余之钞；若必容留出入，须防无妄之灾。

何氏见赵瞎子入来，笑说道：“我们这没时运的房屋，今日

是什么风儿刮你来光降!”赵瞎将玻璃眼一瞪，笑说道：“这位大奶奶忒多心。就是那位新奶奶房中，我也不常去。”舜华与他放了椅子，赵瞎摸索着坐下。何氏道：“怎么连日不见你？”赵瞎蹙着眉头道：“上月初六日，把我第二个女儿嫁出去，就嫁了我个家产尽绝。本月又是大女儿公公六十整寿。偏偏这些时没钱，偏又有这些礼往。咳！活愁杀人！”说罢，又把嘴一裂笑了。何氏道：“你知道么，我日前和那边贱淫妇大闹了一场。把我一个小丫头被淫妇的落红万死奴才，一壶滚水几乎烧杀，被我把他主仆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只说九尾狐叫汉子杀了我，不想他就罢了。”舜华道：“那日若不是我抢他回来，那半壶滚水不消说也全烧在他脸上了。是最狠不过的人。”何氏道：“你领他着赵暹摸摸，看烧的还象个人样！”舜华便将玉兰拉在赵瞎怀前。赵瞎摸了摸，道：“可惜我前日没来，叫这娃子多疼了两天。”说罢，便蹙眉瞪眼，口中嚼念起来，在小丫头脸上唾了几口，又用手一拍道：“好了！”

何氏道：“你们也不与赵暹茶吃？”赵瞎道：“茶倒不吃，……”却待说，又笑了笑。何氏道：“你要吃什么”赵瞎道：“有酒给点吃吃才好。”何氏笑道：“你不为吃酒还不肯来哩！”向舜华道：“你把那木瓜酒与他灌上一壶。”赵瞎道：“大奶奶赏酒吃，倒是白烧酒最好。那木瓜酒少吃不济事，多吃误功夫。”何氏道：“我这边没烧酒。”舜华道：“我出去着买办打半斤来罢。”赵瞎道：“还是这位舜姑娘体贴人情。”何氏道：“好话儿，他是体贴人情的，我自然是不体贴人情的了。”赵瞎忙分辩道：“好大奶奶！不得大奶奶吐了话，这舜华姑娘一万年也不肯发慈悲。”何氏道：“你今日到太太房中去来没有？”赵瞎道：“去来。”何氏道：“可

向你说我和那淫妇的话没有？”赵瞎道：“我去时见太太忙的狠，与宅中众位大嫂姑娘们分散秋季布匹，我就到奶奶这边来。”

正言间，舜华已到，笑说道：“赵师夫的好口福，已经与你顿暖在此。”赵瞎满面笑容道：“好，好！我日前看你的八字不错，管情将来要做个财主娘子哩。”何氏道：“又说起看八字。你看我八字内到几时才交好运？”赵瞎道：“今年正月间，我与大奶奶曾看过。自昨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仇星入度，住一百九十六天方退。”何氏道：“如今这淫妇就是我的仇星，你这话是说在正月未娶他以前，果有应验了。”赵瞎低笑道：“那一次算命不应验来！”舜华与他地下放了一张小桌，又放一个小板凳，领他坐下，把酒壶酒杯都交在手内，说道：“还有两碟菜：一碟是咸鸭蛋，一碟是火腿肉。你受享罢。”赵瞎道：“好，好！”连忙将酒先吃了两杯入肚，寻取菜吃。何氏道：“你们看他吃上酒就顾不得了。”

赵瞎道：“大奶奶是甲午年，己巳月，壬子日，癸卯时，六岁行运。初运戊辰。交过戊辰，就入卯运。上五年入丁字，丁与壬合，颇觉通顺。今年入卯字运，子卯相刑，主六亲不睦。又冲动日干，不但有些琐碎，且恐于大奶奶身上有些不利。”何氏道：“是怎么个不利？”赵瞎道：“不过比肩不和，小人作祟罢了。又兼白虎入度。”何氏道：“不怕死么！”赵瞎道：“你老人家只打过今年七八月间，将来福寿大着哩！到七十六岁上我就不敢许了。”何氏道：“你看我运气还得几年才好？”赵瞎抡着指头掐算道：“要好，须得交了丙寅。丙寅属火，大奶奶本命又是火，这两重火透出，正是水火既济，只用等候四五年，便是吐气扬眉的时候了。”何氏道：“看目下这光景，便四五个月也令我挨不过。”又道：“你看我几时生儿子？”赵瞎又将指抡了一会，笑说道：“大

奶奶恭喜生子年头，却在交运这年。这年是丙寅运，流年又是甲辰，女取干生为子，这年必定见喜。”何氏道：“你看在那一月？”赵瞎道：“定在这年八月。八月系金水相旺之时，土能生金，金又能生水，水能生木。从这年大奶奶生起，至少生一手相公。”何氏道：“怎么个一手？”赵瞎道：“一手是五个。”何氏道：“我也不敢妄想五个，只两个也就有倚靠了。”赵瞎道：“从今年二十一岁至二十六岁这几年，大奶奶要事事存心忍耐，诸处让人一步为妥。”何氏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一生不过倚仗着个汉子。你也是多少年门下，不怕你笑话，我把个汉子已经全让与那淫妇，你叫我怎让人？”赵瞎一边吃酒，一边又笑说道：“我不怕得罪大奶奶，这样张口淫妇长淫妇短，这便是得罪人处。”何氏道：“我得罪了那淫妇便怎么？”

少刻，又笑道：“你也劝得我是，我今后再不了。我还有句话问你：我常听得人说夫妻反目，何谓夫妻反目？”赵瞎道：“夫妻不和，就是个反目。”何氏道：“可有法儿治过这反目来不能？”赵瞎道：“怎么不能。只用大奶奶多破费几个钱。”何氏道：“多费钱就可以治得么？”赵瞎道：“这钱不是我要，里面要买办好多法物，钱少了如何办的！”何氏道：“你怎么办？”赵瞎道：“自有妙用，管保夫妻和美。大奶奶若信这话，到临期时便知我姓赵的果有回天手段；若不信，我也不敢相强。”何氏道：“你要多少？”赵瞎道：“如今不和大奶奶多要，且与我十两白银。等应验了，我只要五十两。你老是旧主人家，又且待我好，若是别家，这个功劳最大，三个五十两我还未肯依他。”何氏道：“若果然能治得夫妻从新和美，我与你两个元宝。假如不灵验，该怎么？”赵瞎道：“我先拿十两去，若不灵验，一倍罚我十倍。舜姑娘就做证见，做

保人。量这十两银子也富不了我一世。我若没个本领，也不敢在主顾家说这般大话。大奶奶再细访，我赵瞎子也不是说大话的人。”何氏道：“既如此，我的事就全借重你了。”

赵瞎也顾不得吃酒，侧着耳朵儿听动静。何氏道：“你只顾说话，倒只怕酒也冷了。”赵瞎道：“不冷，不冷！”又道：“大奶奶既托我做事，这两位大小姑娘还得吩咐他俱谨言，走露了风声，我瞎小厮当不起。”何氏道：“你休多心，他两个和我的闺女一样。”又道：“银子几时用？”赵瞎道：“要做，此刻就拿来。”何氏忙叫舜华开了银箱，高高的秤了十两白银，着舜华包了，递在赵瞎手内。赵瞎接着银子，顷刻神情变异，喜欢的两只玻璃眼上下乱动，嘴边的胡子都乍起来，向何氏道：“我就去了。三日后，我绝早来，大奶奶到那日起早些。”说毕，提了明杖，出了何氏门，便大一步小一步不顾深浅的去了。

到第三日，内外门户才开，这赵瞎便到何氏窗外问道：“大奶奶起来了没有？”何氏亦悬计着此日，却不意他来的甚早，连忙叫起舜华开门，将赵瞎放入来。赵瞎道：“都是谁在屋内？”何氏道：“没外人，止有我的两个丫头。事体可办了么？”赵瞎道：“办了。”神头鬼脸的从怀中掏出个小木人儿来，约有七八寸长，着舜华递与何氏。舜华道：“这是小娃子顽耍的东西，你拿来何用？”赵瞎冷笑道：“你那里晓的！”何氏接在手中细看，见那木人儿五官四体俱备，背上写一行红字，眼上罩着一块青纱，胸前贴着一张膏药。何氏急忙将木人放在被内，问道：“这是怎么作用？”赵瞎悄语低言道：“这木人儿便是大爷，身上红字，是用硃笔写大爷的生年月日。眼上罩青纱，着大爷目光不明，看不出谁丑谁俊；胸前贴膏药一张，着大爷心内糊涂，便可弃新想旧。大

奶奶于没人的时候，将木人儿塞入枕头内，用针线缝了，每晚枕在自己头下，到临睡时叫大爷名讳三声，说：‘周璉，你还不来么？’如此只用十天，定有应验。若还不应……”说着又从袖内取出膏药二张，递与舜华道：“可将枕头再行拆开，将木人儿心上又加一张膏药，看来也不用贴第三张，管保早晚大爷不离这间房子。此事关系的了不得！那枕头要好生紧守，宁可白天锁在柜内，到睡时取出为妥。一月后，我还要和大奶奶要一百银子哩。从今后不但夫妻和美，连不好的运气都治过来了。此刻天色甚早，我也不敢久停，我去里。”说罢，提了竹杖，和鬼一般的去了。何氏依他指教，如法作用，这话不表。

再说苏氏自与周璉作成了蕙娘亲事，周璉赏了他一百银子，五十千钱；又将他丈夫周之发派管庄田二处，并讨各乡镇房钱，一年不下六七百两落头。夫妻两个也无可报答主人，只是一心一意奉承蕙娘，讨周璉欢喜。别的仆妇止有锦上添花，在蕙娘跟前下功夫；惟苏氏，他却热闹处冷淡处都有打照，闲常到何氏前送点吃食东西，或些小应用物件，不疼不痒的话也偷说蕙娘几句。何氏本是妇人，有何高见，况在否运时候，只有人打照他，他便心上感激。起初也防备苏氏，知他是蕙娘媒人；到后来只一两个月，被他甜言蜜语，便认他是个好人。苏氏又将大丫头舜华认做干女儿，不时与些物件，又常叫去吃点东西，连小丫头玉兰也沾点油嘴。因此何氏放个屁，苏氏俱知；苏氏知道，蕙娘就知道了。然每日传递，不过是妇人舌头，蕙娘听了或骂何氏几句，或付之不言，所以无事体出来。

这日赵瞎绝早走来，众家人仆妇多未起。即有看见问他的，都被他支吾过去。却不防苏氏的男人周之发，因蕙娘与何氏不

睦，他夫妻也便与何氏做仇敌，借此取宠。这日周之发在本县城隍庙献戏还愿，正是第二天上供吉欺，领了他十来岁两个儿子，各穿戴了新衣去参神。也是冤家路窄，便与赵瞎子二门上相遇。他是周家家人内第一个细心人，比大定儿还胜几倍。一见时，他便大动疑心，悄悄的跟他到内院，着两个儿子在二门前等候。早见赵瞎入何氏房中去了，他便急急回房告知苏氏，然后才领上儿子出门。苏氏穿衣到院，见赵瞎走来，便迎着问道：“赵师夫早来做什么？”赵瞎道：“我的一块手巾子昨日丢在太太屋内，不想上边还未开门，转刻我再来罢。”说着出去了。

苏氏从这日费了半天水磨功夫，从大丫头舜华口内套弄出来，心中大喜，看的这件功劳比天还大。止隔了两天，于无人处子午卯酉告知蕙娘。蕙娘听了，咬着牙关冷笑道：“这泼妇天天骂人，不想也有头朝下的日子。”又恐怕不真，再三盘问苏氏。苏氏道：“这是关天关地的勾当，我敢戏弄奶奶！将来若不真实，只和我说话。”蕙娘再不问了。

周琏和沈襄讲论文章，至起更时到蕙娘房内，两人说笑顽耍。蕙娘说：“你吃酒不吃？”周琏笑道：“我陪你。”随吩咐丫头收拾酒。少刻，南北珍品摆一桌子，丫头回避在房外，两人并肩叠股而饮。蕙娘见周琏吃了数杯后，方说道：“你这几天身上心上不觉怎么？”周琏道：“不觉怎么。你为何问这样话？”蕙娘道：“我有一节事，若不和你说，终身倚靠着是谁！况又关系着你的性命；说了，又怕惊吓着你。因此才和你吃几杯酒，壮壮你的胆气。”周琏大惊道：“此非戏言，必有原故，你快说。”蕙娘将某日赵瞎天将明即来内院，“被周之发看见入何氏家房内，好大半晌方出来。”周琏道：“快说几时有奸的？”蕙娘道：“周之发不过

看见赵瞎入去，有奸无奸，他那里知道？你听我说，还有吓杀人的典故哩。罢了！这也上天可怜你，今日有我知道，周门不至断绝后人！”又将苏氏如何套弄舜华，才得了恶妇贼瞎谋害你的首尾，将木人儿写了你的八字，罩眼纱、贴膏药镇压着，叫你双目俱瞎，心气不通，一月内身死。他们还有一番作用，可惜苏氏没打听出来。”周琏一边听，一边寒战起来，只吓得面青唇白。蕙娘见周琏害怕，眼中即扑簌簌落下泪来，拉住周琏的手儿道：“这都是因我，这坏货叫人家暗害你的性命。倒不如害了我，留下你还可再娶再养，接续两位老人家香火。”周琏呆睁着两眼，一句话也说不出。蕙娘又道：“我听的说，他已将木人儿缝在枕头内，每晚到题时，还要题着你的名讳叫你的魂魄。”说罢，雨泪纷纷，着周琏速想逃生道路。

周琏总不回答，反用大杯狠命吃酒。一连吃了七八大杯，即喝叫女厮们点灯笼，从床上跳下地就走。蕙娘忙将周琏拉住，问道：“你此时要怎么，你和我说？”周琏道：“我此时到贱妇房内看个真假。”蕙娘道：“你可是个做事体的人！他每逢到睡时，才将枕头取出；此时不过二更多天，他还未睡，设或你搜检不出，岂不被他耻笑，且连恨于我。”周琏道：“你真是把我当木头人子相待！这是何等事，我还怕他耻笑。不但枕头，便是他的水月布子，我还要看到哩。”蕙娘道：“迟早总是要去，何争这一刻！我劝你到三鼓时去罢。”周琏被蕙娘阻留，只得忍耐。也没心情说话，惟放量的吃酒。蕙娘又怕他醉了查不出真伪，立主着叫女厮们将酒取去。周琏便倒在枕头上假睡等候时刻。众丫头也听不明白是为何事，只得支应着。

到二更以后，周琏着两个丫头打灯笼，到何氏这边来。走到

门前，见门儿紧闭，灯尚未息。两个丫头道：“大爷来了！”何氏听的说大爷来了，心上又惊又喜：惊的是心有短弊，喜的是赵瞎作用应验。一边自起，一边忙叫舜华开门。舜华穿了衣服，将门儿开放。周琰带醉入来，变做满面笑容，向何氏道：“你好自在，此刻就睡了。”何氏许久不见丈夫，今晚笑面入来，越发信服赵瞎之至。也急忙陪着笑脸道：“谁料你此时肯来！”如飞的下床相迎。周琰用手推住道：“我也就睡，你起来怎么？”又吩咐送来的两个丫头道：“你两个回去罢。”两个丫头去了。舜华替周琰拉去鞋袜，闭了门，和小女厮套房安歇。

周琰脱去衣服，睡在何氏被内，将枕头往中间一拉，枕了便睡。何氏连忙将衣服脱尽同宿。见周琰面朝上睡着，好一会不动作，也不说话，忍不住自己招揽道：“你好狠心，我不过容貌不如新人，你便怎么待我凉薄，我心上实没一刻放的下你。你就不念今日，也该念念昔日！我有过犯，你不妨打我骂我，使我个知道。怎么两三月不来，来了又是这样！”说着便纷纷泪落。周琰道：“我今日有了酒，你让我略睡一睡，迟早饶不了你。”

周琰睡了片刻，一蹶劣爬起，在枕头上用手乱捻。何氏大惊，也忙忙坐起，问道：“你，你捻什么？”周琰道：“好怪异呀，我适才睡着，梦见个小人儿在枕头内和我说道：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还不快救我出来！”何氏听了，心胆俱裂，就强行解说道：“一个梦里的话，也值得如此惊惧！”说着，反笑了笑。周琰道：“此梦与别梦大不相同，我倒要看看这枕头。”随将枕头提起放在膝上，用手来回细揣，何氏吓得浑身寒战，面若死灰。周琰揣摸了一会，不见有东西在内，心中疑想，口内作念道：“难道是假的么？”何氏见周琰沉吟，心胆少放开些，复强笑道：“一个好端

端的枕头，平白的有什么？”周琰猛想起衣服上带有佩刀，随手拔出，将枕头一刀刺入，用刀一割。何氏此时魂飞千里，只觉得耳内响了一声，遍体皆苏，就迷迷糊糊起来。周琰将手入在里面，先拉出些碎棉絮来，次后又拉出一卷棉絮，拿来打开，早见一木人儿在内，急向灯前一看，果有眼纱膏药。再看背面，硃笔写着“县学生员周琰，年二十一岁，四月初四寅时生。”周琰扭回头来，用手拍着木人子向何氏冷笑道：“使得使不得？”撺了裤子登入两腿，也顾不得穿衣服，赤着膊，拿上木人，开了门便吆喝到后院去了。

周通夫妇安歇已久，听的是周琰叫喊，心下大惊。又听的早到窗外，喘吁吁道：“爹妈快开门！”周通夫妇吓的没着理会，口中只说了个“是什么！”丫头们将门开放，周琰赤着身子入来。周通夫妇一边穿衣，又问道：“你是怎么？”周琰将木人儿递与周通，说道：“这是贱妇何氏做的事！”周通在灯下看罢，神色俱失。冷氏急问道：“这木人儿那里来的？”周琰前后诉说了一遍。周通摇头道：“这个媳妇儿真个了不得了！”

后边嚷闹，早惊动了合家男妇，都来探听。须臾，灯火满院。蕙娘自周琰去何氏房内，即着丫头们暗中窃听动静，早已知道何氏事破，此刻也来公婆房内。丫头们将周琰衣服鞋袜，又从蕙娘那边取了来穿了。周琰拿着木人走到院中，着众家人同看，大嚷道：“你们也见过老婆镇压汉子用这般物件么？”又向众人道：“着几个去将何氏那两个女厮拿来，我审问他！”众家人那一个不是炎凉的，今见何氏做出这般事来，早跑去五六个闯入何氏房内，将两个丫头横拖倒曳，拿到后院去了。

何氏这半晌坐在床上，和木雕泥塑的一般，心神散乱之至。

今见将两个丫头拿去，不知怎么凌逼。想了想，此后还有什么脸面见家中大小男女！素常最好哭，此时却一点眼泪不落，将那刀割破的枕头拉过来，用力往地下一掷，口里说道：“赵瞎子，你害杀我了！”急急的穿了随身小衣，将一条腿带儿挽在窗子上面，朝着门外点了两下头儿，便自缢身死。

众家人将两个丫头丢在后院。此时周通夫妇同蕙娘俱在院中。周琏向大丫头舜华道：“你快实说，赵瞎子和你贼主是怎么相商的镇压我？”两个丫头早吓得软瘫在一边，那里还说得出半句话。周琏见不说，跑去把舜华踢了两脚，踢得越发说不出的。冷氏道：“你不必踢他，他是害怕了，可慢慢的着他说。”苏氏将舜华扶起，说道：“我的儿，你不必害怕，这是主人做的事，与你何干？你只要句句从头至尾实说，就完了你的事。你若是怕他将来打你，你想他如今做出这样事来，难道还着你伺候他么！”舜华听了，忍着腿疼，从赵瞎吃酒算命起，并何氏来回问答的话，一直说到将木人儿装在枕头内，今日被大爷识破。一边哭一边说，倒也说的甚是明白详细。

冷氏听罢，说道：“这就是了。我说何氏媳妇素常不是这样个毒短人，这是受了赵瞎子的愚弄了。总之，少年妇人，没有什么远见，恨不得丈夫一刻回心转意，便听信这万刚的奴才！”又向周琏道：“你做事忒的孟浪。象这些话传到你耳内，你也该和我说声，怎么天翻地覆到这步田地？他一个做妇女的，如何当的起！我还得安顿他去，这孩子心上苦了。”又向周琏道：“象你何氏媳妇，总是一片深心为你，你该诸处体谅他、可怜他才是。你若恼他，便是普天下第一个没人心的猪狗了！”周琏道：“到底不是正气女人，那有个把丈夫名讳八字，着瞎子作弄的！”周通大

怒道：“你还敢不受教么！你若设身处地是个何氏媳妇，着他也如此待你，你心上何如？”

冷氏率领众仆妇到何氏房中来，一入门，早看见何氏高挂在窗隔上，只吓得心惊胆裂，众妇女叫吵不已。周通、周琰俱跑来看视。周通连连顿足，向周琰道：“狗子，你真是造孽无穷！”家人们解下来，通身冰冷，不知什么时候就停当了。冷氏大哭，周琰见何氏惨死，也是二年多恩爱夫妻、止不住扑到跟前，抚尸大哭。何氏两个女厮，见主人吊死，悲切更甚，众妇女俱都哭。蕙娘见何氏已死，深悔和周琰说的言语太重，也只得随众一哭。少刻，周通着人将周琰叫去，父子商酌去了。正是：

休将瞽者等闲窥，贼盗奸淫无不为。

试看今宵何氏死，叫人拍案恨盲儿。

第六十八回 何其仁丧心卖死女 齐蕙娘避鬼失周琰

词曰：

陌路之人也断魂，忍将死骨换白银，佳名免称何其仁。
怕黄昏，岂期避鬼遇妖氛。

右调《忆王孙》

话说周通见何氏已死，将周琰叫至外面书房，说道：“棺木我已吩咐人备办，可着人将西厅收拾出来停灵。何亲家夫妇，明日一早达他知道。可先将亲友们请几位，防他辘辘。此事若到官，现有木人儿和赵瞎子可证，是他羞愤自缢。只是要检验，你我脸上都下不来。没得说，还得几百银子完事。只是这赵瞎子，我恨他不过，务必将他送到本县捕厅处严加重处，追出原银，方出我气。”又道：“何亲家做人，没什么定凭，须防他借端抄抢。可说与你齐家媳妇，将房内要紧物件，连夜收拾。”说着，又叹息道：“好端端一家人家，被你不守分弄坏了。那木人儿不可遗失，明早有用他处。”言论双眉紧蹙，回后院去了。

周琰吩咐家人分头办理。又到内边和蕙娘说了，着他率领仆妇收拾何氏东西。蕙娘满口应承，先打开何氏衣箱，捡了两套上色衣服，着妇女们替何氏穿套上。又寻两床新被褥，本夜将何氏停放西厅上。

次早，众亲友来了。周通将夜来事告知，并将木人儿着亲友公看，“烦候何亲家来，大家作合送他几两银子完事，免得报官

相验，两家出丑。”众亲友道：“这事不过遇着尊府盛德人家，才肯下这气；若是我们，现放着赵瞎子是活口，这‘蛊毒压味’四字，只用一夹棍，便可成招。若说为夫妻不和，才有此举动，世间那有这样和法！那时不但银子，只准亡过的令儿妇人尊府茆地，就太大情分了。”周通道：“我只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等何亲家来时，再做理会。”

正说着，家人报道：“亲家何老爷和太太都来了。”周通着人通知冷氏，一面迎接入来。何其仁娘子入内院去，其仁同众亲友坐在厅上。他倒也毫无威容，问周通道：“小女是昨夜什么时候去的？”周通将何氏听赵瞎教唆，用木人镇压周璉话，详细说了一遍。其仁道：“既是镇压，事关暗昧，令郎怎么知道？”周通又将大丫头舜华如何泄言，告知家人周之发女人苏氏，“苏氏告知小儿。”着家人将木人拿来着其仁看。其仁有意无意的扫了一眼，笑了笑，此后即闭目不言。家人们拿上茶来，其仁也不吃，只是将双眼紧闭。

好半晌，王氏哭的肩膀眼肿出来，寻其仁说话。众亲友俱各站起。其仁问王氏道：“你看了么？”王氏道：“看过了。却不在女儿房内，已停在西厅。”其仁冷笑道：“怎么又早移动了，可有伤没有？”王氏道：“我将衣服内外开看，倒没伤。”其仁道：“缢死的么？”王氏道：“是。”其仁道：“八字交了没有？”王氏道：“两耳顺行，八字未交。”其仁道：“你先回去罢。”周通道：“亲家还未用过饭。”其仁道：“讨扰尊府的日子还有哩。”王氏定要回去，周通也不好强留，王氏坐轿子哭回去了。

其仁道：“我还要到小女灵前走走。”周通陪了入去，哭了几声，随即出来，向周通道：“小弟一生止有此女，不意惨亡，言

之痛心。但是我与亲家是何等契好，诸事任凭亲家主裁，叫我怎么样我便怎么！亲家是何等明决人，也不用我多饶舌，我去了罢。”周通定要留吃早饭，其仁道：“小弟心绪如焚，改日领情罢！”周通留不住，送出大门，也坐轿去了。

周通回来陪众亲友吃早饭，众亲友道：“我们预备下许多话和他争辩，谁想一句也用不着。”内中一个道：“这何亲翁真是难夫难妇，适才他夫人一个做堂客的，他怎么晓的‘两耳顺行’，‘八字未交’的话说？我不怕得罪周老爷，《洗冤录》他也未必读过，倒只怕和作有点交涉！”众人俱大笑起来。又一个道：“今日这事就如此了局不成？我看何大哥临行时是露八分的话。”周通道：“弟于他未来时就早已打算，俟诸位用毕饭，还劳动一行。他是大伤怀抱的人，就与他三四百也罢了。只是此番更比不得前番，话说结后，须着他立一切实凭据，说他女儿年幼，因夫妻口角，不合听信赵瞎用木人书写小儿年月日时八字，并罩眼纱贴膏药，被小儿识破，羞愤自缢身死。又言小弟不准入坟埋葬，何某恳烦亲友再四讨情，方肯依允。嗣后若敢借端索诈，举此凭据到官，如此方妥。”一个道：“只怕他未必肯这样写。”又一个道：“老何为人，通国皆知，只说与他几两银子，着他写不合于某年月日谋反，他也敢写。”众人又皆大笑起来。须臾吃罢饭，周通叮嘱相别。

将到午未时候，众亲友回来，向周通道：“幸不辱命，银子多出了些，言明六百两。令亲说的话也甚是可怜，言他令爱已死，此后没什么脸面再使亲家的钱，多出几两，权当与他夫妇做买棺材钱罢！凭据已照尊谕写了，银子说在明早过手。至于丧葬厚薄，他一点闲事不管，爱几时打发出去随便，只求临期差人吩咐一

声。”周通将凭据细看，写的切实之至，竟将他女儿描画的无人味了。周通看罢，又笑了笑。谢了众亲友，又留吃午饭。众亲友又道：“还有令亲家母，亲自出来，他说如今没闺女了，意欲将齐宅这位令儿媳认个续闺女；妇人家心肠，不肯和尊府断了亲，日后多少要沾点光哩。”周通又笑了笑。到午间酒席上，总都是说笑何其仁先卖了活闺女，如今又卖死闺女，连周通也不回避。次早，又烦众亲友送银子，午晌回来，周通父子叩谢，又留酒席款待。周通将王氏要认蕙娘做续闺女话告知冷氏。

至第三日，将何氏棺敛，请僧道念经到首七。何其仁娘子上纸，与蕙娘带来一套织金缎子衣裙，四样针线，八色果食，嘴里虽不好说认续闺女，却明明是这个意思。冷氏便着蕙娘拜认在王氏膝下，做了女儿。王氏喜欢的了不得，到蕙娘房中亲热了好半日。今刻庞氏上纸来，又和庞氏认了亲家，直坐到起更后方回。

庞氏见何氏死了，和除了心头大钉一样快活不过，同蕙娘住了三天，回去与老贡生细说何氏死的原由，得意之至。贡生听了，大怒道：“怎么我就生出这样个女儿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女儿如此存心，恐怕将来不寿。”又道：“此皆你薰陶渐染而成，所谓青出于蓝者，信有然耳。”庞氏也不晓得贡生说道什么，见贡生面貌甚是不喜，也便大恼道：“你经年家拿文章骂我，怎么今日又拿起文章骂我闺女起来？人家的狗都是向外咬，你却是向内咬。”贡生听了，越发大怒，满心里要打庞氏，只是自觉敌不过，忍耐着到书房去了。

周家忙乱的过了三七，然后择日安葬了何氏。赵瞎子于何氏吊死第二日早间闻风逃去，捕厅将他儿子拿去，与周通追出一千

五百钱，自己得了三千，衙役书办得了四千多钱，如此完事。赵瞎子骗去十两银子，所剩也无多，徒害了何氏一命。捕厅将他儿子打了二十板，回覆了周通。周通家耳目众多，查知捕厅受贿，又不缉拿赵瞎，将节礼寿礼一分不与，一年倒丢了一百六七十两，捕厅后悔得欲死。

但是周琰自埋葬何氏后，郁郁不乐，回想与何氏系结发夫妻，素无怨嫌，一旦为新妇杀故妇，心里万分对不过何氏。而死者不可复生，懊悔欲绝，竟有披发入山之意。又念父母只自己身一子，少妻无主，身下又无子嗣，万难离弃，使父母乏嗣，日夜忧郁难释，行动忽忽若有所亡。

这晚周琰和蕙娘正收拾要睡，只听得外屋内响了一声，不知怎么把个茶碗滚在地下，打了个粉碎，吓得两个女厮跑入内房里来。周琰也有些心疑，以为碗在桌上未曾放好所致。只是蕙娘怕极，于外房内又叫来两个丫头作伴。真是妖由人兴，其气焰有以取之。次日二鼓时分，周琰正和蕙娘行房，猛听的顶棚上与裂帛相似一声响亮，吓得蕙娘喊了一声，急急看视，顶棚如故，毫无破绽。忙将四个丫头都叫入内房，问他们也俱皆听见。此时周琰也怕起来，直坐到天明。

次日想出个地方，同蕙娘搬到庭院傍东书房内。此院上房三间，西厦房两间。周琰着四个丫头在西房，自己和蕙娘住东房。厦房内周琰又安了两个老妇人值宿。二更以后，周琰和蕙娘吃酒，丫头们提壶侍立。只听的窗外一把土撒来，打的窗纸乱响。四个丫头倒爬上床，三个与蕙娘、周琰挤在了一堆。那一个失手将酒壶落地，也要奔上来，不意脚尖入在面盆架内，一跑人和盆架齐倒，越发吓得怪叫起来，往床前直奔。两个老妇人听的上房

喊叫，急忙出来问讯。周琰见院中有人，令丫头们拿了烛，亲到院中一看，一无所有。再看窗台上，果然有些土在上面。止觉的微风飘拂，不由的发根倒竖，心上却象何氏在前。忙忙走入房来，看蕙娘和两个丫头搂抱在一处，见周琰走入，方彼此丢开。周琰坐下道：“真是作怪之至。明早定叫两个好阴阳靖邪方妥。”蕙娘道：“这是死了的大奶奶捉弄你我，不如再请些好和尚，放大施食，超渡他老人家早生好地为是。”周琰道：“未出引时，怎么倒毫没有一点动静？家中别人都不寻，只寻住你和我，岂不是个糊涂。”蕙娘道：“想是大奶奶割舍不得你，又回家来。”周琰无语，两人同几个丫头又坐了一夜。周通夫妇闻知，也没法措处，惟有叹惜何氏少年屈死，故他不肯安静。

次日，蕙娘禀明冷氏，自己拿出银钱来，请僧人上大供献，设坛在西厅院中，念了三昼夜经，每晚还是照常响动，毫无应验。周琰道：“是这样夜夜不着入睡觉，如何当得！”和父母说明，要同蕙娘到城外园中暂住几日。周通也无可如何，只得着他夫妻暂避些时，遂分拨厨子火夫、家人妇女三十余人，同去住下。周琰白天，或回一次两次不等，也有周通夫妇同去的时候，住了几天，甚是安贴。询问家中，自周琰去后，内外无分毫响动。

一日申牌时分，周琰同蕙娘和几个妇女在平台上坐，看那高山停云，落日斜辉景象。陡然间，起一阵怪风，真是厉害之至，但见：

依稀地震，仿佛雷鸣。

大风过后，众妇人各睁眼看视，诸人俱在，惟不见周琰和蕙娘。大家下平台，见蕙娘同两妇人俱睡倒在平台之下。众妇人急来扶掖，不意蕙娘将左边头跌破，鲜血直流，左臂亦被跌折。两

妇人腰腿重伤，不能行动。皆因蕙娘同周琏并两个妇人俱站在平台紧北边，大风过处，一齐刮倒，吊下台来。各分行抬入房内，早哄动了大小男妇。见树本细小亦多倒折，房上瓦块亦多落地，真历来未有之大风。又知不见了周琏，众人在园子内外四下找寻，那里有个影儿。蕙娘疼痛的死而复苏。四五个家人去城中报知，周通夫妇听见不见了儿子，又跌伤蕙娘，各心神慌乱，急急坐轿到园中查问，见蕙娘已不成形象。少刻，沈襄亦来探视。周通着人于城里城外八面寻访，直闹到次日天明。又差人各乡村市镇写报单，有人能访着周琏下落报信者，与银五百两；送来者，三千两。只因悬此重赏，弄得远近士庶若狂。又一边延医与蕙娘调治接骨。

这日绝早，老贡生和庞氏也到园中看问，把个庞氏坑得学鬼叫。惟贡生举动若常，心中以女儿害死何氏，应有此报。又想到：“周琏无踪，必是被那大风吓糊涂了，跑出园外，不知被谁家妇人留恋住，过几天自然回来。从盘古至今世，安有人叫风刮去不知下落之理！”不住的和沈襄讲论文章，周通痛恨厌恶之至，恨不得扎老贡生几刀，躲在外层园房内独自嗟吁。冷氏如醉如痴，大有不能生全之势。贡生直厌恶到日落，吃了晚饭，方与沈襄、周通作别。庞氏见一家上下状如疯狂，也不便守住蕙娘，只得愁恨回家。沈襄亦私自叹悼命薄，方才得此好安身之地，又闹出这般意外事来。合城文武以及绅衿亲友，无一不来看望，弄得周通送了这个，迎接那个，嘴不闲，腿不闲，心上越发不闲。蕙娘身带重伤，又听知丈夫无下落，与冷氏日夜啼哭，饮食少进。众家人也和去了头的瞎螞一般，被周通骂得四下里乱碰。周通也无心回城，向沈襄道：“我年逾六十，止有此子；若终无下落，周氏

绝矣！今岁家中叠遭变故，就是不祥之兆，总是上天杀我！”说罢大哭。沈襄再四安慰，日夜陪伴着他。

再说周琨见大风陡起，瞬目间天地昏暗，心悬着蕙娘，猛然觉得有人将他抱起，飘荡在半空。初间还听的风若雷鸣，身体寒战；次后便昏昏沉沉，神魂两失，直到五祖山潜龙洞外落下，早有许多侍女将他扶入洞中，椅儿上坐下。定醒了好半晌，方睁眼一看，身在一石堂中，有许多妇女围绕。内中有一妇人，衣服鲜艳，容貌绝伦，真有万种风流，千般袅娜，心上大是惊疑。只见那妇人吐娇滴滴声音，笑向周琨道：“郎君不必疑虑，我乃上元夫人之次女，小字月娟，在此洞带领众侍女修持已久。今早氤氲大使和月下老人到我洞中，着我看《鸳鸯簿籍》，内注郎君与我冥数该合，永为夫妇，同登仙道。”说罢与周琨轻轻一福。周琨心里恍惚，也不知他是仙是神，是妖是鬼。只见他面庞儿俊俏，盖世无双；身段儿风流，高低恰好。香裙下金莲瘦小，鸳袖内玉笋尖长，不由的魂飞魄散，意乱心迷起来。妇人又喜恰恰让周琨坐在对面椅上。那些侍女们皆眉欢眼笑，夸奖周琨人才不已。随即献上百花露，着周琨润喉。周琨接在手中，觉得清香馥馥，直冲肺腑，吃了几口，极其甜美。又细问妇人根底，妇人照前应答。周琨道：“仙姑既说冥数该与我相合，何不在人间配偶，而必将我弄在洞中，使我父母含愁，上下悬望。”妇人道：“郎君但请放心，相会不愁无日。今天缘凑合，且成就喜事，过日再商。”吩咐侍女们备酒。

少刻，点一对红烛，安放在桌上，摆到了许多不认识的果品，却无片肉在内。妇人起立，笑说道：“仙家所食，不过是此等物件；若必喜吃荤腥，明午即有，色色立办，安肯着郎君受屈。”说

着，伸纤纤玉手斟一杯送与周琏；周琏亦起立接酒，又复斟酒回送，方一齐坐下。妇人问周琏家世，周琏皆据实相告。数杯后，妇人放出无限妖媚，引的周琏欲火如焚。众侍女看见两人情态，请归后洞安歇。

周琏同妇人到后洞，见床帐被褥桌椅等物，陈设与人间一般，止觉太阴冷些。侍女们扣门避出，两人鸾颠凤倒，直到天明，这一夜便有四五次。自此恩爱甚笃。

周琏深幸际遇非常，只是悬结父母和蕙娘，不知如何慌乱，如何找寻！虽和妇人欢娱笑谈，而愁容时刻露形。妇人知道周琏想念家乡，惟恐他受了郁结，着侍女们百般献媚，博其欢心。至第四日巳牌时分，周琏与妇人相商，要和妇人一同回家安慰父母。妇人通用好语支吾，总不肯应许。周琏情急，不由的眼中落泪，跪在地下恳求。妇人心爱周琏，只怕伤他怀抱，连忙扶起笑着说道：“夫君请起，我与你从长计议。”周琏起来拂拭泪痕。妇人扶周琏并坐床上，说道：“神仙不是轻入凡尘的，今你想念父母至此，万一想念出病来，我心何忍！也罢，我明日就与你去走遭。但话要讲说在先，你父母见我云来雾去，疑我为妖魔鬼怪，或请法师，或延僧道，当邪物的制服我，那时惹得我恼起来，大家失了和气，你心也不安；若肯把我当个仙人的看待，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自尽做儿妇道理，如此便可长久同居。还有一节，也要讲得牙清口白，不许反悔。我一入门，你妻子便须远行回避；你若和他偷会一次，我便将你仍行摄回洞中，那时休要怨我恨我。必须过一年后，方许你夫妻相会，你可依的我么？”

周琏听了许他回家的话，心中大喜道：“这有什么不依！便与他终身不见面何妨。至于我父母的话，我一力担承。家中上下

那有一个敢藐视你，你和我说。”妇人笑了笑，两个叮嘱停当。

至次日早，周琰即恳求动身。妇人吩咐了众侍女谨守洞府。一同走出洞外，着周琰将两眼紧闭，用手相扶。须臾，身子飘起来，耳中但闻雷鸣风吼之声，直奔万年县。正是：

死骨犹能卖大钱，理合生女不生男。

两人避鬼逢仙女，也算人生意外缘。

第六十九回 骂妖妇庞氏遭毒打 盗仙衣不邪运神雷

词曰：

打的好，泼妇锋芒全罢了，吃尽亏多少！寿仙一衣君知晓，偷须巧。符篆运神雷，犹恐惊栖鸟。

右调《望江怨》

话说妇人和周琰驾云雾起在半空，不过顿饭时刻，已落平地。妇人着周琰睁眼看视，依就还归在平台上。周琰大喜，妇人道：“我在此等你，你先去见你的父母，把我的话要说的明明白白，一句不可含糊。依得依不得速来回覆我。”周琰一口答应，下了平台。

早有众多男妇看见，欢声若雷，各分头去传报。周通夫妇和蕙娘皆欣喜如狂，没命的跑来看视。周琰早到面前，父母妻子重见，犹如死去复生，各喜出意外。周琰见蕙娘包着头、络着左臂，忙问原故，方知是被风刮下平台所致，心上甚是疼怜。一同到蕙娘房中，大小男妇于门内窗外，听说原由。周琰将如何去，如何来，并妇人相订的话，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众男妇都听呆了。大家心内都胡猜乱疑，周通向冷氏道：“但得儿子回来，你我便有生路。此妇神通广大，是仙是妖均未敢定，他说话须句句依他，将来再做裁处。”又向蕙娘道：“你须权变一时。若回避，不但于我全家不利，只怕你的性命也难保。若再将我儿子拿起，便终身无见面之期矣！你可于此时收拾一切，将伺候的妇人女厮俱同

去你娘家住，听候动静。千万嘱你父母，断断不必来。”蕙娘听了，满肚中不快活、不服气；因公公苦口叮咛，无奈何，只得含着泪，坐轿回家去了。

周通又向周璉道：“工夫大了，他在平台久候，你快去回覆，请他进来。”少顷，众男妇见周璉和一天仙般美人走来，看人才又比蕙娘在上些。只见他轻移莲步，袅袅婷婷，同周璉走入东屋。周通夫妇连忙迎接，妇人便端端正正叩拜下去。冷氏双手相扶，说道：“我老夫妇皆尘世凡人，怎敢当仙姑重礼！”妇人道：“媳妇与女婿系天数该合，始到此了此情债。望二位大人以儿女看成，莫疑为妖灵狐媚，便是大幸。媳妇今后若少有道理不合处，求二位大人当面叱责，毋从世套。至于仙姑称呼，不但母亲不可，即家中男妇亦不可。今既做女婿妻房，便是一家骨肉。若还以路人相待，媳妇何以存身！”周通道：“我儿子说你是上元夫人之女，我老夫妻实不敢以公长自居。今既说明，我便以儿媳相待了。”妇人又深深一福道：“多谢二位大人垂怜。”周通向众妇女道：“快与你新大奶奶烹茶备饭。”随即出去。众男妇见他人才绝世，说话儿句句可人，没一个不以他为真仙下界，私叹周璉有大命大福，羡慕不已。早传的通国皆知，以为今古未有的奇事。

次日早，齐贡生来，周通同沈襄迎接。贡生举手道：“昨日小女回家，说今郎同一妇人驾云而回，此天皇氏以来未有之奇闻。《学庸》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老亲家急宜修省。”周通也不答他，让到书房坐下。贡生道：“此妇还在么？”沈襄道：“现在内园东屋。”贡生道：“先生可知其根底否？”沈襄道：“他来去不测，兼通幻术，我焉能知其根底！”贡生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我辈俱未能造此，言之可愧。”又向周通道：“此妇可

许一见否？”周通怕他言语迂腐，得罪下了，连忙止他道：“此妇不肯见客，就见他也无益。倒是叫小儿出来一见，以慰亲家悬望。”贡生道：“弟欲见之心，确乎其不可拔，必须一见以释凝。”周通却他不过着人说与冷氏，先向新妇道达，并言贡生说话冒昧。少刻，家人出来向周通低语道：“太太道达过了。新妇说：“这有何妨，着请入去拜见。”

周通请沈襄一同相陪，到妇人房内。冷氏先向贡生一福，贡生还揖。沈襄忙与冷氏下拜，周通拉住。妇人与贡生、沈襄万福，大家坐了。贡生伸二指指着妇人问周通：“昨日驾云来的，就是他么？”周通点头。贡生听了，便将两眼紧闭，口中默默念诵起来。周通低低向沈襄道：“舍亲是无书不读的人，或者念诵什么咒语亦未敢定。”沈襄道：“不必惊动他，少刻自知。”不意他念诵功夫颇大，众妇女交头接耳，互相窃笑。好半晌，只见贡生将两眼睁开，大声道：“你还不去么！”两只眼硬看妇人。看了一会，向周通、沈襄道：“吾无能为力。”周通道：“老亲家适才念诵什么？”贡生道：“我闻圣经最能辟邪，方才从大学之道直念到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沈襄忍不住鼻子内呼咻了一声，勾引的大小妇女都笑起来。周通也由不得笑了笑，连忙让贡生外边坐，和沈襄陪了出来。贡生向沈襄道：“此妇明眸善睐，娇艳异常，好淫必矣，吾甚为小婿忧之。假如死于此妇之手，于小女大不利焉！”一边走一边说着去了。

周通回到书房，同沈襄秘商遣除之方，甚是无计可施。随后又请龙虎山两位法官来，也制服不住他。

一日，庞氏闻说法官也制不住，大是不平，一早坐轿到园里来了。进门见冷氏，便问道：“妖妇还在东房么？我去看看他，还

要看看女婿。”冷氏道：“亲家，看也是白看，只索听天由命罢！”庞氏一定要去，冷氏只得相陪。妖妇见冷氏和庞氏人来，即忙下床，还拜了庞氏。庞氏放得脸有一尺厚，也不回礼，随到东边椅子上坐了。素常周琰见了庞氏，必先作揖，说几句热闹话儿。今日看见庞氏，和平人一样，坐着动也不动，庞氏又添上不快活。大家也没个说的。冷氏让庞氏到西边房内用早饭。庞氏正要起身，冷眼见周琰与妖妇眉目传情，又见妖妇与周琰含笑送意。庞氏眼中看见，心中便忍受不得，素日和贡生吵闹惯了的性儿，不由的眼睛内出起火来，脸和耳根都红了。冷氏见庞氏面色更变，说道：“亲家，我们去罢！在此坐着无益。”庞氏听了“无益”二字，越发触起火来，道：“我管他有益无益，我今日既来，倒要问问他。”于是指着妇人说道：“妖精，你什么人儿勾搭不的，你必定将我的女婿勾搭住。若人认不得你也罢了，如今家中男男女女，谁不知你是个妖精，你好没廉耻呀！”妇人听了，将脸掉转。冷氏道：“亲家，不必说顽话了，请到那边用早饭去罢。”庞氏道：“我还要问问这妖精，他把我女婿霸住，要霸到几时是个了手？我见了些妖精，也没见你这无耻的妖精！呵呀呀！将霸占人家的汉子当平常事做。”骂的众妇女都忍笑不住。冷氏恐怕惹起大风波来，连忙站起，劝说道：“亲家，罢说了，快同我到那边去罢！”

庞氏骂了好一会，见妇人一声儿不言语，只当他有些惧怕，越发收拦不住，向冷氏道：“亲家，你不知道，我今日定要问他个明白！他苦苦害着我娘儿们，为什么？”说着，只两步走到妇人床前，用手一搬，道：“妖精，你不掉过脸……”一句话未完，那妇人将身躯一扭，随手一个嘴巴打在庞氏左脸上，打的庞氏一脚摔倒有三四步远，半截身子在门内，半截身子在门外，将门帘

也触下来。若是别的妇人，那里当的这一跌！登时爬起大吼一声，奋力向妇人扑来。又被妇人迎面一个嘴巴，打的鼻口流血，冠簪坠落，仰面着又摔倒地下。

众妇人你拉我拽，把庞氏抢出房门。大家扶架他到西厦房内床上坐下。他此时也顾不得骂了，反呢呢喃喃哭起来。冷氏又替他担惊，又忍不住肚中发笑。猛听得众仆妇丫头们大哄了一声，各手舞足蹈欢笑不止。冷氏大骂道：“你们怎么这样没规矩，你们倒乐了！”众人见冷氏发怒，还喧笑不已，指着庞氏右脚道：“太太看，亲家太太鞋儿没了一只。”众妇人只顾拉扯庞氏往西房内走，不知被那个妇人将他的鞋踏吊。彼时无人理论，此刻坐下，见庞氏伸下腿来，才看他精光着一只脚。冷氏低头一看，也忍不住笑了。众妇女将鞋寻来与庞氏穿，庞氏方知为此喧笑，心上愧悔欲死，越发放声大哭。冷氏同众妇女劝解了好一会，才不哭了，那里还坐的住，用手挽起了头发，便大一步小一步往园外飞奔。冷氏赶到园外，他已坐轿去了。众家人彼此互传，做了奇闻笑话。

庞氏回到家中，告知蕙娘。母女各添了一肚子气愤，也不敢教贡生知道。

周琏至十四五天，一发烧瘦的了不得。周通也知无望，惟有与冷氏日夜悲泣而已。

再说猿不邪在玉屋洞领了冷于冰法旨，驾看起来在万年县城外落下。先将柬帖拆看，上写道：

吾昔年在江西，用戳目针斩除妖鱼鄱阳圣母。其时有一九江夫人、白龙夫人，皆被吾雷火诛杀。内有一广信夫人，系年久鳌鱼，交接上元夫人侍女琼琼，盗窃寿仙衣护体。彼时雷火未曾打入，致今免脱。年来在江湖上吹风鼓浪，作恶

百端。兼又到处寻访清俊少年，为快目适情之资，精枯髓竭而死者，不可胜数。近因路经江西万年县，见吾表弟周琰美好，随播弄妖风，摄至五祖山潜龙洞内。旋复回吾姑丈周讳通家寄居。汝歼除此妖后，可将吾书字传吾姑丈寓目。若问吾行止，不妨据实相对。此系吾己亲，无庸饰说也。再吾表弟周琰，是有夙根人，因为情欲所迷，一时竟将本性汨没，将来究竟是我们一路上人，宜急拯之，勿忽。

又将与周通书字一看，上写道：

自嘉靖某年，感蒙关爱，遣人至广平相迓，始得瞻依慈范，兼与家姑母快聚六越月余。回里时，复叨更惠多金。屈指已三十余年矣。每怀隆情，莫名高厚。几欲趋候姑丈、姑母二大人动定，缘侄于嘉靖某年入山修道，此后云飘雨笠，到处为家，今暂栖于衡山玉屋洞内。逆知鱼妖作祟，致表弟琰大受淫污，重劳二大人萦心。今特遣侄弟子不邪收降此怪，藉伸葵向。愚诚知己故弟妇何氏与新弟妇齐氏，两人前世有命债冤愆，齐氏今世始得报复，无足异也。但何氏尚有四十余日阳寿未终，而齐氏藉木人促之速死，破额折臂，有由来耳。再西宾叶向仁，原名沈襄，系已故都察院经历沈晴霞先生讳炼之难裔，因奸相严嵩缉捕甚力，投本县儒学叶体仁，以故假从叶姓。伊向曾捐躯运河，得侄友金不换救免，侄理合始终玉成。仰冀推侄分上，代为安置家屋，量与田产，庶忠烈子孙栖身大厦，获免风雨之嗟。仁德如姑丈，想定有同心也。肃此虔请福安，并候表弟近祉。来书不邪面悉。愚内侄冷于冰顿稟。

不邪看完，复将书字封好，一步步走入城来，问周通家，花园外

向管门人说知。门上人见不邪鹤发童颜，两只眼睛滴溜溜滚上滚下，和闪电一般，形容甚是古怪。不敢轻忽，笑说道：“道爷少停，待我传报。”须臾，周通迎接出来，将不邪一看，但见：

白发束金冠，颊下垂银丝万缕；绛袍披仙体，腰间拖青带一条。插春山于鬓傍，双眉并竖；滚寒星于额畔，二目同明。剑吐霜华，寸铁飞来妖魔遁；符焚丹篆，片纸到处鬼神钦。若非东海骑竹云中子，定是西蜀卖卜严君平。

周通见不邪鬓发皓然，满面道气，两个眼睛光辉四射，顾盼非常，看之令人可畏，与世间俗人道士天地悬绝，急忙作揖下去。不邪相还。让到迎辉轩，沈襄亦来见礼陪坐。周通道：“敢问仙师法号！”不邪道：“贫道衡山炼气士猿不邪是也。适奉师命至此，知尊府妖妇为害，特来拿妖救令郎性命。”周通道：“令师为谁，何以预知小儿受害？”不邪道：“俟除妖后再说。”又指着沈襄问道：“此位可是亲戚么？”周通道：“此是叶先生，在舍下教读小儿。”不邪向沈襄道：“尊讳不是改名向仁么？”沈襄大惊，道：“老师何以预知改名？”不邪道：“贫道也是适才知道。”又问周通道：“妖妇现在尊府么？”周通蹙着眉头道：“在寒舍。这几天将小儿迷乱的神魂颠倒，骨瘦形销；先时还认的人，近日连人也认不出，止是和妖妇说笑。”不邪道：“可能叫令郎来，贫道一看么？”周通摇头道：“数日前便叫他不动，如今连人都不认识了，如何叫得来？倒是妖妇始末须与仙师细说，以便擒拿。”不邪道：“贫道已明根底，无庸再说。”左右献上茶来。不邪道：“贫道不食烟火物有年矣。”

又道：“尊府若有伶变使女或妇人，叫一个来，我有用处。”周通想了想，向众人道：“叫周之发女人来。”少刻，苏氏来至。

不邪道：“可伸手来，我写一字。”苏氏笑着将手伸与不邪，不邪在苏氏手心内写一“来”字。周通和沈襄看了，不知何意。不邪将笔付与家人，向苏氏道：“我看你倒还象个伶俐人，可持吾此字，到妖妇房内，于有意无意之间，将此字向你小主人面上一照，照后即速刻到我这边来。只是一件你要明白，不可着妖妇看破举动。”苏氏笑着应道：“这事我做得来，管保妖精看不出。”

说罢，手内提着那个字到妖精房中，正值周琏在地下走来走去，和妖精说话。苏氏推取茶碗，瞅妖妇不看，向周琏面上一照，随即收回，周琏打了个寒噤。苏氏回身就走，见周琏跟在后面，苏氏甚是惊讶，将周琏引到迎辉轩内，周琏便痴呆呆站在地下。周通、沈襄皆大喜。

苏氏将适才如何照周琏出来说罢，不邪道：“你可将手伸开我看。”苏氏将手伸开，不邪用手一指，其字即无。周通等无不惊服，向不邪道：“适承仙师用一字将小儿招来，足征法力。但此子神痴至此，还望仙师垂怜！”说着，跪了下去。不邪即忙扶起，道：“容易之至，此必是令郎吃了妖妇的迷药。我正要叫他明白了，有话问他。吩咐尊纪盛一碗水来。”众家人顷刻取至，不邪在水内画符一道，着人与周琏灌下。周琏觉得从顶门一股热气直贯至脚底，须臾，神清气爽，看见他父亲同叶先生陪一老道人坐着，忙问道：“妖妇可拿住了么？我此刻心上甚是清切。”周通大喜之至，问他连日光景，他说和做梦一般。周通将连日情形并面貌消瘦说了一遍，周琏甚是惊怕。周通道：“你此刻心里明白，皆这位神仙之力，还不跪求解救之法。”周琏即忙跪倒，叩头有声。不邪扶起道：“有我在此，保你无虞。”周琏起来，也坐在一旁。

猿不邪问周琏道：“官人这几天心地糊涂，可还记得每晚与妖妇同睡时，他脱衣服不脱？”周琏道：“每晚睡时，大小衣服俱皆脱尽。”不邪问到此句，向周通道：“可吩咐大小尊管们都回避了。”众家人连忙避去。不邪向周琏道：“官人今晚与妖妇同宿，可将他衣服不论大小，趁空儿尽数偷来，贫道自有妙用。若被他知觉，便大费力矣。”周琏听着，仍着他和妖妇同宿，心上甚是害怕，说道：“我宁死在此地，也再不敢去了。”不邪道：“你若不去，他的衣服断不能偷来，贫道恐不能了结此怪。”周通道：“仙师必要他的衣服有何用处？”不邪道：“贫道不肯说明，诚恐令郎害怕。今令郎不肯与妖妇同宿，我只得要说明了。此妖系一千五六百年一鱼精也。颇能呼风唤雨，走石飞砂。兼有邪宝，又会变化，非等闲妖怪可比。所差者，尚不知过去未来事，故易治耳。以本领论，贫道可以强似他六七倍，只是偷窃了上元夫人寿仙衣，自必时时刻刻穿在身上；此衣刀剑水火、各种法宝，俱不能入，不但贫道，即岛洞上品金仙，也无如他何。”周通和沈襄听了，相对吐舌。周琏自服法水后，心上明白，着实惧怕；今听得明白是个鱼精，他倒胆子大起来了。周通道：“你的身子、我一家性命，在此一举，你须要随机应变方妥，我们今晚就在此处等你。”周琏连声答应。不邪道：“官人和我们坐久，他必生疑；若问你，你还照素常痴呆光景回答他。就请去罢。”正是：

也把妖精当老贡，遗簪脱履拚穷命。

若非乃婿做偷儿，此气终身出不尽。

第七十回 诛妖鱼姑丈回书字 遵仙柬盟弟拜新师

词曰：

风雷叱咤走天衢，吐真火，诛妖鱼。一家欢庆，铭感寄回书。终南法旨到仙庐，顿教盟弟做门徒。

右调《江城子》

话说周琏去至妖妇房中，妖妇果然心疑，问道：“你往那里去了，这半日方回？”周琏照前痴呆的样子，上床去与他相偎相抱的说道：“我适才去出大恭，被许多人将我围住，我就回来了。”妖妇道：“是什么人围住你？”周琏摇了摇头儿。妖妇见他还认识不得人，便将心放下。此晚周琏将门儿半掩半闭，预备下出路，和妖妇还竭力斡旋了两度，便假睡在一边。挨至四鼓，听妖妇微有鼻息，灯儿半明半昧。素日妖妇将衣服脱下，俱放在迎头一张桌上。今晚周琏更是留心，悄悄的爬起，也顾不得穿衣服，光着两腿下床来，把妖妇大小衣服轻轻抱起，将门儿款款搬开，偷了出去，飞步至迎辉轩。

此时不邪闭目打坐，周通和沈襄守着一大壶酒，等候消息。猛见周琏赤着身体，抱着一堆衣服进来，周通忙问道：“得了么？”周琏应道：“得了。”不邪听得，跳下床来，四人在灯下同看。猛见不邪提起一件衣服，大喜道：“此衣到手，妖怪休矣！”周通等齐来看，此衣红如炭火，薄若秋霜，展开时颇长大，团来止盈一握。不邪也不暇讲论，急将此衣穿在道袍上，向众人道：“快取

朱红笔砚来。”须臾取至，不邪就在房内桌上，左手叠印，右手书符，口中秘诵灵文，向正东吸气一口，吹在符上，递与家人道：“此时妖妇未醒，可悄悄去贴在他住房门头上，自有奇应。”家人捧符去了，不邪又向周通道：“可速差人将内院大小男妇叫起，远远回避，断不可着一人在妖扫院内，那时受了惊惧，或有疏失，与贫道无涉。”众人分头去了。周璉即将妖妇大小衣服穿了，站立在一边。

少刻，前后差去人俱来回覆，言符已贴好在妖妇门头上，内院男妇俱各避去。不邪道：“我此刻即到妖妇房中等候，防他逃脱。”说罢，众人跟出院来。只见不邪将身一纵，离地有五六丈高，飞入内院去了。吓得周家人神色俱失，也有说是神仙的，也有说是剑仙的，各互相惊异，听候动作。

不邪去了有顿饭时候，猛听的天崩地裂响了个霹雳，震得屋瓦俱动，众人惊魂失魄。此时月光正中，远望妖妇院中，云蒸雾涌，忽见一块乌云从下而上，比箭还疾，直奔东南；随后又见一块白云，如飞追赶那块乌云，也向东南去了。沈襄向周通道：“适才霹雳，即系老仙师那道符篆作用。只可惜这样一个大雷，竟让妖妇逃去。”周通道：“先生何以知妖妇逃去？”沈襄道：“前走乌云必是妖妇，随后白云即老仙师也，大家同去一看便知。”

周通听了，且信且疑，和众家人一步一停的到内院窥探，寂无一人。又着人潜去妖妇房中偷窥，不但妖妇不见，连老道人也不知所之。周通向沈襄道：“先生真高明士也，果不出所料，老仙师定是追赶妖精去了。只是此番若不斩草除根，留下他，我一家断无生理。”又见冷氏也率领众妇女走来，猛听的一妇人大叫道：“你们快看来，我脚下踏着一物，甚是光亮。”家人打着灯笼

各去争看，只见一片鳞甲有斗盆大小，丢在西台阶下。众男妇看了，无不吐舌。周通道：“老仙师原说是鱼精，这便是他的鳞甲，被雷霆下来。但他一甲就其大如此，身子真不知多长！”周琰看了，心胆俱寒。周通又着家人在各院细细搜寻，再无别物，将鳞甲收放在桌上，大家说白道黄，议论到天明。

忽见管门人跑来报道：“那位老神仙爷回来了，现在园外。”周通父子和沈襄没命的跑出去迎接，将不邪让至迎辉轩，叩头谢劳。冷氏也顾不得内外，率领众妇女都站在院中，听说妖怪下落。只听周通道：“仙师真好法力，一雷将妖怪霹下斗大一片鳞甲，落在院中，但不知追赶下去，可将妖怪斩除了没有？”不邪笑道：“若非令郎将寿仙衣偷来，贫道穿在身上，定必挨他一珠，虽不至于大伤，只索让他逃走，又须四下找寻。”随将妖鱼如何吐出红珠打来，自己如何吹出真火将此物烧死，说了一遍。众男妇听罢，个个心惊；冷氏大悦，周通父子谢了又谢。不邪将刺来鱼目取出，着众人看视，约有一尺大小，虽成死物，还灿灿有光。周通父子复行叩谢。

不邪道：“贫道原欲除妖后即回衡山，因吾师有书字，曾吩咐面交，所以复来。”周通道：“令师尊是何人，书字与那个？”不邪道：“台驾一看，自然明白。”随将于冰与的柬帖书字取出，一同递与。周通先看了柬帖，点头不已，说道：“真是神仙，事事前知。”次后看到“在姑丈周通家作祟，淫吾表弟周琰”等句，大是惊诧，却想不到冷于冰身上。急急将书字细看，一边看，一边喜的眉欢眼笑，心花俱开。后看到沈襄话，便将沈襄连连的看了几眼，看完将书字揣在怀中，只乐的拍手拍膝，大笑不已。冷氏听得大笑，还只当是为除妖快乐。周通笑着跳起，拉住不邪道：

“不意贵老师是我的内侄，原籍是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名唤冷于冰，字不华，可就是他么？”不邪道：“正是。”周通又拍手打掌的笑将起来。周璫也心喜不尽。冷氏在院中听的明白，高声问道：“适才说冷于冰，可是我侄儿不是？”周通笑着应道：“正是，正是！你不必回避，快进来。”

冷氏连忙走入。看见不邪，先行跪拜，叩谢除妖救子活命之恩。不邪知是于冰姑母，不敢怠慢，也急忙叩首相还，口中连说：“不敢！不敢！”冷氏起来，问周通道：“我侄儿在那里？也来了没有？”周通笑道：“他如今已成了神仙，那里还肯来看望你我？有与我们的书字在此。”冷氏道：“你快念与我听。”周通道：“改日与你念，此刻说说罢。”遂将书字中话详细告知，沈襄话没敢题出。冷氏听罢，和明珠落掌一般，喜欢到极处，反落下泪来，向不邪深深一福，说道：“恳求老仙师将我侄儿自出家到如今，从头至尾和老拙说说。我侄儿自与老拙别后，我曾差人至广平府三四次，倒知我侄孙逢春如今做封翁，两个小孙孙都是好孩子，少年科甲：大的中了第十八名举人，娶的是都察院掌院王大人的女儿；第二个做了翰林院庶吉士，娶的是户部侍郎张大人的女儿。我侄孙总不叫他们做官，怕的是奸臣严嵩谋害，现告假在家，他们也常差人探听老拙。可惜我侄妇卜氏前年病故了。倒是我侄儿的音信，不但老拙不知下落，连我侄孙逢春也不知道。”说罢，又深深一福。

不邪道：“请太师姑坐了，待门生细说。”周通道：“倒叫仙师站了好半晌。快大家就坐，洗耳静听。”沈襄见冷氏住了忙乱，方过来作揖，一齐坐下。不邪因柬帖内有“系吾己亲，若问及，不妨实说”，只得将于冰出家学道，得火龙真人指他起，用他擒

妖降怪，济困扶危，前后度脱了六个徒弟，直说到入定分身，赈济浙江并天下贫苦民人，以及此番奉命来拿鱼怪，倒说了好半日方完。众人听了，无不惊羨为真正神仙。但妇人家问长问短，聒噪不已。不邪清修已久，那里受得，恨不得摆脱速去。只因冷氏话再说不断，不邪看了于冰分上，只得随问随答。家人们拿出许多新鲜果品，摆满一桌，不邪一个也不吃，只急得要辞去，怕冷氏絮烦。冷氏那里肯放，说道：“老师长既是我侄儿徒弟，就和我是一亲一般，我定留住十天。我还有些东西烦与我侄儿带去。且我小儿中了妖气，也不说与他治治，只急的要走。”不邪道：“日前符水，胜似千服补药。只要独宿百日，便可回元。”说着，又站起来告别。

周通将不邪拉在院外，道：“弟深知寒舍非他人久停之所，亦不敢强留。只是弟与贱内回书未写，况沈襄话还未与他说被，祈少停片刻，即舍亲知道，也断不以迟回为过。”不邪听的有回书，这是不敢不带去的，只得复入房中坐下。

周通将沈襄领至一僻静房内，取出于冰书字、柬帖，着沈襄看。沈襄看了又惊又感，连忙与周通跪下恳求，不可泄漏。周通也跪着扶起，大笑道：“先生此话，非以小人待弟，竟是以禽兽待弟了！不但舍亲有字相托，即无字，弟亦久已存心要安顿先生。但袁仙师去意甚速，先生可到西院书房，代弟夫妇写一回书。”又将回书意见告知，方到迎辉轩，见冷氏还盘问于冰的话。

家人报道：“大奶奶回来了，请老爷太太安。”冷氏道：“他来的甚好。”遂将被风刮下平台，跌折左臂，至今未愈话告知不邪，求即医治。周璫向家人们道：“请你大奶奶就来此处，不必回避。”不邪连连摆手，着家人盛来水一碗，书符一道，令拿入

去，“一洗患处，立即愈矣。”家人捧水去了。

又待了半晌，沈襄拿来三封书字，俱着周琏看过，问不邪道：“有讳金不换的，此公可在令师尊洞内没有？”不邪道：“他此时正在。”沈襄道：“书字一封是晚生与金先生，禀书一封是与令师尊冷老爷的。烦代为传说：叶向仁今生无可报答厚恩，唯有日祝二公寿与天齐而已。今就在此地与冷、金二公磕几个头罢！”说着，朝上端端正正磕了四个头。不邪也不好拉他。次后，又叩谢不邪，付与书字。周通也将回书交讫。不邪道：“贫道去了。”冷氏道：“祈少候片刻，我还有物事捎寄我侄儿。”周通道：“令侄千百万黄金吹口气立至，你我安可以人间俗物褻渎！只愿他早做天上金仙罢了。你我可向猿仙师拜谢救合家性命之恩。”于是老夫妻同周琏俱叩拜在地，不邪急忙相还。众家人仆妇体贴主人意思，也都来叩头。不邪各作揖相还，然后作别。周通父子和沈襄定要步送十里，不邪止他们不住。约走有百余步，不邪向天上一指道：“妖妇又来了！”周通父子并大小家人等，一齐仰面向天上看视，猛见寒光一闪，再看时，已不知不邪去向。大家方知妖精来话，也是个影子，各欣羡嗟叹。

惟周琏惊得目瞪口呆，恍然若悟。眼见神仙也是人作的，并不荒唐，从此深慕冷于冰之为人。自己想算：“若非仙人解救，必当死于妖妇之手，岂不可痛可惜！何如立定脚跟，自己作一个长生不死的仙人。”他自那日服了不邪的符水，已觉的色欲一空，美妇亦妖妇也。此后即见了蕙娘，也视若平常，反时觉得愧见死妇，从此离家学道之志益坚。惟因父母生成之恩未报，周氏又没宗嗣，这两件却是摆布不脱的事。只得将人生这两件办过，再去学做神仙未迟。这是周琏立定志愿，却也不向人说。从此将一年所

入除用度外，凡有余利，即着施衣食棺木。不但亲友，即本县远近有贫不能葬、壮无力娶者，查访的确，无不帮助，每一岁之中，做许多善果。从这年起，蕙娘连生三子二女，后皆贵显，岂非积德之报。周通夫妇皆寿至八十余而终。周琰到他父母没后，他见两件大事皆已遂心，人生之道也算略尽；看蕙娘也是四五十岁的人，又有子女田产可靠，尽可过度，自己倒可无忧无虑。他便立定主意，趁空儿私自脱走，一直赴衡山玉屋洞，从冷于冰游去了。此是后话。

再说猿不邪回玉屋洞缴于冰法旨，将周通夫妇回书并沈襄禀帖呈览，又将寿仙衣取出着于冰看。于冰道：“此系上元夫人至宝，只因他用不着，至今未加检点。你且存在身边，将来他自有人来取，与他可也。”不邪回完于冰话，取沈襄书字递与不换。不换看了，亦深喜寄托得所。

忽见于冰慌忙站起，吩咐：“快备香案，吾师法旨到了。”不邪和不换刚才收拾停妥，早见一仙吏入来，于冰让至石堂中，同城壁等将法帖供放在桌上，一同拜叩，然后大家公看。上写道：

冷于冰自修道以来、积善果大小十一万二千余件，天仙册籍，久已注名，惜内功不足，飞升尚需年日。可带同弟子猿不邪，赴福建九功山朱雀洞静修，以免城壁等日夕问答纷扰。再连城壁、金不换皆浊骨凡夫，俱邀于冰济渡，进得云行并出纳口诀，真数劫难过之福遇也。诚能励志精进，将来何患无成！是诸子皆沐于冰再造之恩，犹敢以雁行并列，何无心肺至于乃尔！可于我法帖到日，即行拜于冰为师，并传谕温如玉知之。猿不邪出身异类，能沉潜人道，静一不杂，甚属可取。今即赏姓为袁。嗣后于冰凡有示谕，毋加犬傍，

为将来大成时所受上帝诏命之地。嘱令益加奋勉，吾于伊亦有厚望焉！至不邪所救之周琰，数世前曾修道有功，今为情欲所迷，离失本性。后能觉悟，终当度之，其成就不在数子下也。

城璧、不换看毕，道：“此弟子等所祷祝而求者也。今蒙祖师责饬，倍深羞愧。”随请于冰正坐。于冰亦不谦辞，只向仙吏举了举手，便正坐了。城璧和不换大拜了四拜。于冰道：“此系吾师念汝等出身所自始，实系公论，非我好为尊大，忘却前盟也。”又着城璧、不换与不邪对拜，俱以师兄呼袁不邪。于冰向仙吏道：“山洞荒野，苦无佳品留宾，有昔年峨嵋山大仙送吾桂实数个，味颇芬芳。”随取枣大的两个相送。仙吏在火龙真人洞中，凡三界诸仙珍物，目所见者最多，从未见如许大桂实。又见黄光四射，香气盈堂，受之大喜过望，再三叩谢而别。后火龙真人闻知，差仙吏走取，于冰将茶杯大者一、枣大者四敬之，此系后事。

于冰送仙吏出洞回来，正坐石床，不邪、城璧等两傍侍立，不复前时举动矣。于冰道：“我此刻即去九功山，着袁不邪跟随，完吾道果。城璧、不换可分前后洞修持，除采办饮食外，不得片刻坐谈，误静中旨味。我去后，着城璧赴琼岩洞示知温如玉，再传与他出纳口诀，亦不得与二鬼游谈误事。并饬谕二鬼，加意修炼，以图上进。”城璧唯唯受命。说罢出洞。城璧、不换也只得学袁不邪样子，跪送洞旁，直看得驾云后，方才起来回洞。正是：

斩妖万年县内，回洞细陈前情。

颁到火龙法旨，盟弟尽做门生。

第七十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 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词曰：

郊原外，雨作缘，晤内官。朱楼杯酒论权奸，天使然。

一疏惊，雷走电，欣逢术士扶鸾。豪奴游子寄危颠，庆弹冠。

右调《春光好》

前回言袁不邪回玉屋洞，火龙颁法旨，于冰赴九功山，这话不表。且说邹应龙自林润出巡江南后，日夜留心严嵩父子款件，虽皆件件的确，只是未能下手。此年他胞叔邹雯来下会试场，因不中，急欲回家，应龙凑些盘费，亲自送出彰仪门外。见绿柳已舒新眉，夭桃犹有余笑。蒙茸细草，步步衬着马蹄；鸟语禽声，与绿水潺湲之声相应。遥望西山一带，流青积翠，如在眼前，因贪看春色，直送了二十余里。

忽然落下雨来，起初点点滴滴，时停时止。次后，竟大下起来，又没有带着雨具，衣襟已有湿痕。猛见前面坐北朝南有一处园林，内中隐隐露出楼阁。随吩咐家人，策马急趋。到了门前，守门的问道：“做什么？”家人们道：“我家老爷姓邹，现任御史，因送亲遇雨，欲到里面暂避一刻。”守门人道：“请老爷暂在门内略等等，我去问声主人，再来回覆。”少刻，守门人跑出道：“我家老爷相请，自己还接出来了。”

应龙下马，随那家人走入第一层园门。只见一个太监，后跟着五六个家丁，七八个小内官，都站在第二层门等候。见应龙到

了面前，方下台阶来，举手笑说道：“老先是贵客，难得到我们这里来。”应龙也举手道：“因一时遇雨，无可回避处，故敢造次趋谒。”那太监又笑道：“你若不是下雨，做梦也不来。”说罢，拉着应龙的手儿并行入去，到一厂厅内叙礼坐下。

太监道：“方才守门的小厮说，老先姓邹，现做御史。不晓得尊讳叫什么？”应龙道：“小弟叫邹应龙。”那太监道：“这倒和上科状元是一个样儿的名字，难得。”应龙笑道：“上科微幸，就是小弟。”那太监道：“呵呀！你是个状元御史，要算普天下第一个文章的头儿，与别的官儿不同，我要分外的敬你。快请到里面去坐，这个地方儿平常，不是叫状元坐的去处。我还要请教你的文章和你的学问。”应龙笑道：“若是这样，小弟在此坐罢；被老公公考较倒了。那时反难藏拙。”那太监大笑道：“好约薄话儿，笑话我们内官不识字，你白试试瞧。”于是又扯了应龙的手儿，过了厂厅循着花墙北走。又入了一层门儿，放眼一看，见前后高高低下有无数的楼阁台榭，中间郁郁苍苍，树木参差，假山鱼池，分别左右，倒也修盖的富丽。又领应龙到一亭子内，见四面垂着竹帘，亭子周围都是牡丹，也有正开的，也有开败的，一朵朵含芳吐卉，若花茵锦帐一般，无愧国色天香之誉。再看那雨，已下的大了。

两人就坐，左右献上茶来，应龙道：“小弟还没有请教老公公高姓大讳，并在内房所执何事？”那太监道：“我姓袁，名字叫天喜。”应龙道：“可是元亨利贞的‘元’字么？”太监道：“不是了，我这姓，和那表兄表弟‘表’字差不多。”应龙笑道：“小弟明白了，尊性果然象个表字。”袁太监拍手大笑道：“何如，连你也说象了。我如今现掌上衣监事，这几日才将夏季衣服交入去，

又要干办秋季的衣服。昨日趁闲空儿出来走走。”应龙将他出入禁掖、日伴君王的事着实揄扬了几句，又将他的花园也极口道好。袁太监大乐，向众小内官道：“这邹老爷是大黑儿疤的状元出身，不是顽儿的，他嘴里从不夸奖人。人若是叫他夸奖了，这个人一万年也不错。”众小内官和家丁们齐声答应道：“是，是！”袁太监又向众人道：“我们坐了这半天，也不弄点吃的东西，都挤在这里听说话儿。”应龙道：“此刻雨小了，小弟别过罢！”袁太监恼了，道：“这都是把我当亡八羔子待哩！难道我们做内官的就陪状元吃不得一杯酒么，就立刻要告辞！你不来不怎么。”应龙见袁太监恼了，忙笑说道：“小弟为初次相会，实不好讨扰。今既承厚爱，小弟吃个烂醉回去，何如？”袁太监又笑了，说道：“归根的这一句才象个状元的话。”

须臾，盘盛异品，酒泛金波，山珍海错，摆满春台，食物亦多外面买不出来的东西。应龙见袁太监人爽快，也不作客，杯到即干。吃到半酣时分，应龙道：“小弟躬逢盛景，兼对名花，此时诗兴发作，意欲在这外面粉墙上写诗一首，只恐俚句粗俗，有污清目。”袁太监道：“你是中过状元的人，做诗还论什么里外！里做也是好的，外做也是好的。但是诗与我不合脾胃，倒是好曲儿写几个，我闲了出来看的唱唱，也是一乐。若说做诗，我们管奏疏的乔老哥，他还是个名公。”应龙道：“可是乔讳承泽的么？”袁太监道：“这又奇了，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应龙道：“去岁我闻圣上将他做的诗三十余首发到翰林院，着众词林和王公看，也还难为他，竟做的明白。”袁太监笑道：“他才止是个明白！不该我说，翰林院里除了你，还没有第二个人做的过他哩。”应龙笑道：“我也做不过他。”袁太监道：“你倒不必谦着说，他实利

害的多着哩！我们见他拿起笔来，写小字儿，还略费点功夫；写大字，只用几抹子就停当了。去年八月里，他到我这里来，也要在我墙上写诗，我紧扯着，他就写了半墙。他去了，我叫了个泥匠把他的字刮吊，又从新粉了个雪白。后来他知道了，倒说我是个俗品。你公道说罢，这墙还是白白儿的好，还是涂黑了好哩！”应龙道：“自然是白的好。”袁太监道：“既然知道白的好，你还为什么要写？”应龙笑道：“我当你不爱白的。”自此将做诗的话再不题起。

两人只是吃酒，袁太监又叫过几个小内监来唱《寄生草》《粉红莲》《凤阳歌》。唱了一会，向应龙道：“这个地方儿吃酒低，我们到高处去罢。”应龙道：“高处吃酒自然又好似低处了。”袁太监大乐，吩咐家人移酒到披云楼上坐下，将四面窗隔打开。只见青山叠翠，绿柳垂金，远近花枝红白相映，大是豁目赏心。两人复行畅饮。

又听了会曲儿，应龙见袁太监有酒了，便低低说道：“小弟有心腹话要请教，祈将尊纪们暂时退去。”袁太监向众人道：“邹老爷有体己话儿告诉我，你们把酒留两壶在桌上，我们自己斟着吃。打发邹老爷的人吃饭，不醉了我不依！”众人答应，一齐下楼去了。

应龙道：“老公公日在圣上左右，定知圣心，年来诸大臣内，圣上心中到底宠爱那个？”袁太监道：“宠爱的外大臣也有十来个，总不如吏部尚书徐阶第一。你听着罢，就要做宰相哩。”应龙道：“比严中堂还在上么？”袁太监道：“你说的是严嵩么？”应龙道：“正是。”袁太监道：“那老小妇养的走了背运了。”应龙忙问道：“我见圣上始终如一，宠眷与前无异，怎样说他走了背运？”

袁太监道：“你们外边的官儿那里知道内里的事！二年以前，这老头子还是站着的皇帝。不知怎样，从去年至今，青词也做的不好了，批发的本章拟奏上去都不如圣意。启奏的事万岁爷未尝不准他的，只是心上不舒服。”应龙道：“老公公何以知道这般详细？”袁太监道：“我在上衣监，见万岁爷的时候少，一月不过两三次。司礼监赵老爷和奏疏上的乔老爷，他们两个是日夜不离的，万岁爷脸上略有点喜怒，他们就可以猜个八九分儿是为什么事体。一个爱严嵩不爱，有什么难测度处。”应龙以手加额道：“此社稷之福也！”袁太监道：“你说是谁的福？社稷是什么人？”应龙道：“我没有说什么福不福。”袁太监拂然道：“你这人就难相与了。你今儿个和我一会，咱们从今日就是好哥儿，好弟兄，好朋友！我的爹妈就是你的父母，我的侄儿们就是你的儿女。有了话你也不要瞒我，我也不要瞒你。你方才来来回回盘问爱谁不爱谁，必定有个意思。又把严老头子紧着问，你到底是心上疼他还是恼他哩？你只管告诉我，我替你拿主意。你要怕我走了话，我到来生来世还做个老公，叫人家割了去！这个誓儿对不过你么！”应龙道：“老公公出入内庭，品行端方，断断不是走话的人。弟因严嵩父子荼毒万姓，杀害忠良，贪赃卖官，权倾中外，久欲参他一本，诚恐学了前人，徒死无益国家。适听公公说他圣眷渐衰，谅非虚语。小弟志愿已决，今晚回去，定连夜草成奏疏，上达宸听。事之成败，我与老贼各属天命罢了！”袁太监把桌子一拍道：“好，好！你听我告诉你。你前几年参他，不但参不倒，只有祸患；若再迟几年参他，他将万岁爷又奉承喜欢了，可惜就失了机会；如今不迟不早，正好分儿。你做这件事，不但成就你的声名，还替我报了仇恨，正是一举两得。”

应龙道：“老公公与他毫无交涉，怎样说‘仇恨’二字？”袁太监道：“说起来我就恼死！我们祖籍是河间府人。我自入宫后二十多年，也弄下几个钱儿。我的父母已死了，只有个同胞的老哥哥和几个侄儿子，在珠宝市儿买了两处大铺子，费了四千二百来的银子，只讨了半年房银。不意严家有个总管叫什么阎七，他硬出来做原业主，只给了我哥哥二千两银子，就把两处铺房都赎了去。我哥哥不敢惹他，我又怕弄出是非来，叫万岁爷说我们有钱。赔了二千二百多两本儿，叫他刮去了，你说气也不气！分明他是知道是我们内官的房子；若是平常人，休说找二千，连一千也未必找给。你今日要参他，我心上先就乐起！还有个诀窍，我说给你：你的参本别要在通政司挂号，那老奴耳目众多，一露风声，你的本章白搁在那里，他就叫人先参了你。当日赵文华不知和他做了这们多少次，我们内里知道，谁肯在万岁前翻这舌头！今日四月初二日，也功夫忒促急，你定到四月初四日早饭后，亲到内阁，我叫管奏疏的乔老哥在内阁等你，你暗暗递与他就是了。我们哥儿两个相交的最厚，年年总要送他几套衣服穿。”应龙道：“这乔公公虽素日闻名，只是认识不得他，万一交错了，关系非浅。”袁太监道：“他有什么难认，一脸麻子，长条身材，穿着蟒衣玉带。且他常到内阁和中堂们说话的，别的内官没有旨意，谁敢到内阁里去！”应龙道：“假若圣上追究不由通政司挂号，该怎么处？”袁太监道：“你好犊子呀，这样胆儿就想参人！你不由通政司挂号是你的不是，他私自收你的本章，替你传送，难道他不担干系么！只因他有那个武艺儿，他才敢收你的本章哩。我想了一会，你且不必参严老头子。他受恩多年，此时他就要算国之元老。你一个上科新进的小臣，虽说是言官，你参的他轻了，

白拉倒，惹的他害你；参的言语过重，万岁爷看见许多款件，无数的恶迹，他闹了好些年竟毫无觉察，脸上也对不过诸王大臣和普天下的百姓，只怕你也讨不了公道。依我的主见，你莫妙于只参他的儿子严世蕃和他家人阎七等，搬倒小的儿，大的不怕他不随着倒，这就替万岁爷留下处分他父子的地步了。比如一窝燕儿，你把小燕儿都弄死，那大燕儿还想安然住着么？”

应龙连忙站起来谢道：“老公公明见。匪夷所思，真令人佩服感激之至！小弟就如此行。此时雨已不下多时了，小弟告辞罢。”袁太监还礼后，说道：“好容易知己哥儿们遇着，你不如在这儿住一宿，明日我和你一同进城。”应龙向袁太监耳边说道：“我回去要做参本，等我参倒严嵩父子，你有功夫我就来陪你，只用你着人叫我一声。”袁太监大乐道：“这们的敢自好！还有句话：若见了乔老哥，叫不得他老公公，这‘老公公’是‘老婆婆’的对面儿，不是什么高贵称呼。”应龙连连作揖道：“小弟山野，整叫了你一天老公公。该死！该死！”袁太监亦急忙还揖道：“你好多心呀，你当我恼你么！我要恼你，我就不说了。你叫我老公公，我知你是心上敬我，我只怕你得罪了乔老哥。”应龙又作揖道：“你还不快指教我，到底该称呼什么才好？”袁太监笑道：“你的礼特多，到底还和我是两个人。你听到教给你：比如他要叫你邹先儿，这和你们叫老公公一样，你称呼他老司长；他叫你邹老先，这是去了‘儿’字，加敬了，你称呼他乔老爷；他若叫你邹老爷，你称呼他乔大人。他是衣蟒腰玉的老公，比我们不同，不但你，严老头子倒是个宰相，还叫他大人不绝口，这是今朝开国元勋我们刚丙老爷给我们挣下的这点脸儿。你既要打虎的事，必须处处让他占个上分儿，就得了窍了。我说的是不是？”应龙道：“小

弟心上终身感激不尽！”袁太监道：“你放心做去罢，我内里替你托几个人，也是一臂之力。”应龙道：“更感厚情不尽！”

两人携手出园，叮咛后会。应龙骑在马上，袁太监道：“邹老爷，戏里头有两句：‘眼观旌旗捷，耳听好消息。’”应龙在马上伏首道：“仰赖福庇，定必成功。”袁太监直等的看不见应龙，方回园内，向众小内官道：“这邹状元倒还没有那种纱帽气，心上待人也真，他就在这几天要做人不敢做的事，竟是个好汉子。我明日定恳司礼监赵老爷和乔老爷暗中帮帮他。”说着，入里面去了。

再说邹应龙回到家中，越想那袁太监的话越有道理，想了半夜，然后起稿。上写道：

福建道监察御史邹应龙一本。为参奏事：窃以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专利无厌。私擅封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巨。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一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三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阎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仕宦人无耻者至呼为萼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节，辄以万金为寿。臧获奢侈若是，主人当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恃势鲸吞，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可知。嵩妻病没，圣上殊恩，念嵩年老，特留世蕃侍养，令鹄扶柩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丧灭。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到驿站，要索百端，诸司承命，郡邑为

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培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鸱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贪赂市权，宜疾放归田里，以清政本，天下幸甚。臣应龙无任惶恐待命之至！谨奏。

写完看了几遍，至次日，用楷书写清。到初四月早入朝，直候到饭时，在内阁见一蟒衣太监，面麻身长，倚着门儿站立，又见有许多大员在那里站着和他说话。应龙心里说道：“这必是乔太监无疑。”急走至面前，先与他深深一揖，那太监还了半揖，道：“老先少会的狠，贵姓哩？”应龙道：“姓邹。”那太监道：“可是上科状元，如今做御史么？”应龙道：“正是。”太监笑道：“前日和袁敝友吃酒好乐，他是个俗物，把你诗兴都阻了。我姓乔，正要寻你问句话儿，你跟我来。”将应龙引到西边一板屋墙下，说道：“你的奏疏有了么？”应龙忙从袖中取出，递与乔太监，道：“统望大人照拂。”太监接来，也向袖内一塞，道：“你的事是袁敝友再三相托，有点缝儿，我就替你用力。”应龙连连作揖。乔太监扯住道：“你不要多礼，事成之后，我有几首诗倒要发刻，一则求你改削，二则还要借重你的大名做篇序文，你却不可过河拆桥。”应龙道：“正要捧读大人珠玉，至于序文欲用贱名，越发叨光不尽了。小弟妹丈林润，系新科榜眼，他虽出巡江南，弟亦可代做序文，并书舍妹丈名讳，可使用的么？”乔太监乐的拍手大笑道：“我的诗原无佳句，得二位鼎甲一揄扬，定必长安纸贵、价重南金矣！但不知令亲林润，可就是参赵文华的那个少年翰林么？”应龙道：“正是他。”乔太监乐的手舞足用，道：“得他一篇

文，我这品行学问高到那儿去了！你要知道，他昔日参赵文华，就是参严中堂，你今日又参他。怎么你郎舅们都是铁汉子。我再说给你，万岁爷和严中堂是前生前世百世奇缘，想要弄倒他，难而又难！也罢了，我再替你内里托两个人罢。”应龙又谢。乔太监道：“我们别了罢，改日还要在袁敝友园中领教。你这本，或今日午后，至迟明早，定有旨意。”应龙别了出来，也无心上衙门，回家坐候吉凶。

乔太监将应龙奏疏带到宫内，同六部本章放在一处，却放在第二个本章下面，等的明帝批发本章时，乔太监放在桌上。明帝看到应龙参严世蕃并阎年等，心下大为诧异，问乔太监道：“怎么参本和六部现行事件放在一处？”乔太监跪奏道：“此系御史邹应龙亲到宫门，未经通政司挂号，因此放在六部现行事件内。”明帝也就不追问了。又往下细看，心里说道：“严世蕃系倚仗严嵩，竟敢如此作恶，严嵩漫无约束，是何道理？”又想：“世蕃系大学士之子，言官参他，不得不放重些，大要虚多实少。”

正欲想算批发，猛见方士蓝道行站在下面。明帝此时深宠信他，因他善会扶鸾，说道：“朕有一事不决，藉乩仙明示。”随即驾到乩房。蓝道行问道：“陛下所问何事？”明帝道：“朕心默祝，你只管照乩词书写出来就是。”乔太监便使了个眼色。蓝道行前受袁太监嘱托，午间又受乔太监和赵太监嘱托，适间问应龙参本话，他又是听见的。此刻乔太监又递眼色，心里早已透亮。少刻，乩笔在沙盘中乱动，他却不看写的是什么，随用自己的意见写出几句话来，道：“严嵩主持国柄，屡行杀害忠良，子世蕃等贪赂无已，宜速加显戮，快天下臣民之心。”明帝看了，心上大是钦服，随即回原看本处，将应龙本章批道：“览邹应龙参奏，朕心

深为骇异。严世蕃等俱着革职，拿送刑部。其种种不法，着三法司将本内有名人犯一并严审，定拟具奏。邹应龙即着升授通政司正卿。钦此。”

这道旨意一下，京师震动，将应龙此本家传户诵，都乱讲：“先时有许多不怕死的官儿，不但未将严嵩父子动着分毫，并连他的党羽也没弄倒半个；谁想叫新进书生倒成了大功，真是出人意外！”只十数日，便遍传天下皆知。正是：

避雨无心内官逢，片言杯酒杀奸雄。

忠臣义士徒拚命，一纸功成属应龙。

第七十二回 草朝疏林润参逆党 改口供徐阶诛群凶

词曰：

风雨倾欹欲倒墙，旧弹章引新弹章。覆巢之下无完卵，
宰相今成乞丐郎。 改口供，奏君王，安排利刃诛豺狼。
霎时富贵归泉壤，空动磷火对寒霜。

右调《思佳客》

话说明帝降了锁拿严世蕃的旨意，这日刑部即将本内有名
人犯一一传去，也不敢将他下监，俱安顿在大堂旁边空闲屋内，
各官俱送酒。次日早，明帝御偏殿，严嵩免冠顿首，痛哭流涕诉
说平日治家严肃，从不敢纵子孙并家奴等为非。明帝笑道：“国
家事自有公论，俟三法司审拟后，朕自有道理。”严嵩含泪退下。

过了十二三天，三法司还未申明回奏。只因严嵩势倾中外，
又兼三法司内侧有一半是他父子的党羽，不但不敢将世蕃等加
刑，就是家人阎年，连重话儿也都不敢问他一句。严世蕃倒口若
悬河，力辩事事皆虚，只求参奏，也将邹应龙革职对审。三法司
见旨意严切，诚恐明帝喜怒不测，又不敢将应龙参奏，因此日日
挨磨，只等严嵩于中斡旋了事。

一日，吏部尚书徐阶有本部要紧事件回奏请旨，在宫门等
候，太监乔承泽传他入去。到一屋内，明帝独坐，徐阶路伏面前，
明帝笑着叫他起来赐坐，徐阶谢恩坐了。明帝问了回吏部事务完
毕，正欲退出，明帝道：“御史邹应龙参奏严世蕃等，朕着拿交

刑部会同三法司审讯，怎么半个多月不见回覆，想是人犯未齐么？”徐阶跪奏道：“此事有无虚实，只用问严世蕃、阎年便可定案，馀犯即有未到的，皆可过日再问。”明帝道：“卿所言极是，怎么许久不见回覆？”徐阶故作无可分辨之状，伏首不言。明帝大怒道：“朕知道了，想是三法司惧怕严嵩比朕还加倍么？”徐阶连忙叩头，又不回奏一语。明帝道：“卿可照朕适才话示知三法司。再传旨，着锦衣卫陆炳同三司法严刑审讯，定拟具奏。若少有瞻徇，与世蕃等同罪！”

徐阶唯唯退出，到内阁，将明帝大怒所下旨意，写了一纸片子给内阁官，示知三法司并锦衣卫这几处衙门。严嵩见了这道谕旨，大是惊怯。又见传旨的是徐阶，就知道是徐阶密奏了，连忙回家备名帖请徐阶午间便饭。徐阶也怕严嵩心疑，只得拨冗一到。严嵩亲自接到大门院中，让徐阶到自己住房坐下。徐阶问有别客没有，严嵩道：“止是大人一位。”

少刻，酒肴齐备，见执壶捧杯都是些朱颜绿鬓少年有姿色妇人，内中他儿子世蕃的侍妾倒有多一半。这是严嵩恐徐阶与他作对，又深知他是明帝信爱之人，这许多妇女内若徐阶看中那几个，便是他儿子的小女人，他必于本日相送，总以长保富贵为主。这也是他到万无奈何处才想出这条主见，要打动徐阶。严嵩捧一杯酒，亲自放在徐阶面前，随即跪了下去，慌的徐阶也陪跪在一边，说道：“老太师太忘分了，徐阶如何当得起！”严嵩哭着说道：“老夫父子，蒙圣恩隆施过厚，又干众恶；朝中文武大臣，惟大人与嵩最厚。今小儿世蕃同孙鹄、鸿，也平白下在狱中，诸望大人垂怜！倘邀福庇瓦全，我父子尚非草木，我还是可以报答大人的人。”徐阶心里骂道：“这老奸巨猾的奴才，又想出这样法儿牢

笼我。”口中连连说道：“老太师请起！徐阶有可用力处，无不尽命。长公大人不过暂时浮沉，指顾便可立白，太师只管放心。晚生今早是因本部事件候旨宫门，并未见圣上，系太监乔承泽传旨于晚生，晚生传旨于内阁，老太师毋生别疑。”严嵩佯问道：“今日大人还到宫门前么？老夫那里晓得，并连大人传旨的话也不晓得。老夫今日请大人，是为小儿下狱，共商解救之方，大人如此表白，倒是大人多疑了。”又连连顿首，然后一同起来。

徐阶陪跪了这大半晌，心上越发不快活，肚里骂了许多无耻的老奴才。于是两人对坐，酒菜齐行，烹调的色色精美，有许多认不出的食物。席间又请教救世蕃之法，徐阶初时说些不疼不痒的话，怎当得严嵩苦苦相逼，只得应承在明帝前挽回，严嵩方才心喜，出席顿首叩谢。在严嵩的意见，也不望徐阶帮助，只求他不掇弄就罢了。今见许了挽回，便叫过众妇女尽跪在徐阶面前，以家口相托，说了多少年老无倚、凄凉可怜的话。又请徐阶于众妇人中拣选五六个服侍之人，倘邀垂爱，今晚即用轿送去。徐阶辞之至再。严嵩又让之至再，鬼弄到定更时候，见徐阶决意一个不要，方放徐阶回家。又亲自送到轿前，看的坐了才歇。

次日，陆炳同三法司会审，止将阎年、罗龙文各夹了一夹棍，拣了几件贪赂的事问在他两个身上，拟发边地充军。严世蕃止失察家人犯赃，罗龙文系与阎年做过付，与世蕃无干涉，也不敢拟他罪名，请旨定夺。凡应龙所参项治元并严鹄扰驿地等事，皆付之一虚。疏入，明帝也有些心疑，将世蕃并其子严鹄发遣雷州，徐俱着发烟瘴地方充军。还是体念严嵩，开恩意见，过了两日，又下特旨，严鹄免其发遣，着留养严嵩左右。

这两道旨意传出，大失天下人心，都说严世蕃等罪大恶极，

怎样止问个发遣，还将严嵩放回。都中将三法司并锦衣卫这几个审官骂的臭烂不堪，为他们徇情定拟，以实为虚，此时惟副都御史黄光升、锦衣卫陆炳愧悔欲死。因此朝中又出了几个报不平的官，连名题参严嵩。明帝将严嵩革职，徐阶补了大学士缺。众人越发高兴起来，又出来几十个打死狗儿，你参一本，我参一本；还有素日在严嵩父子门下做走狗的人，也各具名题参。又将以前参过严嵩父子的诸官，或被害、或革职、或遣发，俱开列名姓，如童汉臣、陈瓛，徐学诗、谢瑜、叶经、王宗茂、赵锦、沈良材、喻时、王萼、何维伯、厉汝进、杨继盛、张翀、董传策、周铁、张经、丁汝夔、王忬、沈炼、吴时来、夏言等，俱请旨开恩：已革者，复职简用；已故者，追封原官；抄没者，赏还财产；现任者，交部议叙。又将严嵩父子门下党恶大小官员开列八十余人：已故者，访旨革除，连夺封典；现任者，请立行斥革。或连名，或独奏，闹了二十余天，通是这些本章，闹的明帝厌恶之至，倒反念严嵩在阁最久，没一天不和他说话儿，一旦逐去，心上甚不快活，不由得迁怒在邹应龙身上。

一日，问徐阶道：“应龙近日做什么？”徐阶道：“应龙在通政司办事。”明帝怒道：“是你教他做通政司么？”徐阶道：“臣何人，敢私授应龙官爵！陛下旨意下二部，朱批现存内阁。”明帝听了，原是自己放的官职，也没有法逐斥应龙。复向徐阶道：“近来朝中诸官，无日不参奏严嵩父子，严嵩朕已斥革，世蕃业经发遣，他们还喋喋不已，意欲将严嵩怎么？嗣后再有人参严嵩父子者，定和邹应龙一同斩首！”诸官听了这道严旨，方大家罢休。

应龙因明帝有徐阶私援通政司之说，仍旧回都察院。既因已

出缺，补授有人，不敢留应龙在衙门内，应龙才弄的两下不着。徐阶闻知，将应龙请去说道：“你的话我前已奏明，你若回避，倒是违旨了。”应龙听了这话，又复到通政司任。京师传为笑谈，俱言已倒了的严嵩，其余宠尚如此利害；一则见参之难，二则见明帝和严嵩也是古今解说不来的缘法。

再说林润自巡按江南后，到处里与民除害，豪强敛迹，大得清正之誉。那日办完公事阅邸抄，见应龙参严世蕃本章，已奉旨将严世蕃等拿送三法司审讯，应龙又升了通政司正卿；不觉狂喜道：“有志者事竟成也！”过些时，知将世蕃等遣发边郡；又过些时，知将严嵩革职，虽然快活，到底心上以为未足。一日，在松江地方风闻严世蕃、阎年等，或在扬州，或在南京，日夜叫梨园子弟唱戏，复率领许多美姬游览山水，兼交接仕宦，藉地方官威势凌虐商民，并不赴配所。林润得了这个信儿，即从松江连夜赶回扬州，便接了三百余张呈词，告严世蕃并他家人严冬，率皆霸占田产、抢夺妇女等事。林润大怒道：“世蕃等不赴配所，已是违旨，复敢在我巡历地方生事不法！真是我不寻他，他反来寻我。”于是连夜做了参本，上写道：

巡按江南等处地方监察御史臣林润一本。为贼臣违旨横行，据实参奏事：窃严嵩同子世蕃，紊乱国政，数年来颐指公卿，奴视将帅，筐篚苞苴，辐辏山积。忠直之士被其陷害者约五十余人，种种恶迹，俱邀圣鉴。严嵩罢归田里，世蕃等各遣发极边。诿意世蕃等不赴配所，率党羽阎年、严冬、罗龙文、牛信等，在南京、扬州二地，广治府第，日役众至四千余人。且复乘轩衣蟒，携姬妾并梨园子弟行过通衢，每过夜出，灯火之光照耀二十余里。更复招纳四方亡命，以故

江洋大盗多栖身宇下，致今各府县案情难结。仍敢同罗龙文诽谤时政，不臣已极。其霸民田产、夺民妻女，尚其罪之小者也。臣巡历所至，收士庶控伊等呈词已三百余纸，率皆藐法串奸，干犯忌讳等事。似此违旨横行之徒，断难一刻姑容，请旨即行正法，并抄没其家私，天下幸甚。谨奏。

这本到了通政司，邹应龙看后大喜，知林润是徐阶门生，随即袖了到徐阶家中，直等至灯后方回。应龙见后，将林润参本取出，着徐阶看视。徐阶看完，问应龙道：“老长兄以为何如？”应龙道：“此本情节多得颇重，严嵩父子必无生理。”徐阶摇头笑道：“复行拿问必矣，死犹未也。候世蕃到日，我自有道理。”应龙别了回来，将此本连夜挂号，次早送入。

午间有旨，着林润知会本地文武，将严世蕃等即行严拿，毋得走脱一人，星速解交刑部。并将江南所有财产籍没入官，家属无论老幼，俱行监禁。再行文江西袁州并各属州县，查其有无寄顿，不得丝毫徇隐，致干同罪。此旨一下，中外称快。只二十来天，即将世蕃等并从恶不法之徒二百余人，陆续解交刑部。又于扬州、南京并严嵩原籍三处抄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千万余两，珍玉珠玩又值数百万两。抄得阎年、罗龙文亦各二十余万、十数万不等，田产尚不在算内，闻者无不吐舌。

明帝看了严嵩家私情册，并三处总数，大为惊异，立即传旨于江西抚臣，将严鹄在本地正法。到审时，将世蕃等捉出监内，三法司还是旧人，审却不是旧日的审法了。将严世蕃等五刑并用，照林润所奏，事事皆问实。惟诽谤时政并窝藏江洋大盗，世蕃同罗龙文叠夹三四次，死不肯承认。

副都御史黄光升，将世蕃等口供先送徐阶看阅，徐阶道：

“诸公欲严公子死乎，生乎？”光升道：“欲此子死久矣！”徐阶道：“口供内止治第杀众，乘轩衣蟒，并霸产奸淫等事，连诽谤时政一款还没有问在里面，焉能死严公子也？依我意见，将口供内加两条：言世蕃听其羽党彭孔诏以南昌仓地有王气，世蕃霸盖府第居住；又言罗龙文曾差牛信暗传私书于倭寇，约他直捣浙江平湖为内应。加此二条，不但严公子立死，即严嵩亦难逃法网。”光升道：“林巡按原参内没有这些话，世蕃等亦断断不肯承认，奈何？”徐阶笑道：“我也知道原参本内没有这话，难道当审官的就不会除外究出来么？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便硬替他添到口供内，圣上见此二条，必大愤怒，无暇问其有无也。”光升听了，得意之至，拿回原供，与三法司共商后奏不题。

且说世蕃连日受刑，见三法司将他们诸人口供议定，背间笑向阎年、罗龙文道：“我们又可以款段出都门也。家私虽抄，我还有未尽馀财，尚可温饱几世，不愁饿一大富翁。”罗龙文道：“我们口供内只诽谤时政合容隐大盗未成招，馀事俱皆承认，按律问拟，决无生理，怎便说到款段出都门话？”世蕃又笑道：“你们那里晓得，圣上念我父主事最久，得罪人处必多，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既已抄没家私，便要怜我父子栖身糊口无地，早晚定有恩旨，连充发也要免的。你只管放心，断不出我所料。”要知严世蕃相貌极其不堪，按《明史》传文所载，是个肥体眇一目的人，他却包藏着一肚子才情。凡普天下大小各缺，其地出产何物，某衙门一年有多少进益，虽典史巡检闸坝微员，缺之美恶，皆明如指掌。明帝常写出隐语，人皆不解，他一看便了然，即知明帝欲行何事。诏书青词，皆他替严嵩所拟。严嵩事事迎合上意，皆此子所教。后来世蕃做到工部侍郎，又兼尚宝司事。位既尊了，便

日事淫乐，无暇替严嵩谋画，因此年来严嵩屡次失宠。正是成全乃父也是他，败坏乃父也是他。他今日说款段出都门话，实是有八九分拿稳，并不是安顿阎年等之心。后来有人替他打听，说将口供内加了前两条，世蕃放声大哭，龙文等再三问他，他也不说所哭原故，只言“死矣”两字而已。是世蕃最能揣度明帝之心，偏遇着徐阶揣度也不在他下，他两人做了对头，世蕃从何处活起！

三法司将世蕃、罗龙文、牛信定了为首谋逆，凌迟处死；彭孔诏、阎年、严鸿、严冬为从，立斩。余党或问拟斩绞监候，或军徒遣发，轻重不等。明帝果然大怒，传旨将世蕃、严鸿、罗龙文、阎年、牛信、彭孔诏、严冬七人，无分首从，皆立即斩决。又敕下江西文武大员，不许放严嵩出境。天下人闻之，无不大悦。

这时严嵩无可栖止，日在租茆房内居住。起先还有几个家人侍妾相伴，到后来没得吃用，侍妾便跟上家人逃散去了，止留严嵩一个，老无依靠。每饥到极处，即入城在各铺户各士庶家要些吃食，还自称为太师爷，大要与他的也不过是十分之二三。更有可怜处，人若问他何以到这步田地？他只是摇头，却倒说不出“冤枉”二字、并被人陷害的话来。还有那些嘴头刻薄人，拿点酒食东西，满嘴里叫他太师爷，和他谈心，偏说他儿孙长短话；说的他苦痛起来，到落泪时，便劝他自尽。严嵩未尝不以自尽为是，只是他心里还想着明帝一时可怜他，赏他养老的富贵，因此自己就多受些时罪了。

次后，朝中追踪严党，内外坏了许多官。本地文武听的风声利害，于大街小巷各贴告示：“有人和严嵩私语，周济一衣一食者，定照违旨拿究。”谁还敢惹这是非？可怜严嵩位至太师，享

人间极富极贵四十余年，虽保全了个首领，却叫五脏神大受屈抑，就是这样硬饿死了。死后连个棺材没有，地方和保甲用席一领，卷埋入土，落了这样个回首。可见贪贿作恶，害人何益！这都是外而邹应龙、徐阶、林润，内而袁太监、蓝道行、乔承泽，才成就了他父子祖孙、一家男妇结果。

后来应龙仕至尚书。林润禀明林岱，上本归宗，也仕至尚书。林岱念桂芳年老，亦且相待恩厚，止上本移封本生父母，将长子、第三子俱归继本生父母，以承宗祧，留第二子接续桂芳一脉。朱文炜夫妇俱富贵白头到老。这固是诸贤命运应然，亦皆赖冷于冰成全之力也。这几家互结婚姻，而冷逢春更是富贵绵远。正是：

一人参倒众人参，参得严嵩家业干。

目睹子孙皆正法，衰年饿死祖茔前。

第七十三回 守仙炉六友烧丹药 入幻境四子走傍门

词曰：

宝鼎烟浓天宇晴，一扇助丹成。无端镜里发光明，此境最怡情。

且疑且信且游行，幸今朝，道岸同登。声声呼唤莫消停，携手入蓬瀛。

右调《月中行》

且说冷于冰在福建九功山朱崖洞运用内功，修养了整三十个年头。正届万历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早间将袁不邪叫来，吩咐道：“你此刻可到泰山琼岩洞说与温如玉，将洞门封锁，带超尘、逐电二鬼限明日午时到我洞中。再依次到虎牙山骊珠洞传知锦屏、翠黛娣妹二人，并玉屋洞连城璧、金不换，通限明日午时至洞，不得有误。”不邪领命去了。到本夜四鼓时分，不邪回来覆命。

至次日辰牌时候，温如玉带二鬼早到，不敢擅入。于冰已知，令不邪领他进见。不邪将如玉和二鬼唤入，见于冰端坐在凝霞殿石床上。如玉拜了四大拜，叩首请候毕，同不邪分立两傍。次后二鬼叩头。于冰俱慰劳了几句，着二鬼在洞门外，等候众弟子到时通报，二鬼去讫。于冰将如玉上下一看，笑说道：“你面目上也竟有三四分道气，固藉口诀之力，到底有仙骨者迥异凡夫，将来可望有成。”又问了些内功话，如玉自叙三十年来造就，于冰

点头道好。

少刻，超尘禀道：“骊珠洞二女弟子到。”于冰道：“着他们入来。”须臾，锦屏、翠黛二女士叩拜床下。如玉从未见过，竟不知是何人。只见一中年妇人，年约三十许，生得修眉凤目，风韵多姿；又见一少年妇人，年纪不过二十上下，面庞儿更是俏丽绝伦，视之足令人动惊鸿游龙之慕。如玉心里说道：“此广寒瑶池之绝色也！”又想起当日的金钟儿，与此女比较，真同粪土矣。再看二妇人衣服，俱是道姑装束，丝绦宝剑，玉佩霞裳，云鬓上飘拂珠冠，香裙下款蹙凤履。又见二妇人唇朱唇，露皓齿，啾啾莺声，说道：“锦屏、翠黛叩谒，愿吾师万寿无疆！”于冰将二女士上下一看，道：“好！你们将原形脱尽，已成不磨人形，我可以对汝父雪山矣。”二女士起来，于冰也问了些内功话，指着如玉道：“此温如玉也，与你们系同门弟兄，可各以礼见。”二女士向如玉一福，如玉作揖相见。二女士见如玉儒冠布服，看年纪不过二十多岁，骨体儿甚是秀雅，眉目间大有风情。锦屏不过一目而已，那翠黛便心里说道：“这人不知几时到吾师教下？我若不是改邪归正，他倒算个可儿！”只见于冰道：“修仙之人与圣贤功夫相表里，‘正心诚意’四字是第一要务，你二人此刻念头与凡夫俗子何异！”如玉、翠黛听了，各内愧之至，一个个正色低头，不敢仰视。于冰瞑目危坐，一句话也不说。

至交午时，逐电禀报：“玉屋洞连城璧、金不换到。”于冰吩咐入来。二人叩拜床下，拜毕，城璧道：“别吾师三十载，道德一无进益，惟此心想念吾师。”于冰道：“你想念我，便是你道念不坚处。”着二人起来，与同门见礼，大家各侍立两傍。二女士又心里鬼念道：“这长须大汉是连城璧，曾到过我们洞来；那瘦

小道人却未见过，想就是金不换了。”

于冰先将城璧一看，见面上大有道气，心下大悦，笑问道：“你龙虎降了么？”城璧道：“龙虎何敢言降！觉得三十年来气行正路，较前调顺些。”于冰又道：“姹女可嫁过黄公么？”城璧道：“也觉得配合矣！但近年来丹田中忽起忽伏，似隐似现，常若有一物在内，无如冷热不一，虚实莫定，弟子甚为惶惑，正要请问师尊，指示得失。”于冰笑道：“好！足徵你修炼真诚。汝言冷热虚实莫定、起伏隐现不一，此正结胎时也。胎一成，则四体百骸气随欲所至，如珠滚荷盘，如烟含柳缕，无不可到之处也。”

语讫，又将不换细看，见他造就和如玉不相上下，也问了几句内功话。复将男女弟子普行一看，惟袁不邪面若寒玉，体若疏松，二目光耀如电，炼就自然人形，早将皮毛脱尽，知他内丹已成八九，不但连城璧等远不能及，即骊珠洞二女亦不及世。一畜类修炼至此，可见仙道原不限人，均系人自限耳。这个猿子将来欲做天仙，还须年岁，而此时已入神仙列矣。看罢，不禁点头再三。城璧道：“师尊点头何意？”于冰道：“吾细看众弟子修为身分，无一如袁不邪者。使人人皆能似他，也不枉我度脱你们一番。”城璧道：“骊珠姊妹与不邪何如？”于冰道：“他三人修炼年岁各不差上下，内丹锻炼欠不邪十分之三。至于心地纯一，锦屏欠其二，翠黛欠其四。你用心纯一倒也不在袁不邪下，而年岁甚浅。若温如玉、金不换则不足与之较论矣。”

又道：“你们今日同门相会，我与你们排定次序。列吾门者，不得目无长幼。”众弟子各鞠躬道：“愿闻吾师法旨。”于冰道：“万物之中人为贵，连城璧理合为大弟子，奈功行甚浅；今着袁不邪为大弟子，城璧为二，锦屏为三，翠黛第四。因你二人修炼

已久，故如此分派。但你妹妹在洞中有公主之称，岂修道人所宜。况汝父非王非帝，这‘公主’二字从何处叫来！这还是外教妖魔名号，有志天仙神仙者如此耶？从今后，或自称女道士或女羽师，或称某山某洞锦屏、翠黛氏皆可也。”二妇满面羞愧，道：“今叨明谕，始知前非。”于冰又道：“金不换在第五，温如玉第六。以后照此次序，师弟兄妹相呼。”众弟子俱齐声应道：“谨遵法旨。”

于冰向不邪道：“温如玉已修道三十年，仍穿儒服，非玄门气象。中层洞内有莫月鼎真人留下道衣道冠、丝绦草履数件，你可领他去穿戴见我。”须臾，如玉穿戴停妥，到前殿叩谢。于冰道：“看你这仪表，倒也象个仙人；只是世情尚深，道心未定，须坚守志气，勇猛向前，方不负我提携。”如玉顿首道：“弟子承师等教训，敢不革面革心！”于冰道：“如此便好。”又将超尘、逐电叫来，吩咐道：“你两个封闭洞门，在洞内轮留看守，不得怠忽。”二鬼领命。说罢，下床向众弟子道：“你们都随我来。”

众弟子跟随到后洞。见万山环绕，中间有一大峰，高可参天，直同斧削，和一支笔管相似。于冰道：“此名文笔峰，高出众山之上。”说着将双足一顿，早飞上山顶，袁不邪也是如此。众男女或驾云借遁，次序俱到峰顶。见此峰在下面看着与一枝笔管相似，即到上面，甚是宽平，竟有二三亩大小。俯视众山，流青积翠，无异儿孙。又见南面立着一座丹炉，高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气，色若淡金，四面有八十一个孔窍，按九九归一之数。炉顶上列二十八宿分野，炉座下排惊、伤、景、杜八卦诸门，门内又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之道，循环通气，四面接风。丹炉前立一绝大木架，架上悬大镜一圆，估计周围有一丈五尺大小，光如日月、色若秋霜，泳泳溶溶，夺睛耀目，视之若身临沧海，

有汪洋千顷之势。北面并列着六座丹炉，形式与南面丹炉一般，只是大小不一。六座丹炉各相去一丈远近，也不知是几时摆列在上面的。

于冰向众弟子道：“吾于数十年前，既着不邪于四海五岳八极九州采取药料，贮放玉屋洞中，月前始从内丹房取来，城璧等不知也。其药草木配合，金石并用，内有极难得物，皆大弟子奔走勤劳，始获凑足七炉使用。”随即指着南面大丹炉道：“此绝阴丹也。天有三十六丈罡气，仙家若有一线阴气未尽，逢此罡气即行羽化。汝辈虽云来雾去，离此罡气尚有几千百万丈远。我今内丹虽成，亦不过游行气下，相去数丈可耳，未敢犯其锋也。若汝辈，于十丈内外，早化之矣。此丹一成，可使阴气尽净，统归纯阳。虽有万丈罡气，吾复何惧？此丹炉吾自守之。”

又指北面第一座丹炉道：“此反魂丹也。昔太上老君出函关，点二十年已死枯骨复归生路，真可夺天地造化生物之功。大弟子不邪可以守之。”不邪听了，即立在第一座丹炉下。

于冰又指着第二座丹炉道：“此易骨丹炉也。人有一出母胎即具仙骨者，如外传记载汉之钟离权，唐之李林甫是也。此亦前世修为，非关造物私厚。其人有成无成，在乎本人自勉。不过较凡夫修炼省三四分功耳。汝六人中，惟温如玉有之，他又不肯纯一精进。昔吾师在西湖初遇，因我无仙骨，恐修炼费力，令吾食死虾蟆一个，即此炉内物也。此丹一成，汝等皆可走捷径矣，足抵三十余年呼吸功夫，非同等闲。二弟子城璧道力尚浅，锦屏坚持道念，可以守之。”锦屏即立在第二座丹炉下。

又指着第三座丹炉道：“此固形丹世。汝辈带皮毛者三人，今借吾口诀，虽将皮毛脱尽，炼就人形，然欺人则可，难会三界诸

仙神圣、朝拜上帝。此丹一成，则终始如一，永成大罗仙体，任他普天列宿，山海群真，谁能辨出你们根底！翠黛可坚持道心守之，不但与你姐妹大有益，即于袁不邪亦大有益也。慎之勉之，毋负吾言！”翠黛即站在第三座丹炉下。

又指着第四座丹炉道：“此隐身易形丹炉也。此丹一成，可隐身使仙凡不见，兼可易己形作人形，此修道人游戏三昧之一物也。二弟子城璧守之。”城璧立在第四座丹炉下。

又指第五座丹炉道：“此请魔丹炉也。此丹若出，可分千粒，则丁甲并日夜游神皆可立降，驱逐群邪，可代书符诵咒之劳。亦汝辈积功累行，救济众生之一助。金不换守之。”不换即立在第五座丹炉下。

又指第六座丹炉道：“此辟谷丹炉也。此丹一成，服之可千日不饥，免二便走泄元气，实深山修道人不可少之物。温如玉守之，切记坚持初志，毋为情欲所夺。七座丹炉前曾说过，聚山海之至宝，合万国之珍奇，非一朝一夕容易得来。今令汝等各守一炉，一则验汝等操守，二则补诸弟子所不足，其丹之成败，总在汝等一心。一心正，则百邪远去；一心不正，则百感丛生。丹之成就，都无定日，有日期虽足而丹未成，亦有日期不足而丹即成者。我这丹炉，即岛洞诸仙，得此术者十无一二，系《天罡总枢》内秘方。汝等果能心诚功到，何难立办！至于邪魔外道、妖神野仙见汝等丹成，或力夺，或盗取，吾自有法制之，无关汝等道力深浅。”

说罢，从怀内取出一水晶小碟，周围约三寸大小，向空一掷，比峰头高起有七丈余，须臾化为数亩大小，光辉皎洁，恍若在冰壶境界。于冰道：“有此物一罩，则日不能透，雨不能漏矣。”众

弟子亦不敢究问，不知为何宝，由三寸便至于数亩大也。又从袖中取出茶杯大小扇子七把，形式极圆，分授六人，自己留了一把，说道：“此扇虽小，煽之能使烈焰冲天。”言讫，回身坐在南面大丹炉下。

众弟子见于冰坐了，一个个各守自己丹炉，在北面一带坐下。看那丹炉，并无半点火星在内，大家狐疑道：“这扇子要他何用？”锦屏和不邪最近，低声问道：“大师兄，我们就煽罢！”不邪道：“少刻师尊发火，火起时再煽。”话未毕，只见于冰用右手向地下一指，就地下响一个霹雳，将城壁等吓的惊心动魄，骊珠洞姊妹更是害怕，惟袁不邪神色自如。迅雷过处，各炉内烟火齐发。众弟子煽之，烈焰飞腾，直透晶碟，冲入霄汉之内。于冰高声说道：“汝等用力不可太猛，须昼夜留心火色强弱，用文武扇煽之方妥。”众弟子听了，又各缓缓加功。

至第三日日色将出时，先是温如玉看见那一圆大镜子，陡发奇光，光内渐次现出五色云霞，青红蓝绿，照映的山谷变色，连冷于冰也不见了，始低声叫不換道：“五师兄，你可看见么？”不換道：“我早看见了。”两人正说着，又听得翠黛和城壁也议论镜子的话。又听的城壁道：“我们只看丹炉煽火，任凭他奇形万状……”话未完，猛见那五色云霞立即散尽，现出许多的楼台山水、花木禽兽来，与人世繁绝大不相同。但见：

地上有山，山则峩郁盘纡，崑崇隆，初岩嶙而联鑣，忽豁尔而中分。山上有树，材则检松栌枿、椈柏柎柞，布绿叶之茸茸，数华蕊之蓑蓑。树傍有水，水则堤塍相辘，沟浍派连，潜龙伏螭宿其险穴，巨鳞驳虾游其狂澜。水中有楼阁，楼阁则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裁金壁以饰瑯，雕玉璚以居楹。

楼阁中有珍玩，珍玩则商彝夏鼎，和璧隋珠，此含英而流耀，彼积翠而华瞩，楼阁外有花木，花木则樱橙梅橘，兰蕙薇苕，既缤纷而组绮，复含芬以吐芳。其花木边有石桥，石桥则雕龙镌虎，白柱朱栏，美人泛舟于碧波之曲，仙侣垂钓于清冷之渊。其古桥畔有原野，原野则菽麦黍稷，桑漆麻苎，士食旧德之名氏，衣服先畴之吠亩。其原野中有禽兽，禽兽则青鸾白虎，威凤祥麟，美奔腾之如电，睹飞翮之凌云。此境也，虽蓬莱其难伦，岂瀛岛之能拟。见者自应心惊，憩者定嗟观止。宜炳烛以夜游，毕岁月为一日。

众人看了半晌，起先见那山水楼台花木等物，还在镜中，此刻连镜子也没了，都一一排列在目前。再细看于冰，竟不知归于何地。如玉忍不住，高叫道：“袁大师兄，你可看见么？”叫了四五声，袁不邪挥扇如故，和没听见的一般。如玉见不理他，又叫连城璧道：“二师兄，你可看见么？”城璧道：“我看见了，真是怪异之至！”如玉道：“你可看见师尊入这地方去没有？”城璧道：“我没见入去。”如玉道：“我看见入去了。此是前代已成仙师怜念我们修道心诚，现此仙境度脱我们。我们苦修三四十年，今日该超凡入圣，何不去那楼阁山水中瞻仰瞻仰？这样好机会是失不得的，那一位同我去走走？”金不换道：“我和你去。若有好意思，再邀众位道友。”说着，两人俱各站起，离了丹炉，一步步走入去，站在一大牌楼台阶上，指手画脚，象个快乐至极的光景。

翠黛看的明白，向锦屏道：“我们修道一千五六百年，安可将仙境倒让他两个后学先得！我与你可同去一游。”锦屏道：“此即我等道中之魔，躲他尚恐不及，怎样还要寻了去？”翠黛笑道：“姐姐好腐板！只管同我去来，包有好处！”锦屏道：“你听我说，

可静守丹炉，莫负师尊所托。”翠黛道：“你决意不去？”锦屏不答。翠黛又笑道：“大师兄、二师兄，你们去不去？若不去，我就有偏了。”城璧问不邪道：“大师兄肯同去么？”不邪两只眼半睁半闭，一言不发。城璧又问了两声，也不好再问了。又听得翠黛道：“你们不看么，他两个还在廊楼前等着哩！我去了。”说着又走。城璧忍耐不住，说道：“我同你走遭。”城璧离了丹炉，和翠黛同行，只见银屏高声说道：“师尊何等相嘱，我们所司何事，是断断去不得！”城璧听了，又要回来，寒黛道：“二师兄好没主见，也不象个丈夫做事！我姐姐素性有些迂腐，袁师兄又是个古板人，你不看他连话都懒说。要去就去，何必看他两个！这好半晌不见师尊，十有八九是先去了。”城璧又见不换还在那里点手儿，遂同翠黛走了入去。正是：

山山水水镜中看，海市蜃楼境一般。

撇却丹炉随喜去，从兹同上钓鱼竿。

第七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温如玉失散遇苗秃

词曰：

仙境游来心倍疑，蓦然间，见伊师。登时一杖丧沟溪，
若个识实虚！大风陡起各分离，温如玉，回故居。又得
与苗秃相遇，嚷闹金钟儿。

右调《望江东》

话说城璧和翠黛两人走入里面，才知那楼台山水尚远，只有一座大牌坊甚近。又见如玉、不换在那里笑面相呼。两人走至牌坊下，见牌楼上有五个蓝字，每字有三尺大小，上写着“你们来了么”。城璧道：“怎样这样一座堆金砌粉的牌坊，写这样一句俗恶不堪的话在上面？”翠黛笑道：“我不怕得罪二师兄，真是个颖悟短浅的人，连这五个字也体会不来。”城璧道：“你与我说。”翠黛道：“此地即是蓬莱仙境，肉骨凡夫焉能到此！说个‘你们来了么’，是深喜深爱之词，也是望后学同登道岸之意。”城璧点头道：“也还讲的是。”说着二人上了台阶，与不换等到一处。如玉道：“你们好迟慢呀！不是等这半晌，我两个早到楼台中游玩多时了。”不换道：“他两个不来么？”于是四人下了台阶，向那楼阁中行去。

约行了三里多地面，方到那楼阁处。只见贝阙琼宫，参差错落，处处皆雕楹绣户，玉砌金装，里面层层叠叠，也不知有多少门户。他四人说说笑笑，游洞房，绕回栏，渡小桥，行曲径，或

对花嗅蕊，或临池观鱼。又有那禽声鸟语，娇啼在绿树枝头，大是怡情悦耳，快目适观。四人看赏了半晌，不换道：“怎么这样大一处好境界，连个人影儿不见？”如玉道：“此地如何是凡夫轻易到的。”不换道：“凡夫原不能到，神仙也该有个跑出来，难道修盖下都着白放在这里？”城璧听了，大叫道：“不好了，我们去的不是地方了！此地非海市蜃楼，即妖怪窟宅。适才五师弟所言甚是有理，我们快寻原路回去罢！”翠黛道：“果然一人不见，我也有些心疑。”如玉道：“我们十分中连二三分还未走完，便这样动疑心说破话，世上那有妖魔住这样天宫般屋宇？我们好容易遇此，到底要看个心满意足为是。”城璧道：“我越看越非佳境。要听我说，回去为是。”翠黛道：“二师兄话极是，大家快回去罢。”如玉道：“你们这样情性无常，岂是修行人举动！”不换笑道：“你不必嫌怨，我们三人回去，你任意游行罢了，着急怎的！”

城璧折转身回走，无奈千门万户，连东西南北都辨不出，那里寻原来的道路？此时如玉才有些着急。四个人和去了头的瞎螭一样，乱闯乱碰，统来绕去，总无出路。城璧道：“象这样走，一万年也不中用！不如驾云走罢。”四人同站在一处，城璧念念有词，少刻烟雾缠身，喝声“起！”四人起在空中。

约走了数里，拨云下视，那楼台亭榭已无踪影，早在千山万壑之上。城璧道：“九功山我系初到，下面这山倒有几分相似。”翠黛道：“我也辨不出。想来还是九功山，倒只怕离洞远了。且落下云头辨别方向，好找寻朱崖洞道路。”城璧将云头一挫，落在山顶上，各举目在周围审视。止见山环峰绕，树木青郁，瀑布流泉，盈眸震耳，那里有个九功山的影像？城璧顿首道：“一时少了主见，致令如此，到只怕丹炉内火也冷了。”翠黛笑道：“怕

丹炉内的火冷，倒还说的是；至于九功山，你我四个人再寻找不着，这普天下万国九州的山也一处去不得了！”

正言间，猛见冷于冰从一山岔内披发跑来，手中倒提宝剑，于山脚下经过。城壁等各大惊道：“这不是师尊么，如何狼狈至此？”四人一边高叫，一边往山下急走。于冰回头看见四人，说道：“你们原来在此。我不好了，只因与你们烧炼七炉丹药，火气冲天，被元始天尊察知，说我未行稟命，擅敢私立丹炉，盗窃天地造化之权。老君也知道了，察出雪山真人偷了《天罡总枢》送我。二罪俱发，遣瀛岛三仙率领雷部诸神诛我。我急欲到老君、元始前请罪，又被三仙阻隔，不容我去。我情急畏死，只得与伊等大战，被一仙偷用宝物将吾道冠打落，幸未伤生。我今欲奔赤霞山，寻吾师转恳师祖东华帝君设法解救。”不换道：“既如此，还不驾云速行，步行路到几时？”于冰道：“我适才是驾土遁逃脱，且寻个地方暂避。被他们看见，吾命休矣！”说罢，向正西飞跑。城壁大叫道：“师尊慢行，等我四人同去，要死死在一处！”说着，四人一齐往山下直跑。

只见西北山谷内来一骑白獬豸道人，蓝面紫须，身高丈许，戴束发金冠，穿大红八卦袍，手提铜杖，大叱道：“冷于冰那里走！”语未毕，又见东北山谷内来了两个道人：一骑花斑豹，面若猪肝，虬须倒立，戴烈焰冠穿，白锦袍，手使钢鞭二条；一骑五色狻猊，面同赭血，二目大如棋子，赤发海口，身穿百花皂袍，手挽飞刀二口，从后赶来，将于冰围住厮杀。又见正东上乌云四起，迅雷大震，渐次到来。

四人跑到山底，翠黛向城壁道：“他两个不中用，我和师兄救师尊去！”急向腰间将双股剑拔出，递与城壁一把，自己提了

一把，二人如飞的赶去。城璧跑的快，早到战场，见于冰架隔不住三仙兵器，正在危急，大吼一声，提剑向骑白獬豸的砍去。那道人用杖将剑隔过，随手一指，城璧便头重脚轻倒在地上，耳中听得一人说道：“他为救师情切，尚系义举，不可伤他的性命。”翠黛鞋弓袜小，一时跑不到，远见城璧倒地，惟恐有失，先从囊中取一物，名混元石，向骑白獬豸道人面上打去。早被那骑五色狻猊道人看见，大笑道：“米粒之珠也现光华。”把袍袖一扬，那石钻入袖内去了。翠黛见道人收去宝物，甚是气恼，又想着自己是个妇人，难与他们步战，急向囊中又取宝物，不防那骑狻猊道人一飞锤打来，正中肩上，倒于地下。

再说不换见城璧、翠黛俱跑去，向如玉道：“你我受师尊四十余年教益，武艺虽没有，命却有一个，可同去救应。”如玉道：“师兄或能御敌，我真是无用！”不换道：“此生死相关之际，各从所愿罢了。”连忙扳下大树条一枝，也飞行跑去。如玉见不换去了，心里说道：“我若不去，对不过众师兄，也须索跟去才是。”也折了条小树枝，刚跑了数步，见城璧、翠黛两人先后俱倒，也看不出是甚么原故，便不敢前进。

再说金不换提了树枝跑去，见城璧、翠黛俱倒，他飞忙到战场上接救。猛见于冰被那骑白獬豸的道人一铜杖打中顶门，只打的脑浆进出，血溅襟袍。不换大叫了一声，几乎气死，跑至道人面前，举树枝狠命打击。道人将树枝接在手内，随手一拉，不换便爬倒在地下。那三道人见于冰已死，各驾风云去了。

城璧被那道人一指，昏迷了一会，睁眼看时，见三道人已去了；又见于冰死在山溪，跑向前抱住尸骸，放声大号。不换爬起，也跑来痛哭。少刻，如玉扶着翠黛，也到于冰尸前，各哭不已。

忽见城壁跳起，大声说道：“相随四十余年，谁想如此结局，要这性命何用！”急急将剑抬起，向项下一抹，早被不换从背后死命的扳住右臂，如玉抱住剑柄，一齐劝道：“这是怎么！”翠黛挨着疼痛把剑夺去，插在鞘内。城壁又复大跳大哭起来。哭了好半晌，大家方拂拭泪痕，各坐在于冰尸前。翠黛从身边取出一丸药来，用口嚼碎，在肩背上擦抹，须臾，伤消痛止。

不换道：“此地非停放师尊之所，如何是好？”如玉用手指向西北道：“那边山崖下有石堂一间，可以移去暂停，再做理会。”不换道：“待我来。”他便将于冰尸骸背起，众人扶掖着，同到石堂内，将于冰放在石堂正面，又各痛哭起来。猛见翠黛说道：“众道兄且莫哭，我想师尊有通天彻地的手段，岂一铜杖便能打死！纵有三仙围住，他岂无挪移变化之法，一味家拚命死战，必无是理。且今日有此危难，袁大师兄、我姐姐都不随来，我越思越不象。倒只怕是师尊因我们不守丹炉，用幻术顽闹我们，亦未敢定。这个尸骸还不知是什么物件点化的。”城壁听了，止住啼哭，道：“师妹之言大有见解。当年如玉师弟做过一梦，鬼混了三十余年，醒后只是半日功夫。”说罢，看着于冰尸骸点头道：“你老人家宁可顽闹我们罢！”如玉道：“以我看来，师尊总是死了。”城壁道：“老弟有何确见？”如玉道：“适才三仙皆相貌凶恶，骑乘怪异。况又是元始、老君所差，必系本领高过师尊数倍，他那铜杖和山岳一般，师尊的头虽说是修炼出来的，亦难与山岳为敌，着一下岂有不损破之理！方才师尊交战，我们那一个没有到阵前，袁大师兄和锦屏师姐也断不是袖手旁观之人。众位想师尊尚且死在三仙之手，他两个还想活么？”不换道：“这话不象。若他两个死了，适才师尊在山脚下怎么没说起？”如玉道：“凡说话，

要看时候；彼时师尊披发逃命，三仙在前，雷部在后，他那有功夫顾得说。依我愚见，二师兄可用搬运法弄口棺木来，将师尊盛敛。我们或聚或散，再行定归。”翠黛道：“这聚散话你休出口！依我看来，可用法篆将石堂封了，大家回去找寻朱崖洞。只到那边，真假便可立辨。”城璧道：“师妹所言极是有理，可一同去来。”翠黛拔剑用符咒封了石堂，四人又同站在一处，驾云起在空中。

将云停住四下观看，城璧用手指道：“东南上隐隐有座山峰，极其高耸，或者是我们烧丹的地方亦未敢定，且先到那边去来。”四人催云急赴，陡然半空中起一阵怪风，真好利害，将四人刮的和轻尘柳絮一般，早你东我西，飘零四散。

且说温如玉被那阵大风刮的站不住云头，飘飘荡荡落将下去。睁眼看时，风也没了，面前却有一座城池，相离不过二三里，看那规模形势，和泰安州差不多。心中想道：“世上只有个罪人递解原籍，那有个被风就刮回原籍的道理！”又想道：“既已到此，是与不是，且入城一看便知端的。”一步步走向前去，听那来往人口音，也都是泰安乡语。随即走入东关看去，不是泰安州是那个地方。

正在惊异之际，猛听得背后有人叫道：“温大爷，温大爷！”如玉回头一看，却不是别人，是苗三秃厮，穿的衣服倒比先时整齐几倍。只见他一边举手，一边笑说道：“许久不见，怎么又道装打扮了？”如玉心里说道：“我出家已三十年，怎么这秃小厮还在，且面貌一点不老，还是昔日的眉眼。”也举手道：“这城可是泰安城么？”苗秃厮将嘴一丢，笑道：“奇话来了，你道装打扮已是出我意外，怎么京都去了几天，便连故乡都认不得了！”如玉道：“我出家三十余年，一时就辨不清楚。”苗秃将两手掩了双耳，

又将舌头一伸，大笑道：“呵呀呀！一两月不见，怎么都说的是鬼话？”如玉道：“怎么我倒是鬼话！”苗秃道：“你是今年二月起身上京，我那时还在试马坡未回。及至回到城内，去尊府看望，不意房子另换了主人，说你和张华上京去了。”说罢，又屈着指头算计道：“你家张华是本月初三日回来的，今日二十九日，才二十七天。你不过比张华后来了二十七天，怎么就鬼气妖风到这步田地！难道这京城地方王化，变化人是这样速快么？你去了两月就变成道士；将来我若到京城里，不消说，定变成和尚了。”如玉口里不答，心中作念道：“我出了三十年家，怎么止是两月？难道又是冷师尊要我么？如今冷师尊已死了，还要我何益？”

苗秃道：“怎么你不言语了？想是你近日有些疾症么？”如玉道：“张华如今在那里？”苗秃道：“现在本城城隍庙街居住，我前日还见他在街上买东西。”如玉道：“他回家来说了我些甚么？”苗秃道：“他说你到个御史朱家住了两天，又被个冷道士将你勾去。他再三苦劝你不回，他才回来。那小厮倒颇有点良心，提起你来便雨泪千行。你今日穿了道服，想是又受了冷道士点毒了。”如玉道：“我在泰山琼岩洞与超尘、逐电二鬼修炼了整三十年，受尽无限艰苦，皆记得清清白白，据你说，张华才到了二十七天；我这三十年止是二十七天么？”苗秃道：“你方才说和什么鬼怪在洞内修炼？”如玉道：“我和超尘、逐电在琼岩洞修炼。”苗秃道：“兄弟呀，你不好了！怪道来来回回都说的是鬼话！原来是和两个鬼混了二十多天，把一日就算做一年。我且问你，你上京时我三十三岁，再加三十年我就是六十三岁了，你看我象个六十三岁的人不象？世上六十三岁的人有我这样白嫩面孔没有？我看你面色上有些阴气，本城王阴阳遣的好邪，讨他一道符水吃才好。”如

玉笑道：“我一个云来雾去的人，还肯讨王阴阳符水吃！”苗秃又将舌头一伸，道：“来了，来了，越发来了！”如玉道：“你当我没这本领么？”苗秃道：“你此刻驾个云我看看！”如玉道：“此刻人来人往，如何驾得！”

苗秃道：“罢！你今后少要乱谈，弄到妖言惑众不是顽的！但是我有许多要紧话要和你讲，你又成了个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人。我还没有问你，你此刻想是要入城到尊府去么？”如玉道：“我适才是被风刮到此处，不过问这是什么地方，我还要回福建九功山去。”苗秃大笑道：“福建离此地方也不过二三里远近，看来还不用着刮大风，你只用刮个小旋风儿就到了。请罢，休要误了你刮风。”说着将手一举，回身就走。如玉道：“你回来，你适才说有关系我的话，可对我说。”苗秃道：“说话事小，我的身命不是要！倘被你一风把我也捎带在福建，我盘费缺短，到那时回不了家乡。我又没有儿子，止留下老婆，我有许多不放心处。请了。”回身又走。

如玉道：“一个朋友，如何至此拒人？”苗秃道：“你既讲‘朋友’二字，我们素日又在厚间，随你怎样鬼我，我须和你实说。你上京后未及半月，韩思敬偷你的银子果然被人转偷，因那转偷人赌钱败露，捕役拿获报官，本州追此银两，止少二三十两。张华替你递了领状，赃银四百五十两现在张华手内。”如玉道：“他领去甚好，我用他不着。”

苗秃道：“你用不着，有个人不知你用他不用？金姐如今做了道姑姑，你又做了道士，你两人可谓不约而同，他在那里盼望你要死哩！”如玉道：“真是胡说！金姐吃官粉身死，通国皆知，怎么又做了道姑？”苗秃道：“他吃官粉你见来没有？”如玉道：

“我虽未见，我却亲自到他坟冢上去过。”苗秃道：“你到他坟上，他还和你说了句把话儿没有？”如玉道：“越发胡说起来，一个人埋在土内，还说什么话？”苗秃道：“你呀，真是可怜！你止知与金姐上坟烧纸，却不知目今满城人都以你为痴。我实和你说罢，自你被韩思敬盗窃后，郑三倒还罢了，那郑三老婆你是知道的，他打算你一文钱没有了，又怕你仍去占住金姐，请萧麻子出了计策，将金姐诱在他妹家住居，却放出声名说金姐吃了官粉。又值他家女厮病故，因此买了一块地，将那女厮假充金姐葬埋里面，绝你的念头。谁想你是个情种，不察虚实，亲去哭奠，倒弄成千古笑谈。后来金姐回家，知你上京去了，便立志守你。郑三到省城勾了两个少年有钱的嫖客，着金姐接待，金姐誓死不从，那嫖客羞愤而去。好金姐呀！这日咬定牙关挨了三百皮鞭，直打的血流满地，道路为之酸鼻。次后又从本城寻了个嫖客，硬将金姐关闭在一间房内。那嫖客百般温存，金姐百般哭骂。那嫖客恼了，把金姐踢了二十来脚。可怜他瘦怯怯的身躯，几乎被那厮将腰踢折。好金姐呀！这晚便上了一吊，被人救活未死。只调养了半月，郑三夫妇又着他接客，金姐不从，又打了三百皮鞭，本日又复上吊。弄的郑三家两口子也无可奈何，打算着人死了不如活着好，才吐了一个钱不要，白送你受用的话。我彼时还要上京找你，只是没有盘费，急的我几乎吐血。后来张华回家，萧麻子又造妖言说你……”便连连举手道：“得罪，得罪，说你死了。好金姐呀！真是青楼烈妇、平康佳媛，一闻你死信，整哭了三日三夜，水米不曾沾牙，将副俊俏面庞儿永绝铅粉，将一双凌波小足穿了素鞋，与一年老道姑做了徒弟，出家在水月庵中。那老道姑又无田产养贍，好金姐，可怜他出身妓女，那里晓得刺绣描鸾？只因他

天性聪明，便会飞针走线。老道姑日日出去招揽生活，他便无夜无明拈弄针指，赚一文钱过一文日月。等闲也有人慕他的清操淑范，寻去见他，他却封门闭户，不准私谒；惟我与萧麻因系旧人，他还一见。好金姐呀！将两只纤纤素手，被针尖儿穿的皮破血流，天天吃谷米饭、咬菜根头。有钱则日食两次，无钱则日食一次，再到极无钱时，便只喝凉水一碗，以度昏朝，过那乞丐不如岁月，总为你这负义郎君。真乃红粉豪杰，巾帼丈夫！你从古今《列女传》上，看女中还有这样个人没有！好金姐呀！”说着噫的一声笑了，问如玉道：“你还见他一面不？”

如玉听了追出四百多银子，倒视同粪土；听了金钟儿这一番话，不由的触动旧情，心里打起稿儿来，道：“我在琼岩洞三十年，难道又和在大樁国三十年一样么？是这样看起来，将琼岩洞勤劳，又做了梦了！冷先生既已死去的人，我不该怨你何苦三番两次要我！”又想：“金钟儿可谓有志有情，今日便是做梦，也乐得梦中再与他一见，诉诉前后离思，我只不和他同宿，于我的道行有何妨碍！”心里正在打算着，苗秃大声道：“怎么，便又不言语了？”如玉道：“我只不信金姐还活着。”苗秃道：“罢了，罢了！我说了半日话，竟是对驴弹琴了。”带着满面怒容将手一举道：“请驾云罢！”撇转头就走。

如玉道：“你站着，我和你商量。”苗秃道：“没有什么商量处。”说着又走。如玉赶了两步，拉住道：“我和你商量，你可能领我去一见么？”苗秃道：“我仔细看你，你竟是感过痰的人，说话颠颠倒倒，察不出是非虚实。若是着你见不了金姐，我何苦费这许多唇舌！只因怜他一片痴心，我又和你是至厚的朋友，才和你说白道黄。你若去看他，他离此不远，只有十步儿便是。”如

玉道：“你领我去来。只是我这样打扮，倒怕他笑话我。”苗秃道：“情人见情人，分外有精神！休说这样打扮，你便满身涂了狗屎，金姐闻了还是香的哩！”说着，两人并肩行走，只转了一道街，已到水月庵门前。正是：

师死师生事未明，一风送至泰安城。

无端巧遇苗朋友，钩起金钟旧日情。

第七十五回 会金钟秘商从良计 遇萧麻拆散旧情缘

词曰：

乍见花娘情如旧，雨泪盈襟袖。叙说那盟约，此际相逢，肯落他人后！好事多磨难成就，欲食萧麻肉！憾他引风波，一日拆离，心若冰寒透。

右调《醉花阴》

话说苗秃领了如玉到水月庵前叫门，早见里边出来个老道站将门开放，却认的是苗秃，说道：“苗三爷来了，做什么？”苗秃将如玉让入，道：“有你徒弟的一个好相知来和他叙阔。”老姑道：“苗三爷，你还不知道？他除却你和萧大爷，他还见过那个！”如玉见话皆相投，忙问道：“令徒可是试马坡金姐么？”老姑道：“是他。”如玉喜道：“烦你道达，说本城温如玉来了。”老姑道：“你是个道人，怎么也认的他？”苗秃道：“你休管这件事，这位温大爷是新才出家的。”老道姑道：“请回罢，他断断不见。”苗秃道：“你这老朋友不知底里，假充在行，我们必定用你传说么！”于是拉了如玉走到内院角门口，高叫道：“金道友，温如玉来了！”只听得里边娇怯怯的声儿问道：“是苗三爷说话么？是那个温大爷来了？”苗秃道：“就是你那要死要活的温大爷，那里还有第二个！”

如玉听得声音是金钟儿，也顾不的等候回话，便大步走了进去。苗秃随后跟来。一掀帘子，彼此一看，都呆了。金钟道：

“我想是做梦么。”如玉扑向前，一把拉住，痛泪直流。金钟儿便将如玉两手捉住，眼泪和决开江河的一样，在粉面上乱滚，哭着便软瘫下来，一溜儿坐在地下，随即头歪眼闭，气隔起来。如玉连忙蹲下将他揽在怀中，一边与他在胸前摸索，一边那泪点点滴滴向金钟儿衣服上直吊。慌的苗秃厮拍手顿足，口里乱嚷：“是痛极了，是痛极了！”又急向如玉耳中说道：“不妨，不妨！”好半晌，金钟儿方回过气来，将头向如玉肘膊上一枕，泪道儿溶溶脉脉，仍是直流不止。苗秃此时也不由的见景伤情，在一旁站着擦抹那没人疼爱的眼泪。

少刻，金钟儿将泪痕止住，着如玉扶他坐在炕上，用手拿住如玉的手儿，问道：“你好青云？”这时如玉和刀剜心胆一般，又是疼爱他，又是可怜他，又说道：“我倒好，只是苦了你了！”说着又泪随言下。苗秃出着五个指头连摆道：“莫哭，莫哭，说话儿罢！”自己拉过把椅子来，也凑拢在一处坐下。如玉拂拭了泪痕，将金钟儿上下一看，见头上挽着一窝蜂发髻，止插着一条白烧石簪儿，身上穿着蓝布女道衣一件，腰间系着一根紫白绵线带子算了丝绦。虽是坐在炕上，脚却露在外面，穿着一双青布梭素鞋儿，还是那样瘦瘦小小，直直极掇。金钟看着如玉微笑了一笑，道：“怎样，你也是这样个装束！”苗秃接着说道：“你还没见哩，今日出门和一朋友要赌账，在关头起碰见他。谁想他从京中走了一次，他便有了三十年道行，还会腾云驾雾。我和他说你历历苦处，并出家原由，几乎将我舌根说断。你说这狠心贼，他一口咬定说你死了，我指上我娘老子与他说誓，他也不信。后来我赌气别他几次，他才肯跟我来。”金钟儿道：“多亏苗三爷，我无以为报，只暗中祷告你赌一场赢一场罢！”又道：“却也怪不得他，他

还到试马坡与我烧纸吊奠，那里知我死是假的！”苗秃笑道：“罢了，我这一本参不倒他，将来再没参倒他的日子了。”

金钟儿向如玉道：“你怎么又做了道士？”如玉便从韩思敬盗银起，直说到京中会冷于冰，如何随冷于冰出家，在琼岩洞和两个鬼修炼了三十年，学会驾云。苗秃道：“来了，又来了！”金钟儿笑道：“苗三爷，只管让他说，等他说完了，我审他的虚实。”苗秃道：“我就不言语。”如玉又从本月某日奉冷于冰法旨，同众道友烧炼七座丹炉，从一大镜子内入去，游仙境，看名山，直说到冷于冰交战身死，因驾云找寻朱崖洞，被风刮回故乡，“谁意料今生还得与你见面，你就为我苦到这步田地！”说完，又吊下几点泪来。苗秃道：“说完了么？”如玉道：“完了。”苗秃道：“呵呀！这半天并不是说话，竟是在这里一个一个的霹雷，连骑花斑豹的道士都放了出来！幸亏我和金姐还胆子大些，若是个小胆儿人，叫你把脑袋都吓碎了！”金钟儿道：“苗三爷当他这话是假话么？我看的句句皆实；若是假话，那神色口气间也欺不过我。况他也不是和我说假话的人。”苗秃道：“呵呀，你也来了！他今年二月初间才入都，今日是四月二十九日，屈指还没三个月，他倒修炼了三十年！我且莫论，只你加上这三十年，也五十七八岁了，怎么你还是这样花枝般年少？”金钟儿道：“他说话的既以假为真，我们听话的不妨以假信真。你要知道，他不是造作这些话欺我们，皆因被冷于冰欺了他，他如今还在梦中说梦话。那冷于冰，苗三爷没见过，真是个大妖人！”苗秃拍手大笑道：“到底金姐比我伶俐些，我只和他来回辩论真假，他却会揪他。”

如玉道：“我被你两个也混糊涂了，连我此时也不知是真是假。”金钟儿道：“你说冷于冰死了，你信不信？”如玉道：“他死

时是我亲眼见的。”金钟儿道：“你既亲眼看见，自然信他死了。我却看他还未死。”如玉道：“你从何处看出？”金钟儿道：“你适才说，你们的道友男女六七个，这几年把他缠扰厌烦了，因此显个神通死去，将你们一个个都用风刮回原籍，他乐的耳中眼中清净，你们自然也意断情绝。”如玉道：“据你这样说，他与其今日把我们发回，当日就不该收留我们。”金钟儿还要辩论，苗秃道：“罢了，罢了！这些话儿我实害厌恶，你两个说自己要紧话罢。”金钟儿道：“你别后的话说完，你听我说我别后的话。”苗秃道：“金姐，你也不用说你别后话，我适才在东门外，和他说了详详细细，净净干干；只说你两个今日既会了面，此后还是你西我东，还是同归一处呢？”金钟儿道：“我舍死忘生、挨打受气，弄的做了个道姑，我为的是谁！他如今是成了仙，会驾云使风的人，只问他还要我不要我？”如玉道：“我若不要你，我也不来见你了。”金钟儿听了，就笑了一笑。苗秃道：“这句话没的说，温大爷是有良心的丈夫，金姐是有志气的烈女，我是成人之美的苗三先生。但不知温大爷如何娶他，我倒要领教妙法。”

如玉道：“我也想下在这里了，张华从京中回来时，也带回银四百余两，想来还未用去。”苗秃将舌头一伸道：“竟带回这些来么？”如玉道：“你适才在东关说，日前从本州领了韩思敬偷盗赃银四百余两。”苗秃道：“不错，这已有了八百来的银子，你和金姐将来还不愁过日月。”如玉又道：“至于房屋，我且和张华同住，将来再做裁处。只是这老道姑和郑三夫妇处，还望三哥替我周全！”说罢，便深深一揖，跪了下去。苗秃也急忙跪下道：“好温大爷，快起来！要朋友做什么！只是事成之后，不可忘了我做媒的。”如玉道：“我的家私，老哥哥方才备知，事体成后，我送

老哥六十两。”苗秃磕头道：“我就在此谢过了，容且叨惠。大爷快快请起来，外着腿不是顽的。”两人叩拜起，金钟儿也要下地拜谢，苗秃忙拦住道：“你叫我多活几日罢！”

大家就坐，苗秃越发精神百倍，向如玉道：“你这打算都不错，到底是京城地方，天子脚下，最出息人！你只来回几月，便添了许多机谋识见，弯儿曲儿棒儿，处处都看的到。我不怕得罪你，和在试马坡的温大爷，就大不相同了。你两个再听我说：老道姑近来指着金姐做针指度日，须得与他二十多两，他便没得说。郑三家夫妇是叫他知道不得的，——张华从州衙领了银子人所共知，郑三家夫妇若知道你娶金姐，这宗银子你两个就落不住了，他敢吵个七青八黄。依我看来，先娶过金姐，然后达他夫妇知，倒省的他打听出来，上门叫嚷。将来事体已成，不过八十两银子，打发的他飞跑；他若不依，便和他到官。妓女从良，名为改邪归正，是最好的事，那做官的决没将金姐断回，仍叫他做娼妓去。何况尊府是甚等人家，这点脸面是摆在堂上的，我说的是不是？”金钟儿道：“还是苗三爷打算的透彻！”如玉道：“此时日落多时，我今晚就在这边罢？”苗秃将舌一吐，笑道：“好现成妙话儿，还得我向老姑道去。”苗秃去说了一番，老姑子坚意不应，暂时只好别过，明早再来商酌。说罢，向如玉道：“我们走罢！”金钟儿低低和如玉道：“明日带银子，同苗三爷早些来。”如玉连连点头。金钟儿送出门外，两人甚难割舍，只是没法。

走出庵外，苗秃道：“你可到我家过宿罢。”如玉道：“明早就要和老道姑说话，须用几两银子，我此时须寻张华为是。”苗秃道：“他家中只几间房儿，也没你住处。你可先到我家，我替你叫张华去。”如玉道：“如此甚好。”两人入城，穿街过巷，到

苗秃门首，叫门入去。如玉见里边一处院儿住着内眷，外面小院，有客房一间。苗秃让如玉到房内，说道：“柴门土壁，甚是褻尊。你且请坐，我弄个灯烛来。”苗秃去了。少刻，一小丫头拿出一碗灯来，放在桌上，苗秃也随后来，向如玉道：“我们还是吃过饭叫张华，还是叫来张华再吃饭呢？”如玉道：“你只管请入里边用饭，我是一点食水不用。”苗秃道：“你这病，我看来陈皮、半夏断不中用，须得重用芒硝、大黄，佐上清痰之药，或者可收点功妙罢了。你请坐着，我且叫张华去。”苗秃去了。

如玉四下细看，见正面挂着福禄寿三星破画一轴，两傍对联是：“爱留熟客容疏懒，贪看闲书省费心。”东边小条桌上有乱书几本，傍边放着一个极大的骰盆，内又放着一副纸牌。如玉笑道：“这就是秃厮的饭根了。”

没多时，只听得苗秃笑着说道：“去得凑巧，张总管来了。”两人一齐入来。张华看见如玉，悲喜交集，连忙磕下头去。如玉扶他起来，主仆问慰了一会。张华道：“小的在京何等苦劝，大爷不肯回来。怎么又是这样打扮？”如玉道：“一言难尽……”正要诉说别后行踪，苗秃道：“日子长着哩，别后的那些霹雷话，将来慢慢的说罢。”又向张华道：“张总管，你可知道金钟儿在水月庵出家么？”张华道：“我也是这几天才听得人说。”苗秃道：“如今是这样个事，你家大爷也见过金姐了，总是一定要娶他再立家室。但是这件事要在你身上。”张华也不等苗秃说完，道：“但愿大爷回来，就娶他也罢了。大爷京中赏的银子并此番从衙门领的银两，小的俱未使用，任凭大爷主裁。只是房屋须缓的寻觅，方能妥贴。”如玉听了大喜，向苗秃道：“我当年用了多少家人，惟他良心不昧！”苗秃道：“他是什么人品，真是忠心贯日。忠心贯

日的人，你从一部《资治纲目》中查去，还查不出他这样个人品来。咳！有什么说得，我就是这一张嘴，到处里与他凌烟阁上标名，五凤楼前画影。”又向张华道：“这事须得在明日后日做妥才好。郑三家老婆你是晓得的，若叫他知道你大爷回来，再听的娶他女儿，这事就费唇舌了。不知你家中房屋可挪移出一半间儿来不能？”张华道：“我如今住着四间屋子，若挪移一间也还容易，只是不成个局面。”如玉道：“若有安身处就好，将来事成，再做理会。但明日早要和水月庵道姑说话，须用二三十两银子。”张华道：“小的此刻就回家与大爷取三十两来。”苗秃道：“极好，好极！你就去罢，十分夜深了，街上难行走。”张华答应出去，二人叙谈了一番。

到次日天明，如玉就将苗秃叫起，同往水月庵去，恐怕遇着旧识。刚走到城门边，见萧麻子骑着个驴子入来，一头撞见。萧麻子下了牲口，大笑道：“温大爷，少会的狠！且又是道装打扮，妙绝！”向苗秃道：“和你同行，同出东关，我明白了。”又向如玉深深一揖道：“连月不见，几乎把我们想杀！不知台驾是几时回来的？”如玉心里大不快活，只得还揖，笑应道：“是昨晚才来的。”萧麻道：“穿了道服是怎么？”如玉道：“话长的狠。”萧麻笑道：“台驾都做了道士，这话自然长着哩！寓在那边？”苗秃道：“他昨晚才到，一地里寻张华不着，倒与我撞见，领他会了张华。此刻他上省，我送他出关。”萧麻道：“二公可谓奇遇。只是才得会面，温大爷又要远去。我去取保，实难相送。”说罢，把手一举，拉着驴子入城去了。苗秃拍着手道：“好不凑巧呀，偏偏就遇着这贼强盗！”如玉道：“这事不怕他坏了么？”苗秃道：“张华当堂领了四百两银子，那个不知！他是位何人，肯轻易放过！只

除非你与金姐永世隔绝，也就没法儿了。”如玉道：“这该怎处？”苗秃道：“这事有个处法。他的食肠大，比不得我，不是一头半百下得来的。别人要娶金钟儿是极平常事，到他眼里看的比娶他娘还关系。你多则与他二百，至少得一百五六，也就是你竭力办事的人，比我办的还速还妙。若说不与他这些，今日且不必与金姐相见，我此刻和金姐说知，你暗中住在张华家内，他若找寻你，我自回答。打听的他去后，我们再做。你看如何？”如玉道：“我心上乱了，此事任你主裁。只是我既已到此，只留下几步地儿，我还要见见金姐。”苗秃道：“萧麻转刻必到水月庵，总不如避他几天为是。”如玉道：“他才入了城，我们只说几句话儿，再嘱托老道姑谨言就回来，岂不是两妙。”苗秃道：“你必定要去，我少不得陪你。只是不可多坐，被萧麻撞来坏事。”

两人商量定，走到水月庵，叫开门。老道姑道：“怎么二位今日又来了？”苗秃笑道：“今日包你有好处。”两人走入院内，苗秃叫道：“金姐起来没有？温大爷来了！”只听的里面细声儿应道：“起来了，你两个来罢！”苗秃站住道：“你听！虽是个女人说话，却不象金姐语音。”如玉笑道：“不是他是谁！”两人掀帘入去，萧麻子早在地下迎接，大笑道：“上省的送行的都回来了？”苗秃也大笑道：“你的驴子呢？”萧麻道：“驴子拴在谢小二家烟铺里。”苗秃又问金钟儿：“这疤奴才是什么时候来的？”金钟儿道：“和你两个也只脚前脚后。”苗秃道：“我原知道这老小厮必走鬼道。”

萧麻从新和如玉见礼，一齐坐下。萧麻道：“温大爷上京去了，留下金姐被他妈那驴子_肉的……”金钟儿道：“你倒好骂！”萧麻道：“你还护他哩！他和你还有什么母女情分！”说罢，用牙齿咬住下嘴唇，连连摇头道：“亏得金姐好挨手！只鞭子何止四

五千下，打的骨头里出血，才进出个命来，做了女道士。他倒是决意还俗嫁温大爷的，未知温大爷还俗不还俗？”如玉道：“我昨日才入城寻张华说句话，与苗三哥相遇，才知金姐出家始末。被苗哥拉来看望看望，我就去省城访一道友。”萧麻向金钟儿道：“才知你一片痴心罔用了！你为温大爷万死一生，守人守不来的洁操；今日温大爷与你久别初会，毫无惊喜怜惜的情形，倒象见过几次的一样。我看温大爷必不还俗，你这女道士只索做到死后。”如玉道：“我实是被苗三哥才拉来，此刻与金姐一面，就去省城。”萧麻冷笑道：“还要上省么？与其劳你上省城，不如我回试马坡，你和苗老三放心多少。”说罢，满面怒容。

金钟儿笑说道：“他和萧大爷说玩话哩，他既回来，谁还叫他上省城去。但不知萧大爷有什么要紧事，绝早入城和他两个相遇？”萧麻道：“也是为你家的事。昨夜三鼓时，才赶到关外住了一夜。”金钟儿道：“什么事？”萧麻道：“就是那玉磬儿，被本城卢武举前月搬在家中，因顽钱闹了口角。监生张二旁暗中通信，捕衙王吏目半夜里带同差役，将玉磬儿拿住，还捉住几个赌友，只打了玉磬儿十个嘴巴，便扳拉出许多有功名的人来。王吏目张着城门般嘴要吃他们，说不下来，连夜请我到此。”金钟儿道：“我爹来了没有？”萧麻道：“你爹倒没来，你妈倒来了。”如玉听了这句，和提在冰盆里一般。苗秃道：“这事何用他来？”萧麻道：“因人传说，王吏目要将这事详报，郑三妇怕把玉磬儿被本州断卖，因此也跑来斡旋。”说完，向如玉道：“温大爷起身不起身？”金钟儿笑道：“你来了，他还敢走么！”萧麻道：“你们不必在我眼前瞒神卖鬼，话要开心破肚的说！温大爷既已回来，张总管手里还有几百银子，若托我办，郑三家两口子的话我尽行包了，保

管永断葛藤。只问我办不用我办，就说出用我的道理来；若托苗三爷办，也好，只要事体办的成！”男女三个听罢，你我相看，都不言语了。

萧麻子见无人回答，笑向苗秃道：“你也没主意了？这如何做得军师！”苗秃将萧麻子叫出去鬼了一会，又将如玉叫至院外，道：“萧麻子的话我问了，他一总包办，定要四百五十两。我许了三百两，他说少一分也做不成。若叫别人做，他也不依。就是这样几句剪绝话儿，你须酌夺。”如玉道：“与他四百五十两，我和金姐日后该怎么过度！只可惜当日连二师兄教我运气口诀时，他倒要教我搬运法，我彼时看他银钱货物都无用，竟没有学他的，止学会个驾云。”苗秃道：“坑杀人了！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要闹痰。”如玉道：“就依你与他三百罢。”苗秃道：“说着四百五十两少一分不依，这话我再和他说去。”如玉入房来坐下。苗秃又将萧麻叫去鬼了好半晌。苗秃入来，如玉道：“有妥局么？”苗秃摇头。金钟儿道：“萧大爷呢？”苗秃道：“他见话不成去了。”金钟儿着急道：“苗三爷好不知轻重，不该着萧大爷去。”苗秃硬睁着眼道：“看么，温大爷为一百五十两银子不添，倒是我不知轻重！”金钟儿道：“是我错说了话，烦三爷快快去将他赶回来。”苗秃道：“差遣我倒使得，只别要胡抱怨人！”说罢，连忙去了。

如玉见房内无人，走上前将金钟儿搂住，咂舌握脚，亲热在一处，使用手拉金钟儿的裤子。金钟儿道：“萧大爷才出去，少刻就来，万一收拾不及，被他两个看见，你我都是出了家的人，比不得在试马坡那时，脸上不好看。你将来娶过我，只要有力量，便是一万遍我也支应你。”如玉道：“你也说得是。”两人口对口儿顽耍好一会，猛听得苗秃和老道姑说话。苗秃喘吁吁入

来，道：“我一气赶至城内，不知他往那道街去，又不知他的寓处，我只得回来。”金钟儿道：“这该如何处？”苗秃道：“如今的大权总归于萧麻，我实不是他的对手。”金钟儿道：“外面只说了两次话，就一点主见没有，推委起来。”苗秃道：“天理良心！我还是和萧麻子一流的人？”

正言间，猛听得外面大高声就叫进来，原来是郑三的老婆，提了拐棍，一见如玉，笑道：“好呀！是几时来的？”如玉看见郑婆，惊魂千里，勉强应道：“我是昨晚来的。”郑婆道：“且喜做了道士，和我家女儿凑对儿！”说罢，连腰也不弯一弯，居然到正面椅上坐了。金钟儿见他母亲入来，便将面孔朝墙，靠着枕头儿斜坐在炕内。如玉却待要走，郑婆道：“温大爷且请坐下，我有话说。自大爷上京去后，这女厮我与他寻了张生儿一般人物财主，他咬定牙关一个不要，直吵到这水月庵出家。若果能立志出家也罢了，天天勾引的秀才监生、和尚道士刻不离门，那老道姑清修多年，也被这女厮弄的声名不好。温大爷是他七死八活要嫁的人，如今与大爷相商：若是娶他，或一千或八百与我几两银子，我就将这条肠子割断；若说不娶，我雇的车现在门外，与其在水月庵当娼妇，不如着他回试马坡做婊子去了。温大爷。你的主意是怎么，快对我说，我和你一刀两段！”如玉怒说道：“我既出了家，还娶老婆做什么！车子在不在，你女儿走不走，和我说岂不是扯淡！”郑婆子冷笑道：“好干净硬朗话儿！你既出了家，你不在神庙里守着天尊，到这姑子庵何干？”如玉大怒道：“这姑子庵须不是你家试马坡龟窝，我爱来就来，爱去就去！你本是人中最卑最贱的东西，你看你没尊没小，有点龟婆样儿！你教训你女儿罢了，还敢稍带着教训别人，真是不识好歹的老淫妇蹄子！”郑

婆正要大闹，苗秃又说又劝，将如玉拉回自己家内去，说：“郑婆子这老奴才嘴里七达八达惯了，他把你还当昔日的温大爷。你有这一发挥也好，萧麻子还少要几两儿。”因见如玉一物不食，随即到里边顿酒出来与如玉解郁。

还没有顿饭时候，猛见张华满面怒容，领着两个公差入来。苗秃忙问道：“二位是寻什么？”只见个少年差人从袖内取出火签一根，着苗秃看。上写道：

仰役速拿本城东关水月庵女命案内道士温如玉等，赴州审讯。去役若敢徇情卖放，定行处死不贷。火速，火速！

下写着“郑三妇、苗三秃、萧麻子、老道姑。坐落水月庵”。苗秃看罢，急问道：“这女命是那个？”原差道：“就是水月庵老道姑徒弟叫什么金钟儿。”苗秃道：“呀，呀，呀！”如玉接问道：“怎么样了？”原差道：“碰死了！”如玉听了这话，耳内响了一声，痛倒在炕上。那少年原差问张华道：“炕上躺着的道人就是你主人温如玉？”苗秃道：“正是他。”原差道：“他先人做过大官，我们且与他留点脸面。”向张华道：“你是他的家人，就替他带带罢。”说着，便将张华锁了。随即又取出一条绳来，向苗秃问：“三师夫，请来罢！”苗秃笑道：“不成朋友了！”原差道：“若是别的案件，无不容情；这是关天关地的人命案件，自古道的好：‘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何况秀才监生这两样功名，能又架命案！须索带带绳儿。”苗秃变了面色道：“朋友，放宽一步儿！金钟儿是自己碰死的，不是我们谋杀故杀的。一个同城居住、抬头相见的人，谁保将来用不着谁，怎么拿上一根签，便眉青眼黑，当乡下人唬吓起来！你若必定控我，还得你家官府动角文书，我就没的说了。”内一中年原差道：“我这伙计是前月才上班儿，他认不

得三师夫，你只说该怎么就怎么。”苗秃向如玉道：“温大爷醒醒儿，没什么想头了！这两位大哥是为我们的事体来的，你看该如何打发？”问了几声，如玉朦胧着眼道：“昨日三十两银子在你身边，和张华打发罢。”原差听了这话，连忙将张华绳儿去了，说道：“得罪，得罪！此系朝廷法度，我们不得不然。”

苗秃道：“二位且请坐，说说碰死的原由，我们也好打这官司去。”原差道：“适才东关地方打了稟帖，说水月庵碰死了个女道姑，叫什么金钟儿。我们老爷立即去相验，在水月庵问了郑龟婆和老道姑口供，回到衙中，便发出这根签来。门上吩咐，说此刻就要坐堂，二位理合早去。本官性儿利害，三师夫是知道的。”苗秃道：“到底是为什么碰死的？”原差道：“我们也不晓得，只听得同衙门人说，老爷问口供时，审出是郑龟婆逼金钟儿回家，母女吵嚷，郑龟婆打破金钟儿口鼻，金钟儿一头撞去，碰在墙上，登时身死，将诸位就扳拉出来。”苗秃和差人讲说了半晌，费了八两银子。

如玉听了金钟儿死的原故，心上疼怜不过，想算着和他们打什么官司，不如驾云回九功山是上着。急急爬起，走出院外看了看，不是驾云去处。正要到街上，早见两个差人走来，一个紧跟在背后，苗秃也出来说道：“这件事你休慌，郑婆逼死他女儿，与你我何涉！但我们和他交往，未免有点小不是，不过发学戒责罢了，多用一两少用五钱，打发的老师飞跑。只是我为你平白干连在内，官司完后你想算我的苦情！我和你去听审去来！”一同来至州署，早见州官坐了大堂。先将老道姑叫上去讯明情由，随将郑三婆叫上去，骂道：“我把你这没人心的狗彘的！你先将你女儿控生为死，已属狡狴可恶，仍复肆毒凌虐。他已经当了道姑，

便是良民了，你又来逼良为娼，致使女儿惨死。就是鴛子里头，也少有你这没人心的臭货！你既系母女，倒无抵偿之条，我先叫你吃我一个套罢。来，拉下去先打他二百嘴巴、三百板子，再拶他三拶子，拉在仪门外重打他四十大板，不得容情。打死也没甚么可惜的。”只见各刑具备，拉出去了。又将萧麻叫上去，骂道：“你这可恶的奴才！你先犯了主使人买良为贱的科条，本州从宽办理了；你今又因恶诈不遂，教唆人逼良为娼，致死人命。我要照光棍例办你。先打他二百嘴巴、二百小板。”如玉在下，听的甚为得意。又见将苗秃叫上去，骂道：“你这奴才为什么又引诱着道士来娶道姑？想是也为弄几个钱。拉下去赏他三十个板子。”如玉听见，着实害怕。又听得叫自己名字，只得上去跪下。州官问道：“你既是秀才，便穷死也不该做道士；既做了道士，便终身也不该娶女人。怎么又见了金钟儿，就把道士也忘了？我前次推念你先人分上，容情过你。象你这下愚东西，贪淫好色，实是儒释道三教皆不可要的臭货！”吩咐左右拉下去，用头号大板重责四十。如玉还欲哀恳，被众役揪翻在地，只打的皮开肉绽，疼痛切骨，这一顿几乎打死。

打完，州官退堂。张华雇人将如玉抬回家去。如玉倒在炕上，两腿疼痛如刀割一般。苦挨到申牌时候，忽然想起运气来，试试如何。于是凝神闭目，将气向下部运去，只一个时辰，便觉忍受得住，真是仙家传授不同。至四更时候，便可以下地行走。连忙在桌上写了八个字：“从此别去，永不再来。”悄悄的开了房门，到院中驾云，复寻九功山去了。正是：

萧麻唆使郑婆闹，又把金姐作践了。

不放温郎杖四十，州官解得其中窍。

第七十六回 救家属城壁偷财物 落大海不换失明珠

词曰：

一阵奇风迷旧路，得与儿孙巧遇。此恨平分取，夜深回里偷银里去。不换相逢云里聚，奈耀明珠几度。落海因何故，被他押解妖王处。

右调《惜分飞》

且说连城壁同众道友在半空中观望，被一阵大风将城壁飘荡在一河岸落下。只见雪浪连天，涛声如吼。城壁道：“这光景倒象黄河，却辨不出是什么地方。”猛见河岸上顶头来了几个男女，内中一五十多岁人同一十八九岁少年，各带着手肘铁链，穿着囚衣步走；又见一少年妇人骑着驴儿，怀中抱着人两三个月的娃子；又有十二三岁的娃子，也骑着驴儿相随行走；前后四个解役押着，渐次到了面前。

那年老犯人一见城壁，便将脚步停住，眼上眼下的细看。一个解役道：“你不走做什么？”那囚犯也不回答，只向城壁看。看罢，向城壁道：“台驾可姓连么？”城壁道：“你怎么想到我姓连？”那犯人又道：“可讳城壁么？”城壁深为骇异，随应道：“我果是连城壁，你在何处见过我？”那囚犯听了，连忙跪倒，抱住城壁的衣襟大哭。城壁道：“这是怎么？”此时众男妇同解役俱各站住，只见那囚犯道：“爹爹认不得我了，我就是儿子连椿！”又指着那十八九岁囚犯道：“那是大孙儿。”指着骑驴的十二三岁娃子道：

“那是第二个孙儿。那妇人便是大孙媳妇，怀中抱的娃子是重孙儿。与爹爹四十年不曾一面，不意今日方得遇着！”说罢，又大哭。几个解役合笼来细听。

城壁见名姓俱投，复将犯人详视，见年已近老，囚首垢面，竟认不出。心里说道：“我那年出门时，此子才十八岁，今经三四十年，他自然该老了。”再细看眉目骨格，到底还是，也不由的心上一阵凄感，只是没吊出泪来。急问道：“你们住在那里？”连椿道：“住在山西范村。”这话越发是了。城壁道：“因何事押解到此？”连椿道：“由范村起事，从代州递解来的。”城壁道：“你起来！”连椿爬起，拂拭泪痕，正欲叫儿子们来见，一个解役喝住，一个解役问城壁道：“你可认真他是你的儿子么？”城壁道：“果然是我的儿子。”又一个解役道：“我看这道人高高大大，雄雄壮壮，年纪不过三四十岁人，怎便有这样个老儿子？不像，不像。”又一个解役道：“你再晓得修养里头的玄妙，你越发象人了。现见他道衣道冠，自然是个会运气的人。”说罢，便又问道：“你就是那连城壁么？”城壁道：“我是，你要怎么？”四个解役互相顾盼，一个道：“你儿子连椿事体破露，还是因你前案发觉，此地是河南地方，离陕州不过十数里，我们意思请你同去走遭，你去不去？”城壁道：“我不去。”解役道：“只怕由不得你。”又一个道：“和他商量什么！他是有名大盗，我们递解牌上还有他的事由，锁了就是！”众解役便欲动手，城壁道：“不必，我有要紧话说。”众解役听了，便都不动，忙问道：“你快说，事关重大，拿了你就是天大的银子，那私不及公的小使费，免出口。”城壁道：“他们实系我的子孙，我意思和你们讨个情分，将他们都放了罢。”四个解役都大笑道：“好爱人冠冕话儿，说的比屁还脆。”

只见一个少年解役大喊道：“这还和他说什么！”伸着两只手，虎一般来拿城壁。城壁右脚起处，那解役便飞了六七步远，落在地上发昏。三个解役都吓呆了。城壁向连椿道：“此地非说话之所，你看前边有个土冈，那土冈后面想必僻静，可赶了驴儿都跟我来。”说罢，大踏步先走，连椿等男女后随。同到土冈后面，城壁坐在一小土堆上，将连椿和他大孙儿各用手一指，铁链手肘尽行脱落。连椿向城壁道：“爹爹修道多年，竟有此大法力！”城壁道：“这也算不得大法，不过解脱了好说话。”只见他大孙儿将妇人和小娃子各扶下驴来，到城壁面前跪倒叩头。连椿俱用手指着说道：“这是大孙儿开祥。”城壁看了看，囚衣囚面，不过比连椿少壮些。又指着十二三岁娃子道：“这是二孙儿开道。”城壁见他眉目甚是清秀，心上又怜又爱，觉得有些说不出的难过；又见他身上穿着一件破单布衫，裤子只有半截在腿上，不知不觉的便吊下几点泪来。将开道叫至膝前，拉住他的手儿，问了会年岁多大，着他坐在身旁，向连椿道：“怎么你们就穷到这步田地？”

正言间，那少年妇人将怀中娃子付与开祥，也来叩拜。城壁道：“罢了，起去罢！你们大家坐了，我好问话。”连椿等俱各坐下。城壁道：“你们犯了何罪？怎孙妇也来？你母亲哩？”连椿道：“母亲病故已十七年了，儿妇是前岁病故。昔日爹爹去后，只三个来月，便有人于四鼓时分送家信到范村。字内言因救大伯父，在泰安州劫牢反狱，得大伯父冷于冰相救，安身在表叔金不换家，着我们另寻地方迁移。彼时我和堂兄连柏，公写了回信，交付送字人五鼓时去讫，不知此字爹爹见过没有？”城壁道：“见过了。”连椿道：“后来见范村没一点风声，心想着迁移最难，况我与堂兄连柏俱在那边结了婚姻，喜得数年无事。后来母亲病故，

堂兄听堂嫂离间之言，遂分家居住，又喜得数年无事。后来堂兄病故，留下堂侄开基，日夜嫖赌，将财产荡尽，屡次向我索取银钱。堂嫂亦时常吵闹，如此又养育了他母子好些年头。今年二月，开基陡来家中，要和我从新分家，说财产都是我大伯父一刀一枪拚命挣来的。我因他出言无状，原打了他一顿，谁想他存心恶毒，写了张呈词，说大伯父和爹爹曾在泰安劫牢反狱，相敌官军，出首在本州案下。本州老爷将我同大孙儿拿去，重刑拷问，我受刑不过，只得成招。上下衙门往返审了几次，还追究爹爹下落。后来按察司定了罪案，要将我们发配远恶州郡。亏得巡抚改配在河南睢州，同孙妇等一家发遣，一路递解至此。”说罢，同开祥俱大哭起来。

城壁道：“莫哭！我问你，家私抄了没有？”连椿道：“本州系新到任官，深喜开基出首，报上司文书止言有薄田数亩，将我所有财产尽赏了开基。听的说为我们这事，将前任做过代州的官都问了失查处分。目今还行文天下，要拿访爹爹。”城壁道：“当年分家时，可是两分均分么？”连椿道：“我母亲死后，便是堂兄管理家务。分家时各分田地二顷余，银子四千余两。金珠宝玩堂兄拿去十分之七，我只分得十分之三。”城壁道：“近年所存银两，你还有多少？”连椿道：“我遭官司时还现存三千六百余两，金珠宝玩一物未动。这几个月，想也被他耗散了许多了。”城壁听完，口中虽不说开基一字不是，却心中大动气愤。那小孙儿开道一边听说话儿，一边爷爷长短的叫念，城壁甚是怜念他。又着将小重孙儿抱来，自己接在手中细看，见生的肥头大脸，有几分象自己，心下也是怜念。看后付与开祥，向连椿道：“你们今日幸遇我，我岂肯着你们受了饥寒！御史林润，我在他身上有些勤劳，但他巡

查江南，驻车无定。朱文炜现做浙江巡抚，且送你们到他那边，烦他转致林润，安置你们罢了。”

正说着，土冈背后有人窥探，忙站起一看，原来是那几个解役。看见城璧站在冈上，没命的飞跑。城璧道：“这必着他们回走二百里方好。”于是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一挥，那几个解役比得了将军令还疾，各向原路飞走去了。

再说城璧下土冈向连椿等道：“你们身穿囚服，如何在路行走？适才解役说，此地离陕州最近，且搬运他几件衣服来方好。”随将道袍脱下，铺在地上，口诵灵文，心注在陕州各当铺内，喝声“到！”须臾，道袍高起二寸有余。将道袍一提，大小衣帽鞋袜十数件，又有大小女衣四五件，裙裤等项俱全。连椿父子儿妇一同更换。有不便更换者，还剩有五六件，开祥捆起。城璧又在他父子三人腿上各画了符篆，又在两个驴尾骨上也画了。向连椿等道：“昔日冷师尊携带我们，常用此法，可日行七八百里。此番连夜行走，通便买些饮食喂喂驴儿，我估计有三天可到杭州。”令开祥掐扶着妇人和孙儿上了驴，一齐行走起来，耳边但觉风响，只两昼夜便到了杭州。寻旅店住下，问店主人，知巡抚朱文炜在官署，心下大喜。

是晚起更后，向连椿等道：“你们睡，我五鼓即回。”随驾云到范村自己家中，用法将开基大小男女呆住，点了火烛，将各房箱柜打开，凡一应金银宝玩，收拾在一大包袱内。又深恨知州听信开基发觉此案，又到代州衙门，也用摄法搜取了二千余两。见州官房内有现成笔砚，于墙上写大字一行道：“盗银者，系范村连开基所差也。”复驾云于天微明时回店。

此时连椿父子秉烛相候，城璧将包袱放在床上，告诉于两处

劫取的原由。至日出时，领了开祥去街上买了大皮箱四个，一同提来，把包袱打开，见白的是银，黄的是金，光辉灿烂的是珠宝，锦绣成文的是绸缎，祖孙父子装满了四大皮箱，还余许多在外。城壁道：“这还须得买两个大箱方能放得下。”连椿父子问城壁道：“怎么一个包袱，便能包这许多财物？”城壁笑道：“此摄法也，虽十万金银，亦可于此一袱装来。吾师同你金表叔，用此法搬取过米四五十石，只用一纸包耳。我估计银子有四千余两，还有金珠杂物，你们可以饱暖终身矣。”又着开祥买了两个大箱，收存余物。向店主讨了纸笔，写了一封详细书字，付与连椿，道：“我去后，可将此书去朱巡抚衙门投递。若号房并巡捕等问你，你说是冷于冰差人面投书字，不可轻付于人。”连椿道：“爹爹不亲去？”城壁道：“我有天大紧急事在心，只因遇着你们，须索耽延这几日，那有功夫再去见他！”又将朱文炜和林润始末大概，说了一番。“想他二人俱是盛德君子，见我书字，无不用情。此后可改名换姓，就在南方度过日月。小孙重孙皆我所爱，宜用心抚养。嗣后再无见面之期，你们不必记念我，我去了！”连椿等一个个跪在地上痛哭，小孙儿开道拉住城壁一手，爷爷长短叫念起来。挨至交午时候，以出恭为辞，出了店门，拣人烟凑集处飞走，耳中还听的两个孙儿喊叫不绝。直走至无人地方，正欲驾云，又想起小孙儿开道，万一于人烟多处迷失，心上委绝不下。复用隐身法术回店，见一家大小还在那里哭泣，方放心驾云赴九功山来。

约行了二三刻功夫，猛听的背后有人叫道：“二道兄等一等，我来了。”城壁回头一看是金不换，心上大喜。两人将云头一会，城壁忙问道：“你从何来？师尊可有了下落了？”不换道：“好大

风，好大风！那日被风将我卷住，直卷到山西怀仁县地界，离城二三里远才得落下。师尊倒没下落，偏与我当年后娶的许连升老婆相遇，倒知道他的下落了。”城璧道：“可是你挨板子的怀仁县？”不唤道：“正是！我那日被风刮的头昏眼黑，落在怀仁县城外，辨不出是何地方。正要寻人问讯，那许连升老婆迎面走来，穿着一身白衣服，我那里认得他，他却认得我，将我衣服拉住，哭哭啼啼说了许多旧情话。又说许连升已死，婆婆痛念他儿子，只一月光景也死了，留下他孤身无依无靠。今日是出城上坟，得与我相见，没死没活的拉住我，着我和他再做夫妻，他手中还有五六百两财物，同过日月。我摆脱不开，用了个呆对法将他呆住，急忙驾云要回九功山与师弟兄相会，行到江南无锡县，倒耽延了两天功夫。”

城璧道：“你在无锡做什么？”不唤道：“我到无锡时天已昏黑，忽然要出大恭，将云落在河傍。猛见隔河起一股白光，直冲斗牛。我便去隔河寻看，一无所有。想了想，白天还找不着九功山，何况昏夜！我便坐在一大树下运用内功。至三更后，白光又起，看看只在左近，却寻不着那起白光的源头。我就打算着必是宝贝。到五鼓时，其光渐没。我想着师尊已死，二哥和翠黛、如玉也不知被风刮于何处，我便在那里等候了一天。至次晚，其光照旧举发。我在河岸边来回寻的好苦，又叫我等候了一天。到昨日四鼓时分，才看明白，那光气是从河内起的。我将衣服脱尽，掐了避水诀，下河底寻找。直到日光出时，那水中也放光华，急跑至跟前一看，才得了此物。”说着，笑嘻嘻从怀中取出一匣，将匣打开着城璧看。城璧瞧了瞧，是颗极大明珠，圆径一寸大小，闪闪烁烁，与十五前后月光一般。城璧道：“此珠我实见所未见。

但你我出家人，要他何用？况师尊惨死，道侣分离，亏你有心情用这两三天功夫寻他！依我说，你丢去他为是，有他不由的要看玩，分了道心。”不换道：“二哥说那里话！我为此珠昼夜被水冰了好几个时辰，好容易到手，才说丢去的话么！我存着他有两件用处：到昏夜之际，此珠有两丈阔光华，可以代数支蜡烛；再不然弄一顶好道冠，镶嵌在上面，戴在头上，岂不更冠冕几分？”城壁大笑道：“真世人俗鄙之见也！”不换道：“二哥这几天做些甚么？适才从何处来？今往何处去？”城壁道：“我和你一样，也是去九功山访问下落。”遂将被风刮到河南陕州，遇着子孙，如何长短说了一遍。不换道：“安顿的极妙。只是处置连开基还太轻些。”城壁道：“同本一支，你叫我该怎么？我在州官墙上写两句，我此时越想越后悔。”不换道：“这样谋杀骨肉、争夺财产的匹夫，便叫代州知州打死也不为过，后悔怎么！”

又走了一会，城壁忽然大叫道：“不好了，我们中了师尊的圈套了！”不换急问道：“何以见之？”城壁道：“此事易明：偏我就遇着儿孙，偏你就遇着此妇，世上那有这样巧遇合！连我寄书字与朱文炜转托林润，都是一时乱来，毫不想算，世上安有三四十年长在一处地方做巡抚、巡按的道理？我再问你：你在怀仁县遇的许连升妇人，可是六七十岁面貌，还是你要他时二十多岁面貌？”不换道：“若是六七十岁的面貌，我越发认不得了。面貌和我娶他时一样。”城壁连连摇头道：“了不得了！千真万真是中了师尊圈套！你再想，你娶他时已二十四五岁，你在玉屋洞修炼三十年，这妇人至少也该有五十七八年纪；若再加上你我随师尊行走的年头算上，他稳在七十二岁上下。他又不会学你我吞津咽气，有火龙祖师口诀，怎么他就能始终不老，长保二十多岁姿

容？”不换听了，如醉方醒，将双足一跳，也大叫道：“不好了！中了……”

谁想跳的太猛。才跳出云头外，朝下吊将下来。原来云路行走，通是气雾缠身。不换吊下去，城壁那里理论，只因他大叫着说了一句，再不听得说话，回头一看，不见了不换。急急将云停住，用手一指，分开气雾，低头下视，见大海汪洋，波翻浪涌，已过福建厦门海口。再向西北一看，才看见不换，相离有二百步远近，从半空中一翻一覆的坠下。城壁甚是着急，将云极力一挫，真比羽箭还疾，飞去将不换揪住，此时离海面不过五六尺高下。正欲把云头再起，只觉得有许多水点子从海内喷出，溅在身上，云雾一开。两人同时落海。早被数十神头鬼脸之人把两人拿住，分开水路，推拥到一处地方来。但见水府内，其屋宇庭台也和人世一般，并无半点水痕。不换道：“因为救我，着二哥也被擒。”城壁道：“你我可各施法力，走为上着。”于是口诵灵文，向妖怪等喷去，毫无应验。城壁着忙，向不换道：“你怎么不动作？”不换道：“我已动作过了，无如一法不应，真是解说不来。”城壁将不换一看，又低头将自己一看，大声说道：“罢了，罢了！怪道适才云雾开散，此刻法术不灵：你看我和你身上青红蓝绿，俱皆腥臭触鼻，此系秽污不洁之物打在身上。今番性命休矣！”

两人说着，到一大殿内，见正中坐着一个似神非神、似鬼非鬼的妖王，相貌极其凶恶。但见：

双眉似剑，二目如灯。麻面纯青，镶嵌着肉丁数个；虬须尽紫，披拂着钱串千条。虎口狼牙，谈笑如吞牛之气；蜂腰熊腿，步履藏扛鼎之威。拟作八金刚门徒，为何在海而不在寺；认为四天王后代，却又姓腾而不姓魔。真是鱼龙丛中

异物，龟鳖队里奇人。

城壁和不换俱各站着不跪。只见那妖王圆睁怪眼，大骂道：“你们是何处妖道！擅敢盗窃我哥哥飞龙王宝珠，还敢驾云雾从我府前经过！见了我腾蛟大王，大模大样，也不屈膝求生。”不换道：“你们在水中居住，我们在空中行走，怎么就盗窃了你们的宝珠？”那妖王大喝道：“你还敢强嘴！此珠落在平地，必现光华；经过水上，必生异彩，你焉能欺我！左右，搜起来！”众妖却待动手，不换道：“莫动手，听我说。珠子有一个，是从江南无锡县河内得来，怎么就是你家飞龙大王的宝贝？”妖王道：“取来我看！”不换从怀中掏出，众妖放在桌上。妖王将匣儿打开，低头看视，哈哈大笑。又将众妖叫去同看，一个个手舞足蹈，齐跪在案下道：“大大王自失此宝，日夜忧愁，今日大王得了送还，大大王不知作何快乐哩！”那妖王笑说道：“此珠是你大大王的性命，须臾不离，怎么就被这道士偷去？”众妖道：“他云尚会驾，何难做贼！大王只动起刑来，不怕他不招。”

妖王道：“你这两个贼道是何处人？今驾云往何处去？这宝珠端的是怎样偷去？可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不换道：“我姓金，名不换，自幼云游四海。这颗珠子，实系从无锡河中拾得，偷窃两字，从何处说起？”妖王问城壁道：“你这道士倒好个汉仗，且又有一部好胡须，为何这样人物，和一贼道相随？你可将名姓说来，因甚事出家？我意思要收你做个先锋。”城壁大笑道：“名姓有一个，和你说也无益。你本是鱼鳖虾蟹一类的东西，才学会说几句人话，也要用个先锋！你晓得先锋是个甚么？”那妖王气的怪叫，将桌子拍了几下道：“打！打！”众妖将城壁揪倒，打了二十大棍，又将不换也打了二十，打的两人肉绽皮开。那妖王道：

“这个小贼道和那不识抬举的大贼道，我也没闲去和他较论，你们速押解他到齐云岛，交与你大大王发落去罢。”又传令，着大将游游不定和随波逐流两人，先带宝珠进献，“就说我过日还要吃喜酒。去罢！”众妖齐声答应，将城璧、不换绑缚出府。推开波浪，约两个时辰，已到齐云岛下。众妖将二人拥上山来，那游游不定和随波逐流先行送珠去了。正是：

一为儿孙学窃盗，一缘珠宝守河滨。

两人干犯贪嗔病，落海逢魔各有因。

第七十七回 淫羽士翠黛遭鞭答 战魔王四友失丹炉

词曰：

两美相遭情意豪，折花心，摆柳腰。奈他看破不相饶，嫩皮肤，被鞭敲。折磨受尽会同袍，海岛上，战群妖。一声大震丹炉倒，猛惊觉，心摇摇。

右调《醉红妆》

再说翠黛，那日同城壁等在半空中找寻九功山，陡遇大风，把持不住，飘泊了许久，方才落地。睁眼看时，见层岩叠嶂，瀑布悬崖，怪石插云，高柯负日，远水遥岑，与岩壑中草色相映，上下一碧。那些奇葩异卉，红红白白，遍满山谷，四围一望，无异百幅锦屏，真好一片山景。

翠黛赏玩多时，心里说道：“此地山环水绕，有无限隐秀，必真仙居停境也。似我们虎牙山，不足论矣！”绕着山径行去，只转了两个山峰，早看见一座洞府，门儿大开着，寂无一人。翠黛道：“我何不入这洞中观玩观玩！”于是轻移莲步，走入洞内。放眼看去，都是些琼宫贝阙，与别处洞府大不相同。

正在观望间，只见东角门内走出个道人来。但见：

金冠嵌明珠三粒，红袍绣白鹤八团。灼灼华颜，俨似芙蓉出水；亭亭玉骨，宛若弱柳迎风。一笑欲生春，目送桃花之浪；片言传幽意，齿喷月桂之芬。逢裴航于蓝桥，云英出杵；遇子建于洛浦，神女停车。漫夸傅粉何郎，羞杀偷香韩

寿。

翠黛看罢，不由的心荡神移，道：“丈夫之绝色也。”再看年纪，不过二十上下。只见他款步走来，启丹唇，露皓齿，笑盈盈打一躬道：“仙姐从何处来？”只这一句，问的翠黛筋骨皆苏，将修道心肠顷归乌有，禁不住眉迎目送，也放出无限风情，连忙还了一福，吐出啻莺莺声道：“奴冷法师弟子翠黛是也。适被大风刮奴至此，误入瑶宫，自觉孟浪之至，万望真人莫见怪为幸！敢问真人法号？”那道人道：“我紫阳真人弟子，别号色空羽士是也。适仙姐言系冷师兄弟子，则你我不但同道，又兼有世谊也。”翠黛道：“真人可会过吾师否？”羽士道：“吾师紫阳真人与火龙真人是结盟弟兄，又同是东华帝君门下。今仙姐是冷师兄弟子，你我岂非有世谊之人么！”翠黛道：“如此说是世叔了，长奴一辈。”说罢，又深深一福。那羽士即忙还礼，笑说道：“仙姐过谦，贫道何敢居长！可知令师去世么？”翠黛道：“吾师系昨日惨亡，世叔何以知道？”羽士道：“令师因偷看八景宫中《天罡总枢》一书，致今元始查知，使三仙收伏，死于杖下。火龙真人悲愤怜惜之至，恐怕元始再怒，自己不敢出头，烦吾师紫阳真人将令师魂魄收去，送赴广西桂姓人家投胎，长大后，火龙真人再行度脱他出世。”翠黛道：“可怜吾师修炼一场，落这般个结局！”说着，玉面香腮纷纷泪下。

羽士道：“仙姐不必悲感。即到此地，且行游览。”翠黛道：“这就是紫阳真人府第么？”羽士道：“此是后土夫人宫阙。今日是东王公诞辰，九州八极山海岛洞诸仙，以及普天列圣群星，无分男妇，俱去拜贺。因此他前洞无人，众仙妃俱在后洞。我方才从正门入去，由东角门游走出，里面甚是好看。仙姐既来，我陪

仙姐从西角门入去，由正门游玩出来何如？”翠黛道：“感蒙携带最好。就请先行。”

羽士同翠黛说着话儿，从西角门入去。见迎面一石桥，桥边俱有栏杆，栏杆上雕龙镌虎，极尽人功之巧。桥下有大池，池内锦鳞数百，或潜或跃，在绿萍碧荇之中往来。过了桥，都是些回廊曲舍，门户参差，处处珠帘掩映，屋内俱有陈设。翠黛心注在那羽士身上，那里将这些楼台阁榭看在眼里，不住的语言打趣，眉目传情。那羽士起先甚是忠厚，今见翠黛步步撩拨他，他就不忠厚起来。时而并肩含笑，时而顾盼传心。每遇高下台阶，便手扶翠黛同走。翠黛亦不推辞，只以微笑表意。

游览了几层院落，见一间小屋儿，翠黛将珠帘掀起，侧身入去，那羽士也跟了入来。见东面有一床，床上铺设着锦褥，极其温厚。西边有大椅四把，椅上也有锦垫。北面一张条桌，桌上摆着几件古玩。翠黛也不让羽士，便自己坐在床上。羽士对面椅子上坐了，笑说道：“仙姐想是困倦了，我们少歇，再去游玩。”翠黛道：“我此时无心游玩了，这褥儿甚是温厚，我倒想睡一觉。”羽士满面笑容道：“仙姐请便，贫道在此等候何如？”翠黛斜觑了一眼，笑着将身子半侧半倚，倒在床上，朦胧着俊眼偷看羽士举动。只见那羽士两只眼和丁子一般钉在自己脸上细看，也是个极其爱慕的意思，只是不见他来俯就。

假睡了片刻，禁不住淫心荡漾，随即爬起向羽士道：“我此时热的很，我要解衣纳凉，多得罪了。”羽士笑道：“纳凉最好。”翠黛将香裙脱去，露出条血牙色褥儿和宝蓝凤头弓鞋。又将上身衣服袒开，现出光润滑泽半身雪白肉来，复朦胧二目假睡在床偷看。少刻，觉得有人到身上来，有些承受不起，想要脱身，怎么

能够，只盼他早早完事。翠黛忙忙的系了裙裤，羽士又来温存，被翠黛重唾了一口。正要走去，猛听得门外人声喧吵，慌的羽士披衣不及。只见几个侍女掀帘入来，便一齐大声喊叫。羽士夺门要跑，外面又来了十数个侍女将门儿堵住，先用绳索把羽士捆了，然后将翠黛拿下，押解到正殿院中。

少刻，后土夫人出来，坐在九龙香檀椅上。众侍女将两人揪扭至案下跪倒。夫人骂道：“好万刚的杀材！我何仇于你二人，秽污我的仙境？”两人也没的分说，只是连连叩头。夫人指着羽士向众侍女道：“此紫阳真人门下色空是也。今在我宫内做此卑污下贱之事，足见真人教戒不严，乱收匪人之过。我看在真人分上，不好加刑，可吩咐外面力士，押他去交送真人，就着他发落罢。”须臾，走来七八个力士，将羽士倒拖横拽拿出去了。

夫人问翠黛道：“你这贼妇，可是冷法师门下么？法师已名注天仙册籍，不久即升授上界真人。他是个品端行洁、一丝不苟的君子，怎么就收下你这样不要廉耻的淫货，玷辱玄门！本该照紫阳真人弟子之例押送九功山，但叫你师发落，他就永不要你在门下。我念你修炼千余年，好容易得真仙口诀，脱去皮毛，新换人身。也罢了，我如今开步天地之恩罢：一则成就你父天狐期望苦心；二则免你遭雷火之厄；三则冷法师因我处置过，他看我分上，就肯收留你了。”翠黛羞愧无地自容，连连叩头道：“只求夫人代小畜师傅处死。”夫人道：“可拉下去将上下衣服剥净，吊在廊下，轮班更挨打三百皮鞭，不得卖法同罪！”众侍女便将翠黛吊起，打的百般苦叫，浑身皮肉开裂。打了好半晌，方才停刑。夫人已退入内寝，侍女传说道：“夫人吩咐，着将淫妇在廊下吊三日三夜，然后禀报。”又拿出符篆一张，塞入翠黛发内，防他

逃走。

翠黛日夜哀呼，通没人睬他。直至第三日辰牌时候，侍女传话道：“夫人吩咐，将淫妇放下。”解去绳索，翠黛穿好衣服，将裙子和宝剑并锦囊中诸物，一总夹在胁下，哭哭啼啼，甚是悲切，朝着大殿磕了四个头，一步步苦挨出洞外，坐在一块石头上，通身疼痛。又兼牝户内被羽士大物抽提，这几日膀胱的突兀高起，和火烧锥刺一般。再看两手腕，被绳子吊破皮肉，筋骨俱见，血水沾积。心下又气又恨，又羞又悔。想起后土夫人说话，冷法师名注天仙册籍，指日就要升授上界真人。想后土夫人断无虚语，可知师尊还在。他事事未动先知，这事如何欺得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相见！若偷回骊珠洞去，又怕惹下他，被雷火追了性命。去九功山，知他如何发落？设或对众道友明处，脸面难堪。或谕令自尽，仍遗丑名。想来想去，想出了一条路，痛哭了一顿，随将绦线在一株松树上挽了个套儿。

却待将脖项伸入套内，只听的背后一人说道：“不必如此！”回头看视，见是后土夫人侍女。那侍女笑说道：“夫人吩咐说：‘你一念回头，即是道岸。’今羞愤自尽，情亦可怜。再着和你说：日前之事，只你师傅知道，众道友从何处知起！你师傅是盛德人，断断不对众耻辱，你只管放心去见他。师傅和父母一般，儿女有了过犯，没个对不过父母的。夫人又念你身带重伤，难以行走，今赏你丹药一丸，服下立愈。此刻连城璧、金不换二人在福建齐云岛有难，你速去救他们。”说罢，将药付与。翠黛此时不惟不恼恨后土夫人，且例甚是感激，含着眼泪朝洞门又磕了几个头。侍女去了。

翠黛走一步疼一步，挨至山下涧边，将药嚼碎，两手掬涧水

至口将药咽下，顷刻一阵昏迷。定醒过来，觉的精神百倍。再看浑身皮肉如旧，记得衣服上有好几处血迹，细看半点亦无。且更有妙处，连牝户内外皆好的与平素一般。心中喜愧交集。翠黛自受这番磨折，始将凡心尽净，二十年后冷于冰又化一绝色道侣，假名上界金仙，号为福寿真人，领氤氲使者和月下老人，口称奉上帝敕旨，该有姻缘之分，照张果真人与韦夫人之例永配夫妇。翠黛违旨，有死不从。四十年后，火龙真人试他和锦屏各一次，两人俱志坚冰霜。后他姊妹二人一百七八十年，皆名列仙籍，晋职夫人，此是后话。翠黛服药全愈，将头发挽起，再整容环，复回旧路，解下丝绦，带了宝剑，收拾起锦囊，驾云向福建行来。

正行间，见温如玉也驾云光如飞而至。两人把云头一会，翠黛道：“你胡混了些什么？”如玉摇手道：“吃亏之至，说不得，说不得！”又道：“我看师姐髻发蓬松，神色也不象我初见时候，端的也吃了亏么？”只这句话，问的翠黛粉面通红，羞愧的回覆不出，勉强应道：“我是为找寻你们，三昼夜不曾梳洗，因此与初见不同。你方才说吃亏之至，是吃了什么亏？”如玉又摇手道：“一句也说不得！”翠黛微笑了笑，又道：“你今往何处去？”如玉道：“我往九功山见见袁大师兄：师尊已死，我们该作何结局？”翠黛道：“再休胡说！师尊好端端在朱崖洞内。”如玉道：“你见么？”翠黛道：“我虽未见，我心里明白。刻下连、金二道友在齐云岛有难，你我须速去救他。”如玉道：“你怎知道他有难？”翠黛笑道：“你追究甚么！我也不知齐云岛在何处，只要留神下看，每逢海中有山，便将云头停住，细细观望方好。”如玉道：“这话就糊涂死我了。”翠黛也不回答他，驾云行到了海面，他看过三四处山岛，俱无动静。

又走了百余里，猛见一峰直冲霄汉，青翠异常。如玉道：“好一座山峰呀！你我不可不落云游览。”翠黛道：“我从今再不游览了。”如玉却待又问，翠黛道：“云雾中也看不真切，我瞧着象两个道人被众推拥着行走。等我下去走遭，看是他二人不是？”说罢，把云头一按，落在了半山。

城壁、不换见是翠黛，两人大喜。众妖看着半空中落下个美人来，一个个惊惊喜喜，揎拳拽袖的乱嚷道：“好齐整美人！好爱人美人！好俊俏美人！何不拿他去进与大王讨大赏赐！”众妖哄声如雷来抢。翠黛拔出双剑，与众妖动手。城壁大吼了一声，将绳索迸断，打倒一小妖，夺了两口刀，也来帮战。翠黛诚恐众寡不敌，一边用剑招架众妖，一边向巽地一指，顷刻狂风四起，满山中大小石块飞起半空，向众妖乱打下来，打的众妖筋断骨折，各四散奔逃去了。如玉看得明白，方将云头落下，替不换解去绳索。四人复会在一处，各大欢悦。

翠黛道：“怎么二位受此窘辱，为何不施展法力？”城壁指着不换和自己衣服道：“你看我两人身上，都是不洁之物，焉能走脱！且被妖王各打了二十棍，押解至此。幸得师妹相救。”又问如玉、翠黛道：“你两个如何会在一处，想是未被风刮开么？”

正言间，猛听得满山里锣声乱响，喊杀之声不绝。四人四下观望，见各山峰缺口跑出数百妖兵。又见两杆大红旗分列左右，中间走出来个妖王，龙头鳌背，巨口血舌，白睛蓝面，绿发红须，使一口三环两刃刀，穿一领锁子黄金甲，锦袍玉带，紫裤乌靴，大踏步走来。看见翠黛，哈哈大笑道：“果然好个俊俏丫头！拿住他便是大王爷半生快乐。”用手巾一指，喊叫道：“那里来的三个妖道，擅敢用邪术伤我士卒！”城壁手挽双刀，大喝道：“你

想是那飞龙大王么！我正要斩你，报二十棍之仇！”妖王道：“我便是飞龙大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那俊俏丫头是谁？”城璧道：“水中鳞介，和陆地猪狗一般，那有姓名向你说！”妖王大叫如雷道：“气杀我也！”提一对刀杀在一处，大战约五十回合，不分胜负。那妖王反喜欢起来，喊叫着向众妖道：“这长须道士武艺甚是来得，非杀个几百合见不了胜败。你们何必闲看，可速去将那三个男女捉拿。”众妖喊一声，各执兵器向三人围裹来。不换大惊道：“这该怎处？倘被他们捞掇了去，还了得！”如玉道：“快驾云，你看刀也来了！枪也来了！”翠黛道：“不妨。”忙将丝绦解下，随手一掷，那丝绦化为千尺余长一条黄龙，张牙舞爪，把三人都围在里面，吓的众妖纷纷倒退。不换喜欢的乱跳道：“妙哉，妙哉！再叫这龙张开大口，将众妖精吸他几百个方好。”翠黛又从囊中取出一物，名开天珠，偷向妖王打去，正中在脸上，打的妖王大吼，几乎摔倒。城璧刀头过处，将妖王右臂扫了一下，已入肉四分。妖王两处带伤，提刀往回飞跑，众妖兵各乱奔起来。城璧大步赶去。翠黛忙收了珠宝和丝绦，也急蹙莲步追来。如玉和不换又不敢和翠黛离开，只得紧跟在后面，一递一声的高叫道：“二师兄不要赶了！”

那妖王回头见四人赶来，从怀中取出一瓶向地下一倒，顷刻波涛叠涌，从半山直盖下来。如玉道：“快驾云，水来了！”翠黛左手掐诀，右手用剑一指，那水便波开浪裂，分为两股，飞奔海中去了。不换道：“妙绝，妙绝！”只听得妖王又叫道：“气杀我也！”急向怀中取出四个小塔，托在掌中，口中念念有词，喝声“起！”那四个小塔飞上半天，顷刻便有一丈大小，向四人当头罩下，四人躲避不及，都被那塔罩住。又听得妖王道：“我也

顾不得那俊俏丫头了，不如用宝扇发火，都烧死罢！”少刻，觉的塔内生风，风中吹出火来，将四人通身俱皆烧着。

正在极危迫之际，猛听的天崩地塌大震了一声，四人一齐睁眼看视，身子依就各坐在九功山文笔峰顶上。所守丹炉尽皆崩倒，那火从四人面前飞起，直上太虚。吓的四人惊魂千里，忙站起倒退了几步。再看于冰、袁不邪、锦屏三人，各坐守丹炉，挥扇如故。那一个圆大镜子依旧的清光四射，楼台山水形影全无。四人面面相觑，各没得说。城璧呆想了一会，向不换道：“丹药已去，我们可各寻死路，有何面目再见师尊！”不换道：“总死去也是有罪之人，深负师尊委任。依我愚见，师尊丹尚未成，我们何敢惊动，不如各跪在已坏的炉前，等候师尊丹成时发落；纵死，也要将这大镜子作弄我们的原故明白明白。”翠黛道：“此言甚是有理，我们便一齐跪起来。”

此刻四人无一不心怀惭愧，惟城璧更甚，到这时也无可如何，只得随众各跪在丹炉前。四人偷看，于冰神色自若，若不知者。又见不邪、锦屏小心敬谨在那里煽火，也不正眼看他们一看，越发都愧悔无及。再看那大镜子迎面摆列，照的四人跪像甚不好看。回想幻境中事业，真觉可恨可笑，浑如做梦一般；只是比梦清白之至，非同恍惚有无境况。又想此刻正与妖王争战着，怎么便被四个塔一罩，就弄回文笔峰来？各解说不出于冰是何法力作弄他四人。且四人俱是修炼出来的身躯，与凡夫不相同，不意跪至五天以后，各神衰骨散，也竟和凡夫差不多。又不敢起来，惟有日夜盼望于冰丹药早成而已。正是：

大物填来心倍慌，受刑才罢战魔王。

火炎水尽丹炉倒，四友依稀梦一场。

第七十八回 审幻情男女皆责饬 分丹药诸子问前程

词曰：

幻境由来如梦过，男女俱，受责苛。相看赧颜多，系一镜迷人奈何！金丹分惠，指示前程，诚意第一着。早晚别离去，各毋将岁月蹉跎。

右调《太常引》

话说城璧等跪在已坏丹炉前面，至第六日三更时分，锦屏炉内放出光来，于冰看见道：“此丹成矣。”急走到锦屏炉前吩咐道：“你速去替我守炉煖火。”锦屏去后，于冰将丹药取出，复归原坐，向锦屏道：“你去前洞等候。”锦屏跪禀道：“城璧等走失后，丹炉今已倒坏，他们现在跪候六昼夜，望师尊鸿慈！”于冰笑了笑，道：“你既讨情，可着他们俱归前洞，听候发落。”锦屏传知四人。城璧等起来，各立脚不住，互相扶持，惟翠黛起而复跌者几次。四人定醒了好半晌，方随了锦屏到于冰前，磕了几个头。于冰一言不发。四人起来，回归前洞。

锦屏问四人入镜的原委，城璧、不换二人皆实说，大家胡卢一笑；惟翠黛、如玉支吾了无数闲话。城璧道：“我们原是初尝滋味，温师弟经那样一番大梦，怎么还复蹈前辙，我未免以五十步笑百步了。”如玉道：“师尊象这样作弄我，虽一百遍我也没个醒日！”众皆大笑。城璧向锦屏道：“师妹丹成之日，于师尊前大是有光，我辈真生不如死！”不换道：“我不怕得罪温师弟。此番

罪魁，实他勾引起头。”城璧道：“你就是第二人！总由你我无有把持，自己讨愧罢了，还敢怨人！”又向锦屏道：“我正要问师妹，那日镜子中现出楼室殿阁、山水花木，你可看见么？”锦屏道：“我看见的。”城璧道：“我四人入去，你看见么？”锦屏道：“我也看见的。我还再三阻我妹子，不着他去。”城璧道：“这真奇了，怎么丹炉倒坏时，我众人依旧坐在山峰上面？”锦屏道：“不但二师兄说奇，我也深以为奇。那日你四人入去后，随即起了些烟云，我们连自己丹炉都看不见。少刻又起一阵极大的风，立刻将烟云吹散，楼台山水等项统归乌有，只有那圆大镜清光如故。再看你四人，俱在原旧地方端坐，也不知你们是怎么回来的。我彼时还替你们庆幸，只是不见你们煽火，各将两眼紧闭，和睡了一般。”城璧道：“如此说，我们竟是做梦了。却所行所言，各有实在下落，记得千真万真，并非做梦。”不换道：“我不知别人，只我都是清清白白身历其事，亲见其人。就如与魔王交战，我四个人都是做梦不成么？怎么丹炉倒时就会坐在原处？糊涂，糊涂！”锦屏大笑道：“你们真是糊涂！师尊本领，不难颠倒造化。此刻着你四人去见十殿阎王，问了话并讨回信，只用他心上一思存，便叫你四个顷刻是鬼须臾是人，实弹指之易也，还分辨什么！”

城璧道：“彼时既见我们熟睡，你也该叫我们一声。”锦屏道：“我怎么没叫！叫了你们五六次，通不应我。我又不肯擅离丹炉，怕师尊嗔怪。”金不换急的乱跳道：“你就担点嗔怪便怎么！相隔几步地儿，只用推打醒一个，大家以次推打，就都醒了，那里还有倒了炉，走了丹的事体！叫你这没担当的人害杀，害杀！”城璧道：“我们可睡了三昼夜？”锦屏道：“三昼夜没有，一昼夜是有的。”不换道：“这又是我害了二哥了！二哥要自刎，我将二哥

抱住。彼时若让二哥自刎，倒先醒了。”城璧笑道：“那二十大棍不是你害我的！还有奇处：驾云通是烟雾虚捧着行走，脚下原无物可凭，我不解他怎么会跳出云外？”众人大笑起来。不换道：“这个我心上最明白，我那一跳是个影子，究竟还是师尊扯我下去，要每人打二十大棍哩。”众人又大笑。

不换道：“我想那罩我们的四个塔就是这四座丹炉；我们通身火着，就是他该倒的时候。再则那收服师尊的三仙，和我们交战的魔王，我想不是木头就是石头点化的。还有那些妖兵妖将，大要都是黑豆儿绿豆儿。被师尊掷洒出来，混闹我们。”众人皆大笑不已。

不换又向锦屏道：“师姐叫我们五六次，袁大师兄可叫过我们没有？”锦屏道：“没听他叫你们。”不换道：“可见猴儿的心肠到底比人毒！同门弟兄，毫没有一点关切，害的我挨了二十大棍。这几天虽不痛了，腿上还觉的辣辣的。”众人又复大笑。

不言五人谈论。再说于冰同不邪守候丹炉至二十七天，不邪炉内光华灿烂，吐出奇辉。于冰已将丹药收存，命不邪前洞等候。至三十六天，时在子尽丑初之际，只见一片红霞照彻数丈，红霞内金光闪烁，五色纷披。众弟子在前洞仰视，不换道：“师尊丹成矣！我们修谨以待。”城璧等心上各怀惭怯，先在正殿上点起两对明烛，虔诚等候。

约两刻功夫，于冰从后洞走来，众弟子跪迎阶下。于冰正中坐了，不邪、锦屏侍立左右，城璧等四人跪于殿外。于冰向不邪、锦屏道：“我自修道以来，外面功德足而又足，只是内功尚有缺欠。今在这九功山调神御气三十载，内功虽足而阴气尚未能尽净，非绝阴一丹，欲膺上帝敕诏，又须下三十年功夫方可。因与

汝等共立丹炉，走捷径耳。诸仙炼此丹，须八十一天方合九转数目；我只三十六天，四九之数已成，真好福命也。”随将丹药取出，着不邪、锦屏看视，其大仅如黍粒，红光照映一堂，两弟子称羨至再。于冰大悦道：“明日丙寅日服此，可肉身全真矣。但此丹止能一粒，不能两成也。汝等有福命者，到内外功成时，皆可自行烧炼。”

于冰将丹药收起，不邪、锦屏跪伏于地。于冰道：“你两人是欲与城璧等说情分耶？”二人连连顿首，不敢直言。于冰道：“城璧入来！”城璧跪在面前，顿首大哭。于冰道：“你心游幻境，却无甚大过，然只是修道人最忌‘贪嗔爱欲’四字。你因子孙充配河南，途次相遇，即安顿于朱文炜处，想算亦可。只是你于连开基便大动气恼，这念即是嗔；夜半至范村盗金珠财物，这念即是贪；至于你钟情两个孙儿，心虽流入爱欲，也还是天性应有的事，这都罢了。那代州知州详查旧案，充配你子孙，这正是他做地方官职分应的做的事，你为何迁怒于他，偷他银子二千余两，且将你侄孙连开基名姓写在州官墙上，必欲置之死地方快。他固不仁，你该向你哥哥身上想。象这样存心行事，全是强盗旧习未改，亏你还修炼了三四十年！你休说幻境事有假无真，我正于假处考验你们存心行事。烧丹设一大镜，那大镜即幻镜勾头耳。送你到海中责二十棍，使你皮肉痛苦，还是轻于教诲你。但你在幻境有一节好处，你知道么？”城璧道：“师尊千叮万嘱，着弟子静宁丹炉，偶因一镜相眩，便致心入魔域，丹炉崩坏，失去无限奇珍，深负师尊委托，万死何辞，尚有何好处！”于冰道：“你于我交战身死后，即拼命自刎，此系义烈激发，深明师大义，非为你以死殉我，我便喜也。丹药走失，异日内外功成时再炼。起去

罢。”城璧顿首爬起，侍立在锦屏肩上。

此时如玉、不换在外听得明明白白，也还去了。只有翠黛见于冰事事皆如目睹，回想和那道人百般丑态，自觉无地自容。又怕于冰对众宣扬，心中七上八下，不安宁之至。

只听得于冰道：“叫不换入来！”不换跪在下面。于冰道：“你知罪么？”不换道：“弟子身守丹炉，心入幻境，走失师尊许多珍品药物，罪何容辞，只求师尊严处！”于冰道：“心入幻境，也不止你一人，此系公罪。何况你毫末道行，焉能着你静守。只是你在无锡县河中见一大珠子，便神魂如醉，这种贪念，十倍城璧偷窃。城璧着你弃去，你还要镶嵌道冠。更可恨者，师傅惨死，道友分离，少有人心者应哀痛惶惑之至，亏你毫无想念，在无锡县坐守三昼夜，丧良忘本，莫此为甚！若不看你有搬折树枝，拼命到战场上相救，竟该逐出门墙之外。”吩咐袁不邪重打六十戒尺。不换连连叩头，道：“弟子真该死！即师尊不打，弟子还要讨打。”于冰笑了笑，不邪将不换打了三十戒尺，于冰吩咐停刑起去。不换顿首叩谢，也侍立一边。

于冰从怀中取出一纸，众弟子见上面有字，却不知写着是甚么。又见怒容满面道：“传超尘、逐电来！”二鬼跪于殿外，于冰道：“你两个将吾法牒，押温如玉到冥司交割，着打入九幽地狱，万世不必见我。”说罢，将法牒从案头丢下。二鬼拾起，来擒拿如玉。案前早跪下不邪、城璧等四人，一个个叩头有声，一齐哀恳。于冰将双睛紧闭，置若无闻。约有两刻功夫，方将眼睁开，令四弟子起去，唤如玉入来。如玉膝行至殿内。于冰向众弟子道：“世间至愚之人亦各有梦，然梦境亦各见人心性。交战时众弟子皆奋不顾身，翠黛一妇人尚舍命相救，左胁带伤。惟他怕死，瞻

顾不前。我死之后，诸弟子疑信相半，他又直断我必死，蛊惑人心。将我抬入石堂，他便讲论或聚或散的话，被翠黛评驳始休。种种禽心兽语，令人痛切骨髓！娼妇金钟儿与他昔年交好，皆汝等所知。此番幻境又着他相会，不意他旧态复萌，其苟且调笑，和当日做嫖客时一般无二。假如他娶了金钟儿，他自一心一意过温柔场中日月，便将十座丹炉崩倒，也未必惊的醒他情魔。原是玄门中再不可要之人，是我一时瞎眼盲心，因他有点仙骨，冒昧度脱门下。似此无情无义、好色丧品之流，不但坏我名声，即汝等亦难与为伍。今既替他恳求，可将如何发落禀我。”不邪道：“未知他在幻境受过刑罚没有？”于冰道：“幻境中止着太安州知州打了四十板。”不邪道：“可罚他再烧丹药，如丹不成，弟子等亦不敢再恳。”于冰大笑道：“这话就该打你四十大板才是。我的丹药，皆四海八极珍品，焉肯复令浪子轻耗。”如玉在下面泣说道：“弟子屡坏清规，实实不堪作养，即粉身碎骨，亦自甘心！叩恳师尊开天地鸿慈，姑宽即往，策效将来，将弟子重责大板一百。嗣后再有丝毫过犯，不但师尊定行逐斥，即弟子亦何面目再立门墙！”说罢，顿首出血。于冰道：“也罢，既你自定刑罚，诸弟子恐你污手，着超尘、逐电拉下去重打一百板，不得一下徇情！”如玉自己走在殿外阶下，爬倒受责。

于冰向锦屏道：“速领你妹子到后层洞中，秉烛伺候。”锦屏领翠黛去讫。

二鬼将如玉轮流重打至五十余板。起先如玉还痛苦哀求，次后声息不闻。城璧、不邪、不换三人复行跪恳，于冰吩咐停刑，入后洞去了。好半晌，二鬼方将如玉扶起，抬到丹房内。金不换道：“二位师兄知道么？师尊此刻入后洞，必是发落翠黛道友。我

想明不发落，背人发落，必定他做的事和温师弟一般，犯了个‘淫’字。”袁不邪虽是猴属，却无猴性，比极有涵养的人还沉潜几分，听了这话和没听见一般。城璧是个义烈汉子，最恼揭发人之隐私，不由的面红耳赤，怒说道：“你这话实伤口德！说温师弟尚且不可，何况妇人！我问你有何凭据，敢以‘淫’字加人？”不邪自觉失言，溜出洞外去了。不邪在殿内听得如玉在丹房内低声惨呼，甚是悲苦，向城璧道：“我和你担点干系，通个私情救救他罢。”城璧道：“使的。”于是两人一同下来，将如玉底衣拉下，不邪口诵灵文，用袍袖拂了几拂，随即伤消痛止，皮肉如初。如玉深感拜谢。

再说于冰到后洞坐下，翠黛跪伏堂前，痛哭流涕，叩头不已。于冰道：“修道人首戒一个‘淫’字，你所行所为，皆我羞愧不忍言者！我何难着你丧失元精，但元精一失，可惜你领我口诀，将三十年吐纳功夫败于俄顷，终归禽兽，有负你父雪山之托。止吊你三昼夜，痛责三百皮鞭，不押赴九幽地狱，仍是存你父之情。今日不对众责处，又是与你姐留脸，非为你也。本应立行斥逐，姑念你于我交战时，以一妇人拚命相救；城璧倒地，你又以飞石助阵两事，颇有师徒手足之情。若不为此，我门下焉肯容留丧品之人，致令三山五岳诸仙笑谈于我！”翠黛听了，心若芒刺，含泪叩头道：“弟子虽是禽兽，亦具人心，自今以后再不敢了！”于冰大笑道：“好一个再不敢了！幻境之苦你虽受过，此刻法亦难容。”吩咐锦屏重打一百戒尺。锦屏打了二十，翠黛哭哭啼啼，锦屏也不觉泪下。于冰便着停刑，随即出离后洞。

翠黛揩抹尽泪痕，同锦屏至前殿。金不换不住的偷看翠黛，翠黛羞赧的了不得。于冰从袖内取出丹方一卷，付与不邪道：

“此《天罡总枢》内烧炼法也。此系八景宫不传之秘文，将来只可你们五六人看视，待汝等功行完满，烧炼可也。若有私敢泄于人，吾必以雷火诛之。”不邪同众弟子叩头领受。于冰又取出九粒丹药，指向锦屏道：“此汝所炼易骨丹也，汝与不邪于壬子日服之。汝二人修炼年久，可尽易凡骨皆仙骨也。”众弟了趋视，大如梧桐子，五色相间，精彩夺目，光耀逼人。于冰分赐二人各一粒。二弟子大喜叩谢。于冰一抬头，目见翠黛神销气沮，面孔乍红乍白，于羞涩中带出垂涎之态。于冰大笑，向翠黛道：“今看你父雪山之面，也与你一粒罢。”翠黛如飞的叩谢，于冰又大笑，众弟子亦有偷笑者。翠黛领了丹药，喜愧交集。

于冰又向城璧、不换道：“你二人坏吾丹炉，理合俟三十年后，再行分赐。缘我与汝等相聚屈指只有半月，且你二人幻境过恶尚小。城璧内丹正在结胎之时，须索助他一臂，念十数年相随之情。”向不换道：“你赋质最拙，修道诚虔又不及城璧。你二人虽同时受吾指示，你的内丹于结胎时甚远。且你未受人世折磨便得仙诀，真是过分之至，这也是你前世积累，使你遇我，非偶然也。今也分赐你一粒，服之可抵三十年吐纳功夫。你须着实奋勉，勿负我格外提携。”两人领丹，顿首叩谢。

又将一粒付与不邪道：“温如玉特具仙骨，修为颇易，奈他是不敢定的人，今将此丹付汝，三十年后果能洗心涤虑，日夜加功，方可付与助其成胎；若仍因循岁月，你可谨藏身边，等候有缘人消受。如敢私徇情面，再象此刻治他杖伤，只用你念头一发，我即早知，于汝不轻恕也。”不邪连声答应，将丹收讫。如玉亦行叩谢。

于冰又取出丹药五粒，向不邪道：“此汝所炼返魂丹也。”众

弟子同视，见颜色红白各半，白处白如玉霜，红处红若烈火，较桐子略小些，放在掌中来回旋转不已。于冰道：“此丹起死回生，枯骨皆可使活。俟汝等大成后赐一粒，为仙家备而不用之物。只可惜我那四炉丹药走失耳。”

不邪、城璧齐问道：“适才师尊说：‘相聚只半月余。’尚望明示。”于冰道：“我定在下月十五日子、午、未三时中，必应上帝敕诏。我去之后，与汝等见面极难。袁不邪即在此洞修持，日后吾表弟周璉来此寻你。此人颇具仙骨，也是我们一路上人，你竟可收为弟子，加意提携于他。”不邪唯唯。“锦屏断不可居骊珠洞，可带一二侍女去山西五台山灵光洞修持。此洞系许宣许真人炼丹之所，极其深幽。汝不见可欲，心自不乱也。城璧去山东琼岩洞修持。翠黛仍回骊珠洞修持。”翠黛道：“弟子洞中家属众多，回去后，带一二侍女分居西洞，庶少免纷扰。”于冰点头道：“如此甚好。”又向不邪道：“你仍回玉屋洞修持。洞内有紫阳真人《宝录天章》一书，须用心看守，代袁不邪之职。温如玉去四川武当山九石崖华洞修持。此洞系白玉蟾大仙飞升之所，洞内奇葩异果，四时不绝，可免出洞采办食物之劳。你止驾云一能，别无道术。今再与你一符贴在洞门内，等闲不得出入。再象前遇蟒头妇人，惹起风波，那时没人救你。”又普向众弟子道：“我今分你六人为六处，诚恐你们群居终日，尚无益清谈耳。”

不邪等又跪禀道：“弟子等承恩岁久，满望永奉驱策。今师尊飞升指顾，犬马之心不无依恋。愿师尊授职后，于驾驂凤驭游览之暇，使弟子等时瞻慈颜，钦领训诲，不致为外道所魔。此固弟子等所深欲，想亦师尊所乐于裁成也。”言讫，各泪下。于冰亦为怆然，道：“此想非止汝等，我亦有之。然我自修道至今，前

后仅见吾师三面。我此后便可随意与吾师相见也。你们若修道成时，何患不朝夕相聚。”不邪道：“弟子等修道深浅，皆在师尊洞鉴之中，祈就弟子等目今造就，示知终身结果并迟早年头，弟子等可好益加奋勉。”

于冰道：“你们起来。”众弟子分立左右，于冰道：“你们问终身结果。能正心诚意，不为外务摇惑，便是终身好结果。就如日前镜内楼台，影中山水，皆幻境也。不邪、锦屏见之，视若无物；城壁等则目眩心动矣。此非幻境迷汝等，实汝等遇幻成幻自迷也。至于汝等成就年头，我亦不妨预言大要：不邪还得一百二十年，锦屏一百六十年，城壁二百年，翠黛一百八十年，皆可成上仙。只要始终如一方好。金不换资性最钝，眼前局面，地仙可望，成就年头未敢预定。温如玉若清心寡欲，一意修玄，可成在城壁之前。”又连连摇头道：“他的归结难以预定，只看他自爱不自爱耳。”于冰又道：“我明日午刻，即服绝阴丹。汝等可于后日午未未初见我可也。”

又将二鬼叫来，吩咐道：“我自收汝等至今，屡奉差委，无不诚敬办理，从无过犯，因此我滴指血施恩汝等，复授修炼口诀，近又四十载。尔等刻下道力，俱可出幽入明，不生不死，眼见已成鬼仙。若再加精进，虽身游天府亦无不可，与神仙何殊！我定在下月中旬出世，我去后，你等可赴茅山华阳洞内修持。此洞系陶弘景天仙炼丹之所，只要毋蹈邪淫，毋行贪妄，便可永保天和，与日月同寿。”二鬼叩头有声，泣说道：“小鬼承祖师雨露，备极栽培，数十年来未尝片刻相离。今只愿随祖师千年万世，实不愿去茅山。”说罢，叩头大哭。于冰道：“道力如袁不邪，其次锦屏姊妹，尚不能随我同去，何况尔等。”二鬼又来哀求，情甚恳挚。

于冰想了一会，提笔写牒文一张，递与袁不邪道：“我去后，可持吾法牒领二鬼交送转轮司，烦他送付一母胎内，必须多子之家，将来我去度他们时，可少免他父母悲悼。”又书符二道，付与二鬼道：“到转生那日，将此符吃下，使尔等一出母胎，便记得今生做鬼跟随我事，庶不为酒色财气所迷。十五年后，度尔等在我洞中，做两个童子伺候可也。”二鬼方大喜叩谢。

于冰又道：“明朝气运将终，治世圣人已受天命。数十年后，流贼李自成、张献忠作乱，涂毒生民；袁不邪、锦屏、翠黛、连城璧你四人，可随意变化尘世道士、道姑，分行天下，救人灾难，广积阴功，立天仙神仙基业正在此时。连城璧法力无多，今得吾易骨丹，不过十年，胎可结成，俟他结胎后，紫阳真人《宝录天章》已命金不换收管，可取至此洞，大家同来此洞练习。我意不邪、锦屏、翠黛你三人素知法录玄窍，一月之内即可全成。连城璧才算入门，大要非半年或三月功夫不可，你三人共相指授可也。金不换俟他结胎后，到城璧洞中学习，庶不误他静中旨趣。统俟三十年后，汝等造就又与此时不同。至期我自有法旨相召，于《天罡总枢》内择十分之二三加惠汝等，使列吾门下者，与岛洞诸仙本领不同，也算你们投托我一番。道行完满，我自按期接引，共入仙班。汝等可勉之慎之，毋负我期望至意。”不邪等各大喜，顿首拜谢。

至次日辰时，于冰令众弟子回避，入后洞服药去了。正是：

九转丹成次第收，赏功罚罪个中由。

幻情道破重虚境，指示前程各慎修。

第七十九回 冷于冰骑鸾朝帝阙 袁不邪舞剑醉山峰

词曰：

丹成一粒卿云透，敕命膺组经。受职仙班，修文玉府，与碧天同寿。 满身剑术光华骤，明日复相凑。试问同人，此艺谁能够？

右调《城头月》

且说于冰至次日辰刻时候，在后洞沐浴了身体，先出外叩谢了天地，次向八景宫老君、西昆仑元始叩拜，再次向碧云宫师祖东华帝君、赤霞山火龙真人各叩拜毕，然后将正面石堂门关闭，端坐在石床上，将丹药服下。此丹入腹，遍行三百六十骨节，于眼、耳、唇、舌、口、鼻、五脏六腑、幽门精窍，以及有血无气之地，无不走到。约有一个时辰，泥丸大开，从泥丸中追出线细一缕黑气，由石堂透出，飞入云霄。打坐至夜子时，丹田内雷鸣一声，顷刻三化聚顶，五气朝元。众弟子巡视，见石堂上现一股紫气，离堂数丈高下，气上托卿云一片，大径丈余，光华灿烂，照的洞院皆红。不邪大喜，向众道侣道：“吾师大道，今日始行完足，深可欣羡！”众男妇同二鬼各翘首观玩，称赞不已。自此夜为始，夜夜到子时，总有一片卿云升起，至天微曙时始无。

于冰白天与众弟子讲究玄理，一交亥时中刻，便各运用坐功。众弟子知于冰聚首无多，亦皆谆谆询问，恐将来指授无人。瞬息到八月十五，早间于冰又复沐浴身体，坐在前殿，众弟子同

二鬼皆分班侍立，俱带惜别之容。于冰向锦屏道：“翠黛与你同胞，理合令你照拂，但你与他道力亦差不多。”随向不邪道：“你一岁中不拘何时，定到他五人洞内各巡行两次。坐中功夫，简易中却至精至细、恐伊等铅汞少为失调，便将功妄用也。”不邪唯唯。

至巳时末刻，即着于殿外排设香案。众弟子同二鬼皆拭目相待。于冰忽然又想起一事，向不邪、锦屏、翠黛道：“固形一丹，是你三人所急需者。过十年后，不邪于丹方内查出此条，你三人采取药物，再行烧炼此丹。烧丹时一人掌扇，二人看守，昼夜轮流，至丹将成时，尤须加谨防备。大界中道行似你三人一类者甚多，他从何处得此奇方！我若在此，无一敢来。你三人炼此丹，则不敢定其多寡矣，诚恐有本领浩大高似你三人者，被他夺去，徒费心勤。”说着，从身边取出戳目针两个，付与不邪道：“此系八景宫至宝，可谨慎收存。于万不得已时用之，当念他和你三人一样，好容易修炼一二千年，此针一出手，戳目戳心，随己所欲，无一生全者。若实在法力不能敌，用一针损其一目，使之逃去，此于战斗时亦存一点阴德也。丹成时，不邪速寻吾洞缴还，不得片刻存留。”说罢付与，三人叩谢。后于十年内，三人同炼此丹，杀一极毒的蟒王，号红锦夫人。又杀一恶蛟，名为西洋太岁。他修炼的钢筋铁骨，诸宝不能损伤，固形丹成时，几为夺去，皆此针之力也。此是后话。

于未时中刻，从西北方起一阵香风，与冰麝兰桂之味大不相同，久之香气倍浓。至酉时初刻，猛听的空中云璈齐奏，笙箫和鸣，又见霞光片片，彩云成行。遥见童男童女十数对，各手执朱幡翠盖，玉节金符。中有一仙官，戴八宝碧莲冠，穿紫鹤氅，丝

绦皂靴，双手捧着纶音，由远而近，冉冉下降，离地有一丈高下停住云头。于冰跪伏香案前，众弟子同二鬼亦各跪在于冰背后。那仙官将敕书开展，口中宣读道：

太上洞宣灵宝深远玉皇玄穹高上帝诏曰：蓬岛刀圭，首重长生之药；琼楼翰墨，欣添不老之仙。兹尔冷于冰，金和玉粹，月朗星高。易水衡文，素擅清华美誉；金台奋袂，爰推智勇奇才。敷粟米于九州，灾黎再造；收猿狐于二岳，异类同升。针破鱼睛，寒丧鲸鲵之胆；雷轰蛇首，雄飞草木之名。道接宣都，蓼荼苦几七十载；心存冰府，松柏操犹万千年。宜列紫极之班，用广红云之座。今特授尔为三界靖魔大使普惠真人。呜呼！颁绶册于瑶宫，光传太乙；降赤符于贝阙，数合天元。已赐蕊珠绮宴，速策雏凤双翔。

读毕，于冰三跪三起九顿首谢毕。又见二仙吏捧着冠裳和朝衣皂靴落在院中，导引于冰到后洞更换。

须臾，于冰出来，头戴二龙捧日珠冠，内衬云锦百花无缝仙衣，外套金缕八团圆蟒朝服，足踏朝靴，腰悬赤壁，手执青珪，珊珊玉佩锵锵和鸣，白面乌须与月色相映，倍觉光彩十分。于冰复走至香案前，只见西北上飞来一只青鸾，约长一丈，花冠翠羽，朱爪金睛，在半空中左右翔舞，舒翼长鸣，然后落在于冰面前，整翼待乘。于冰跨上鸾背，那鸾展开双翼，飘飘飞起。二仙吏亦随同升。众童男女分两行行走，于冰在中，仙官和仙吏等后面相随，吹吹打打，拥入九霄之内。

众弟子同二鬼仰视，直待仪从不见，音乐无闻，方才议论起来。不邪道：“修道人不当如是耶！”锦屏道：“只要我们立志坚贞，终须有此一日。师尊已授职普惠真人，安见我辈不能授职真

人、夫人耶！”不邪道：“将来神仙你我或可有分，天仙极难。”城璧道：“我倒不管他天仙、神仙、地仙，此刻师尊飞升去了，固是大喜，只是我心上觉得凄凉之至，不知何年再得一见！”说着泪下，众弟子也各怆然。二鬼跟随于冰最久，从未一日相离，今见于冰去了，竟放声大哭起来。不邪忙止住道：“此系师尊大喜事，莫哭，莫哭！我们此刻谁不心怀悲感！我明日即到冥司送你两个脱生人间，屈指不过数年，便在师尊左右。倒是我们，须一二百年后方能聚首，反不如你两个了。”又向城璧道：“此洞师尊吩咐着我住持，我今夜就是主人。一则师尊飞升不可不贺，二则就与诸位道友送别，三则赏玩中秋佳景。此山奇果最多，超尘、逐电可速去采办。洞中有莫月鼎大仙飞升时留下有数百年未用佳酿，不可不一领滋味。我们也不必在洞内盘桓，可同上后洞峰顶畅饮今宵，为明辰惜别之计。”城璧道：“大师兄有此佳兴，可一同共醉峰头。”

少刻二鬼采办停当，不邪等同一行男女共八人，齐上峰头。只见万壑同明，千峰映月，落花枫叶，飘送金风，真好一片秋景也。八人席地而坐，开怀畅饮，叙谈已往未来。金不换指着已坏丹炉道：“这就是我四人对头。”锦屏道：“半空中那水晶碟和那圆大镜子，那里去了？”不邪道：“水晶碟系出自师尊怀中，大众共见。那圆镜子来亦不知从何处来，去亦不知从何处去。今二物我亦不知归于何处。师尊止吩咐我，着将丹炉收存在后洞内，将来我们有用他处。这好些日子，因师尊飞升，我还没顾的收拾他。”城璧道：“我等俱是一师，情同骨肉，此番一别，安可不再订后会，为联手足之谊。我想一岁中止中秋一夜，自今夜为始，每岁到中秋，要早到大师兄洞中快聚。通以日落为期，若日落不

至者，来时每人各罚酒一巨觥。若能采有异果，随意带来，以助酒兴更好。大师兄以为何如？”不邪连连点头道：“甚是。”逐电道：“此后中秋之会，我们两个无福奉陪。想算着到明年这夜，正在人家妇人怀中咀嚼奶水而已，安能再饮此数百年醇酒也！”众皆大笑。

于是欢呼畅饮，皆有醉意。不邪道：“杯酒清谈乃文人韵事，我此时武兴颇豪，有师尊传授青龙双剑法一十二路，系因我采药于九州四海，作对敌妖仙野怪之意。今趁此月朗星辉，与师弟妹一舞，以助酒兴何如？”众皆大喜道：“愿观神技！”不邪向锦屏要双剑在手，挽起袍袖，束紧丝绦，腾身破步，将门路次第分演出来。初时若两条白练，一起一落；次后犹如百道银蛇，攀折远近；再次滚一轮明月，与天上月色争圆；至后止觉的寒光冷气，逼人眉目，令人生悚惕之心。看到眼花缭乱处，通无人影，又象一片雪山来回摇动，真仙传也。城璧欣羨，神魂如醉，恨不的即刻学全。翠黛同锦屏道：“我与姐姐亦有剑法，看大师兄剑法，你我只堪割鸡耳。”正言间，只见那两口剑从地跃起有三丈高下，飞向对山，大响一声，一瞬目，二剑复在眼下，比鹰隼还疾。再看对山，一大柏树已两段矣。少刻双剑一合，大家方看见不邪已在原处坐着，若不曾出座者。个个齐声喝采，称颂不绝。

城璧大叫道：“大师兄这剑法不可独得，应该传授几个徒弟。”不邪笑道：“师弟内功正在结胎时候，俟结胎后传你，方不为剑学分心。”锦屏道：“要传须普行传授，安可私惠一人！”翠黛问不邪道：“单剑和双剑可是一样用法么？”不邪道：“大不相同。师尊于三年前也曾传授单剑，名通天遁剑法，专以击刺耸跃为事，故敌者莫测其去来，共一十六路，较青龙剑法倍难学习。

师尊常言天来子最精于此。惜我未能一见，岂世俗用单剑者所能梦及一步也。”金不换道：“我这身材瘦小，该学通天遁剑法，庶几跳跃起来还可探着敌人脑袋。”锦屏大笑道：“我们修道的人原不可不学剑法，以备不虞。你适才所言，竟是意在杀人，大师兄恐未敢教你。”不换也笑了。如玉道：“只是我可怜，止会个驾云，还是二师兄教的。我在师尊门下投托一场，别无偏众位处，止挨起打来比众位偏些。”众皆大笑。如玉道：“我与众师兄姐参列同门，没的说，你五人总须各教我些法术武艺才好。”不邪道：“三十年后，你果肯励志上进，结胎有成，法术武艺，我当效劳。”六人同二鬼说笑欢饮，直吃到残月西沉，轩车渐拥时候，男女俱皆大醉方休。

次早，锦屏道：“本欲同回前洞与大师兄拜别，但师尊已去，见之倍增凄惻，我还要同舍妹到骊珠洞取我应用物件，到五台山别立人家。”如玉道：“武当山九石崖华洞，我也不知在四川何处，尚须早为寻访，我等就在此各散罢。”说罢，大家叩拜。城璧等五人又从新与袁不邪叩拜，着他遵于冰命令，指示得失，一岁中按四季到各洞考证得失。不邪谦让了几句，然后应允。超尘、逐电亦各与五人拜别，大家洒泪分首，互相珍重而散。

袁不邪持于冰法牒，率领二鬼游身冥府，到转轮王处将超尘、逐电交割，仍回朱崖洞潜修。

再说于冰骑了青鸾，同仙官仙吏、众童男女升起在九霄之上。只见光烛三界，五色玄黄；又见千乘万骑，羽盖龙车，往来在碧空之内。至南天门外，下了青鸾，早有金公木母引到天衢。但见：

红霞现彩，紫气笼烟。贝阙琼宫，瑶衢分三条广路；银

楼玉宇，朱扉开十二通门。桂殿兰台，凝目皆琳琅之器；丹楹绣柱，翘首瞻琬琰之城。皓魄临窗，玉轴共牙签一色；和风拂槛，朱帘与袅篆齐飘。西兔东乌，转旋两仪之毂；左龙右虎，调和一气之元。芝草杨枝，同苍螭而度厄；火珠蕉叶，偕赤凤以垂光。天矫虹桥，高接千层宝塔；辉煌晶镜，照彻万顷冰壶。烂漫卿云，缭绕露盘之座；缤纷异卉，芳馥阆苑之葩。太液空明，九霄宁无巨水；金屿翠岛，上界亦有崇山。风伯清尘，雪花肇万邦之瑞；雨师逐疫，雷霆鼓八节之和。四大帅锦袍绣甲，八天王玉带鳞衣。羽衣佳人，手散一天花雨；霓裳童子，炉焚五色龙涎。九曜星官，肃班联于殿陛；二十八宿，环威仪于崇墀。造物元君，献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无穷之册；幽冥教主，奏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生生不已之源。东阁金公，率蓬壶羽士高呼殿下；西方木母，携广寒仙侣欣舞阶除。九江四海诸神，捧持鳞介总簿；三山五岳列圣，爰呈禽兽通籍。屋漏中霤，详一门之善恶；神荼郁垒，报万姓之欣戚。麟负朱绂，玄鹤衔千年硕果；豸悬赤壁，青鸾啄百岁名花。丹桂飘馨，八极浮尘氛之气；白莲流液，九野沾湛露之波。耿耿银河，簪履云霞并灿；锵锵凤管，埙篪金石和鸣。喜见绮罗在御，欣逢锦绣为丛。正是：

九天阊阖开紫极，一朵红云捧玉皇。

于冰至金阙下，又有张、许、裘、葛四天师导引至玉案间，叩首毕，奏陈籍贯，并修真得道始末。上帝见于冰心结紫络，面有神光，帝心甚喜，下许多温旨，命五老四极授玉册金文，以靖魔大使兼修文院玉楼副使。赏仙官二人、仙吏四人、童男女四人、力士八人、仙乐一部，永远服役。于冰顿首谢恩，退出。

火龙真人早已等候在紫禁之外，看见于冰，大笑道：“你得有今日，我脸上大有光辉！”于冰即忙跪伏，火龙真人扶起，道：“你可同我参见教祖老君去来。”正是：

朱幡翠盖膺丹诏，鹤驭鸾骖上九天。

面壁勤修时尚浅，已成福寿大金仙。

第八十回 八景宫师徒参教主 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词曰：

参教主，谒三清，入瑶池。排绮宴，饮琼卮。过瀛海，游凤阙，听歌吹。仙侣至，献佳珍，贺升祺。陈雪藕，进交梨。奏箫韶，舞干戚，醉于斯。

右调《醉太平》

话说火龙真人，领了于冰并上帝所锡官吏男女诸人，先到八景宫报名挂号，知会了宣都大法师，稟知老君，立行传见。老君大加奖励，赐《太清丹经》一部、“都功神印”一颗。又道：“《天罡总枢》一书，东华帝君业已代缴，亏你天资聪慧，竟能领略得来。戳目针乃吾至宝，你至今未曾送还，就赐了你罢。”于冰顿首叩谢。又向火龙真人道：“你门下出一好弟子，也算你眼界去得。”吩咐左右：“赐郑东阳风火剑一口，以旌其功。”火龙亦顿首谢。

师徒二人辞出，至昆仑圃叩谒东王公。东王公赐太乙刀圭、火符内丹等物。

又领至瑶池，拜见王母。王母赐宴玄台，令火龙、于冰列坐两傍，自己居中独坐一席，下面华林、媚兰、青娥、瑶姬、玉卮五女相陪。又诏董双成吹云和之笛，王子乔弹八琅之璈，许飞琼鼓太虚之簧，安法兴歌玄灵之曲。宴罢，火龙同于冰叩谢。王母道：“冷于冰风度端凝，造就不可限量。郑东阳得此弟子，大长

赤霞门面矣。我亦无以为赠，知于冰尚未有府第，可于罗浮山鸣鹤洞居住。此洞系吾次女媚兰修道之所，洞内外颇有奇景，堪寓饮岚卧石之仙。”于冰顿首拜谢。王母命董双成道：“你可代我送二真人出瑶池。”

火龙同于冰谢别了董双成，又到紫芝崖朝拜元始。元始亦深喜于冰品格秀雅，道念纯一，赐《符篆丹皂》七卷。后领于冰至碧云宫，拜见师祖东华帝君。帝君慰劳至再，设宴款留，赐雌雄剑一、玄珪二、宝珠四百、花无缝大红云影仙衣一袭。宴罢，帝君命火龙领于冰到蓬瀛海岛众仙聚会之所。但见：

彩云叶瑞，丽日呈祥。瀛洲三山，遍长九节之草；蓬壶十岛，时开千叶之莲。高峙银楼，遥映一天皓月；横开翠阁，远接五色晴霞。风雨无虞，架海梁以桂柱；芝兰有味，绕复道而流香。壁挂晶球，目眩光明之藏；室悬宝鉴，身居不夜之天。文梓百寻，喜见枝枝相对；长松千尺，欣看两两同根。紫萸峰头，青鸾与玄鹤并舞；丹枫树下，白鹿共赤豸偕游。鳞伏牡丹亭畔，凤绕曲水池边。翠盖乍飘，皆课花评鸟之侣；朱幡相引，尽采芝种玉之人。裳履增华，联火藻山尤以焕彩；云璈迭奏，合金镛玉箫以成声。月夕添海屋之筹，卿云烂漫；花朝验天孙之锦，异卉芳菲。玳瑁筵前，共荐交梨火枣；蕊珠宫里，大陈雪藕冰桃。《白雪》调高，编入长生曲谱；碧荷凝翠，裁成延寿舞衣。聆咳唾之德音，珠玑满座；睹冲和之雅范，风月一帘。菖蒲炼出新苗，盘中丹转；云母蒸成香芋，铛内烟浮。玉烛兰膏，醉倚柁榴之枕；琼浆贝液，争啖鹦鹉之杯。正是：羽容冰厨瓜作枣，神仙洞府斗为觞。于冰看罢，见众仙男女老少不一，约五六百人。各佩服金冠

云履，锦衣绣裳。见于冰师徒落下云头，皆一齐拍手大笑道：“新普惠真人至矣！”火龙命于冰先拜了南极，南极答以半礼；次拜众仙，众仙各跪拜相还。于是相揖相让，同到凤山。香城之内早已预备下筵宴，都让于冰首坐。一则为是敕封有职事金仙，与受封散仙不同；二则又系初到。于冰那里敢坐，仍是南极坐了首席，火龙吩咐坐于南极之侧，却是独坐一桌，从众仙相敬之意。众仙各次序就坐，火龙反在于冰之下。须臾，酒泛芝浆，盘盛异果，众仙童子、仙女歌舞齐行，真是花攒锦簇，快目怡情。

宴罢，谢别众仙。于冰随火龙到赤霞山流朱洞内，叩谢教授超拔之恩。火龙道：“汝本浊骨凡夫，不过百余年即至大罗金仙之位。虽上古有食一草即能飞升者，今非其时也。汝成就亦可谓甚速。敕授靖魔大使普惠真人已出望外，今又兼玉楼修撰副使，不但为岛洞诸仙未有之荣，即我从战国时修道至今，亦不能有此际遇。此非上帝私惠于汝，缘汝腹内有《天罡总枢》一书，上帝知汝颇有道术，故破格任用耳。上中下三界诸仙品分九等，统计八万四千余人，读过他这书的能有几个！老君和你有这缘法，我亦解说不来，想你高曾祖父必有大天阴鹭，始能乃尔也。上帝首重济渡仙才，我只在数日内必膺宠命，都察水部矣。此缺极繁，凡江湖河海诸神圣职司水事，有舛错即行参奏。文移往返，日无宁息。参奏不到，大则为徇庇，小则为失查，安能如你做玉楼副使清闲。至言靖魔大使，不无失查之责，然雷部三百六十诸神巡行三界，无烦汝劳心也。”

火龙话毕，于冰然后与同门见礼。火龙道：“以道术论，普惠应居弟子之首。然吾门下统以先后为次序，列在第五可也。”原来火龙先有弟子四人：为首道通真人，为第二化行真人，此已授

救命者；未授救命的，是晶莹子，桃仙客。火龙亦设宴，自己居中，独坐一席。令于冰独坐一席在左。四弟子共坐一席在右。于冰说起未见修文院雪山道人，早晚走遭方好。火龙大笑道：“各仙圣紧要去处，才到十分之二；量此异类小吏，见他不见，何足挂怀！若为他有赠书之情，书是老君假手于他，只不治他盗窃之罪足矣，他还敢居功么！若伊锦屏、翠黛有成，已炼就人体，身分高出乃父数十倍。非仅三界诸仙青目，即我做师祖公的，亦不敢以异类薄待他们。”又指桃仙客道：“你四师兄随我数百年，神通术也算有些，只是不能膺授救命，终于地仙而已。”仙客道：“弟子也是出身异类，不过比天狐身分高些，纵加力修持，亦必为上帝所鄙，安敢望到五师弟地步。”火龙道：“你自不勉励，还要如此分说。福海真人张果，非天地初开时一蝙蝠耶，三界诸仙、诸神、诸圣，那个不敬服他！就是上帝亦加优礼。再过百余年后，袁不邪必膺敕诏，到那时你又有何说？仙道路阔，上帝何尝鄙薄汝等。”

道通真人道：“袁不邪造就，必大有可观。百余年只瞬目可待耳。”于冰道：“此子入道沉潜之至，将来可望有成。”道通道：“锦屏、翠黛何如？”于冰道：“他两个俱有根基，异日天仙神仙俱未敢量。”又问道：“连城璧、金不换、温如玉三人何如？”于冰道：“连城璧为人光明磊落，向道纯一，亦可望有成。‘酒色财’三字还不能摇动他。至于一‘气’字，尚未调匀。他原是侠客出身，才修持三四十年，焉能将毛病化尽。”火龙道：“四字之中，惟‘色’字最难把持。今城璧于三字竟能固守，便是可入道之器。止余一‘气’字，只用再修持三五十年，自和平矣。三十年后，我亲去试验他一番，若果有定力，不妨助其速成。”于冰

又道：“金不换赋性最庸，又不肯精进。幸得他心无渣滓，嗣后地仙可望。温如玉特具仙骨，只是他于‘色’之一字殊欠把持，未便定他的造就。”道通真人笑道：“有何难定，‘色’字与那三个字大不相同，有把持者尚恐摇动，况无把持耶。”

道通真人道：“象这些人，五师弟原不该度他。只用化一绝色女子，一试即立见肺肝也。恐纵有满身仙骨，何益也！”

火龙道：“普惠修持无多年，门下便有许多弟子。怎道通、化行门下竟无一人？”道通真人道：“数百年来，也曾陆续看中十数个，于‘酒气’二字，尚能把持，只到‘财色’二字，不用两试三试，只一试，便是再不可要之人，从何处度起！”火龙大笑，弟子亦皆笑。

化行真人道：“看来，五师弟不过好度徒耳！若弟子等肯度脱异类，何愁不得三五人。”火龙连连摇头，道：“谈何容易！不但三五人，你若于异类中能度得一个成就正果，于我面上亦有光辉。缘此辈原是邪种，少通变化，他便要播弄风云，作崇人世，千百中并无一安分者。再经仙传，其胆大妄为，较人中之最不安分者还更甚数倍。前通玄真人马钰阳、文逸真人梅福，因度异类在教下，后来大肆宣淫，秽污山岛，致上帝震怒，俱降职为先生，若非四天师保奏，已打入轮回矣。你等焉敢因教下无人，便留心此辈么！大约异类之中，惟猴性一刻无定，求安坐五六句话功夫亦不能。袁不邪以一猴而能沉潜人道，此谓反常；反常者必贵，乃造化独钟其灵。一经仙传，必身列金仙，岂神仙、地仙所能限量。至于锦屏、翠黛，我早已密行推算，亦皆大成之器。此乃天缘遇合，该造就于普惠门下也。”于冰道：“弟子冒昧无知，妄收三异类。今听马梅二真人话，反大生悔怯矣。此后虽身居天府，

却心在人间，纵信得过他们，一月之中也得推算稽查两次方妥。”火龙大笑，众弟子亦各笑。

宴罢，于冰叩谢。火龙命本洞仙乐，执朱幡翠盖送于冰至罗浮山鸣鹤洞中。于冰次日复至叩谢。火龙真人赐五色金缕团鹤无缝仙衣一袭，八宝紫金冠一顶，丝绦皂靴各一。于冰叩谢。随到玉峰洞拜谒紫阳真人。次到雁荡、终南二山会道通、化行二同门。

回洞后，力士传禀：“修文院书吏雪山禀见。”于冰大喜道：“授书人至矣！”连忙迎接出来，让入丹房。于冰先谢授书厚情。雪山顿首还礼，谦让再三，始敢就坐。于冰言：“连日谒三清，朝教祖，未暇看望。”雪山道：“修文院玉楼副堂文始真人，日前奉敕稽查山岛群仙邪正，听其举动，正望真人补授此缺，今果带膺宠命。书吏得栖身宇下，受庇无涯。”于冰道：“师兄如此谦呼，是居我于炉火上也，嗣后幸垂真爱。”雪山又谢教育二女之恩。于冰道：“我临行时，各付易骨丹一粒，服之造就定有不同。”雪山道：“属下屡屡为群仙列圣轻薄，今承真人慈惠，将来二女之中有一得就神仙之位，属吏得告归故里，以终天年，实至愿也。”于冰又将火龙真人昨日议论度脱异类语详细告知，嘱雪山教戒二女安分修持。

又问及修文院事。雪山道：“玉楼、玉堂二缺，副堂四缺，为六大宪，统辖学士三十六员，皆上帝敕封为先生者。又博士三百二十员，皆九州散仙。书吏一千五百名，撰拟四海八极幽明敕诏，兼批发诸仙圣神水陆奏章。六大宪总其大成，三十六学士先行定稿回堂，博士以及某等按上中下三界分管办理。六大宪撰拟批发停妥，又复赍送四天师看阅，奏可施行。上界论时不论日，大要真人一月之内，得在三界一百二十时辰。虽因轮流当值，事无大

小，大宪俱要公同衔列方能陈奏。除当值之外，余皆闲日，或在本洞静息，或游戏诸天，无不可也。若遇重大事件，必须知会公议，未便以不当值卸责。”

于冰道：“锦屏我已命往山西五台山修持。翠黛自言分修西洞，然众口繁多，不无纷扰。”雪山道：“属下今日回家，于侍女中择二三谨慎者，予以管辖逐责之权。再吩咐翠黛经年不许干涉一事，亦不许到正洞一游。”于冰道：“如此方好。”随吩咐仙吏等备宴。

方甫杯酌，力士趋报：“海岛并各山岳诸真人诸大仙到。”雪山困难与会面，苦辞，于冰从后洞送出。

迎接众仙至大殿，互行拜谢，各揖让就坐。见金仙内来的是：广成子、寒山子、玉虚子、莹蟾子、赤金子、龙眉子、云中子、定观子、鬼谷子、归元子、文靖真人、明道真人、文逸真人、松龄真人、无心真人、金华真人、无上真人，并玉楼正副使慈德真人、智勇真人、广法真人，黄龙真人、福海真人，又有海外云房真人、龙虎真人、天星真人、统一真人。诸大仙内：铁拐先生、白云先生、抱玄先生、丹阳先生、筠阳先生、紫金先生、无为先生、希夷先生，并玉楼三十六先生，难以尽写。散仙内：李靖安、陈虚白、抱一子、天来子、丘长春、施肩吾、谭景升、李道统、刘纲、轩辕集、陈翠虚、郝大古、王栖霞、王际华、马丹阳、王质、司马承祯、魏伯阳、孙思邈、丁令威、白石生、青云公、费长房、孙登、裴航、张紫阳、谭峭、安期生、黄石公、莫月鼎、东方朔、白玉蟾、陶弘景、郑君平、蓝彩和、雷隐公。女金仙内是：麻姑、鲍姑、孙仙姑、何仙姑、翠玄夫人、紫霞夫人、樊夫人、韦夫人、云翘夫人、花蕊夫人、淮泗夫人、赤城夫人、三元

夫人、静一夫人、彩云夫人、太乙夫人。女散仙内是：云英、月英、弄玉、湘君、聂隐娘、范飞娘、红线、袅烟等男女约二百余人。携珠玉金石、珍玩古器相赠。至平常者，也是灵芝瑶草等类。于冰拜受，令仙官吏等备宴。少刻，仙乐齐鸣，众仙互相揖让。广成子、玉虚子二仙居正面首坐；东边麻姑、紫霞夫人为首；西边青云公、文逸真人为首。于冰大陈珍品，众仙畅饮，谈笑风生。

正在欢洽间，猛听得箫韶盈耳，香气芬馥，众仙齐出殿外，早已见龙车羽盖、玉杖朱幡自天而下，乃东华帝君和南极降临。众仙拜谒请候，于冰跪伏一旁。南极急忙扶起，二大仙入殿正面首坐，众仙列坐两傍。于冰跪进霞觞，为二大仙寿。方才归坐，见火龙、紫阳率领道通、化行、晶莹子、桃仙客四人到来，先参谒东华、南极，后与众仙相揖。正欲就坐，东华道：“我以师祖，因众仙光顾冷于冰，尚且早至。火龙理该与普惠代东才是，你怎么反倒在诸仙之后？”火龙真人道：“弟子因约同紫阳，因此来迟。”南极道：“可各罚他师徒三大杯。”火龙等立饮，揖谢。

东华道：“我适在半空，见此洞台榭参差，山亦金碧掩映。洞外禽兽珍奇，草木殊异，不愧为瑶池玉女所居之地，冷于冰宜永志王母隆施。若对面山上再得琼楼玉宇相为照映更佳。”说着，从袖内取出杂色玉大小数十块，包在一锦袱内，向对面山上掷去，金光过处，化作三间五色玉楼，安设在层崖峭壁之上，辉煌炫耀，目光一夺。众仙皆极口誉扬，于冰叩谢。

南极笑向东华道：“你这老儿明知我一点物事未曾带来，故意在普惠前作弄我。你既送他玉楼三座，我怎好白吃他的喜酒。我想，玉楼中必须有鸾鹤出入方好。”说罢，用手向空中连招几下，顷刻飞来青鸾彩凤二只，玄鹤一对，盘桓飞舞在玉楼上下。

于冰亦叩谢。

东华道：“我们移席到玉楼一饮何如？”众仙道：“正欲游览瞻仰圣作。”铁拐先生道：“我无一物赠普惠真人，这搬移桌椅之劳，我代了罢。”随将腰间葫芦儿解下，拔去塞儿，里面出一股青烟，青烟内跳出二三百个小铁拐先生，将桌椅连杯盘抬起，飞上玉楼，照旧摆设停妥。众仙大笑。铁拐先生将葫芦一摇，二三百小铁拐仍化青烟入葫芦内。众仙又笑。南极将手中拂尘一丢，化为金桥一座，由下而上，直接玉楼阶下，众仙步履次序而上。各力士童男女等，即从桥上往来进送酒食。

众仙同入玉楼，见雕窗绮户，恍置身在晶玉界中，欣羨不已。麻姑道：“此地山色极秀丽，只是青翠之中还有黄白二色相间处，我当补之，为异日再来游览之资。”于是从怀中取出一小瓶，瓶内倒出五色石砂一把，向四面山上洒去，石砂到处，尽变为大青大绿，五色灿然。众仙称妙。施肩吾道：“麻夫人少卖弄幻术。普惠真人胸藏太上奇书，此等技艺何异击土鼓于雷门。”麻姑笑道：“先生以我为幻术耶！若能将吾幻术指破，我即心服。”施肩吾道：“指破何难，只恐麻夫人脸上不好看耳。”麻姑道：“试请为之。”施肩吾即于怀中取出玉杓一个，如茶杯大小，光如满月，随手掷去，疾同掣电，在四面山上一转，响一声仍归肩吾手内。众仙急看，山色依然如旧，各拍手欢笑道：“施先生今见屈于麻夫人矣。”肩吾看杓内盛满大小石块，皆五色辉映，青绿判然。肩吾亦笑道：“怪道全收他不了，原来是麻夫人炼就丹砂披拂在四面石上，已长成一家。幸亏是吾宝，若是别宝，一块也不能收，也罢了，我即将杓内石子与普惠真人做了贺礼罢。”说着，将石杓向空中一丢，那杓儿起在半天，旋转不已。肩吾将手一覆，杓亦翻转，只

见大小五色石块方圆长匾不一，从杓内流出，落将下来。有一二丈大者，有七八尺大者，还有三四尺、一二尺大者不等，率皆大石在下，小石在上，一块块堆在起来，顷刻堆成一座五色山峰，高可参天，直同笔立。众仙又各鼓掌大笑道：“妙哉！妙哉！鸣鹤洞又添一奇景矣。”肩吾将杓收入怀中。

众仙欢呼欢饮，叠吃至三更以后各醉方休。东华、南极俱起，收去拂尘。众仙送东华、南极去后，各向于冰师徒相谢，一个个骑鸾跨凤，驾遁登云，分东南西北回岛洞去了。火龙向于冰道：“众仙惠送诸物，一时难以遍谢。师祖同南极二处，明日定须走遭。”说罢，趁着月色，率众弟子在前后洞看玩许久，然后起身。力士趋禀道：“修文院官吏在外等候已久。”于冰示以到任谢恩日期，各退去。

次早，于冰见桌椅等物尚在玉楼。随将丝绦解下，化为金桥一座，令力士童男女次序搬着下来，然后将丝绦收系腰间。至十五年后，将超尘、逐电度在洞中服役，另行更名。又十五年后，连城璧胎已结成，止欠孕育。袁不邪、锦屏、翠黛炼成固形丹服之，已属不磨人体。他三个内丹已成，止是外面功德一件未立。于冰将他四人传至鸣鹤洞，验其造就，皆可大成，赐宴玉楼。早从《天罡总枢》内选择四十余条授之，四人法力于此更大。又囑令他们分行天下，广积阴功。俟外功足时，然后炼绝阴丹，以备诏命。后不邪晋职灵一真人，于冰升授玉楼正使兼察火部将，袁不邪即顶补靖魔大使之职。连城璧晋职英武真人，都察五岳。锦屏晋职通源夫人，翠黛晋职妙道夫人。金不换自于冰飞升后，即服易骨丹，炼气三十年，尚未结胎。于冰鄙其资质弩钝、向道不纯，因此玉楼之宴不曾传唤。不换闻知，愧愤欲死，昼夜修勤，

三百年后亦膺诏命，晋职守朴先生。如玉亦持修二百余年始膺诏命，晋职玉节真人。周琰复寻至九功山朱崖洞拜不邪为师，后亦晋职仙人。雪山得二女传授口决，只一百年亦得身列仙班，晋职为松筠先生，这却是后话。正是：

谒罢三清易锦衣，海山仙侣醉琼卮。

三更月底笙箫寂，驭凤骖鸾八面飞。

诗曰：

人生争为名利忙，事业百年梦一场。

不信四时同逝电，请看两鬓即成霜。

既无金石延遐算，应有心情惜寸光。